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Master Program in Public Policy Studie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雙族裔青少年的認同歷程與適應

Th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Adaption of Biracial Teenager



何珍儀

Chen-Yi Ho

指導教授：劉華宗 博士

Advisor: Hua-Tsung Liu,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July 2023

南 華 大 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雙族裔青少年的認同歷程與適應

Th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Adaption of Biracial Teenager

研究生：何珍儀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希宜

劉華宗

林泰和

指導教授：劉華宗

系主任(所長)：張心怡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3 日

謝誌

終於迎來了這令人振奮與感動的一天，衷心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劉華宗教授，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給予我寶貴的指導和建議，非常感謝教授這些日子以來的鞭策，您的耐心指導、悉心解答我在研究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並且在遇到困難時為我指引方向並給予鼓勵和支持，難以用言語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感謝論文口試的林泰和教授及陳希宜教授，仔細檢視我的論文點出待修正的細節，給予許多寶貴的建議與指正，使這篇論文更趨完整。

修習研究所撰寫論文的這段期間，我亦初入職場，對於工作的不熟悉及龐大的業務與壓力，時常讓我身心俱疲、經歷了許多困難，非常感謝我的家人和朋友在這過程中始終在我身邊，給予我無盡的支持和鼓勵。您們的愛和關懷讓我感到溫暖，使我依靠著您們繼續前進，沒有您們，我無法想像自己能夠順利完成這篇論文，衷心感謝您們一直以來的陪伴和支持。

再來要感謝此篇論文中接受訪談的學生及朋友們，謝謝您們一同參與該議題的討論，提供個人經驗、看法和建議，讓我有足夠的資源完成論文的寫作。

最後再次感謝一路上幫助過我的人，無論我的家人、朋友、學生，或是因為此研究而結識的人們，感謝這段緣份及您們的協助，因為有您們我才能完成這篇論文，獻上最誠摯的謝意，並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何珍儀 謹誌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擁有兩種以上族群身分的青少年在生活互動中認同與適應的情形，採用深度訪談法，訪問 9 位 16 至 25 歲具不同族別之雙族裔青少年，探究其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影響下族群認同形塑之歷程，其研究結果如下：

一、雙族裔青少年的認同傾向與影響因素

依據訪談結果發現，擁有原住民族裔的青少年較有明確的認同傾向，會選擇單一族群作為歸屬，而閩南、客家、外省族裔者之族群認同較不明確，可能選擇兩邊都認同，或是較無族群區分之意識。影響因素的部分，家庭事務主導權在父母親哪方之影響有所差異但相關性較不明確；家庭經濟主導權對於青少年的族群認同則有部分影響力。親子關係的部分，青少年雖與父母之互動良好，但因相處過程較難得到族群文化知識的學習，青少年也難以養成自身文化的認同。其他因素則為 1. 青少年較易認同老家或是常居住地之族群 2. 與同儕的互動有助於提升文化接觸的機會，使他們激發對於自身文化的求知慾與使命感並進行思辨。

二、雙族裔青少年的生活適應與影響因素

(一)、原生家庭背景對於生活適應的影響

經資料得出家中經濟狀況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問題較無顯著關係，不因家境富裕或困苦而有較不佳或較佳之生活適應情形，反而是較易與人際關係及個人之個性、性格有關；訪談結果發現與家人互動關係較良好者，生活適應亦較良好。

(二)、個人適應

有青少年認為族群認同的區分不太重要，對於父母雙方的族群皆認同，而有明確族群認同者，即便因該身分感到困擾，但並不會因此放棄這份認同；青少年對於文化傳承的部分皆認同其重要性。就算原生家庭因多重因素而較少有文化知識的傳授，不過現已有很多其他學習的機會，可依個人意願付出行動學習。

(三)、家庭適應

在與家族長輩相處時，會面臨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惑，甚至是生活習慣的碰撞，然而面對這些問題，青少年會尋求適應的方法、實際付出行動，使與長輩的互動更為順利。在宗教信仰的部分不因族群不同而有明顯之差異，受訪者家中多為異宗教的結合，雙親對於子女信仰多採取不強迫之教養方式，其子女對於父母之信仰也予以尊重；至於有宗教信仰之青少年皆認為信仰對其心靈層面以及為人處事上都有莫大的助益，面對異宗教的結合並不覺得衝突與排斥。

(四)、同儕適應

與同儕的互動會使青少年增加文化接觸的機會，若有遇到相同族群認同的同儕會較有親切感，但並不會因此做為選擇交友的條件。若因族群而在他人互動上碰到困難，會靜待時間去習慣或求助他人及仿效成功的經驗去調適。不過在表明自身族群身分時多少還是會有所顧忌，除非有討論到族群相關的議題，或是在有較多相同族群身分的人的地方，才會大方分享與他人介紹自己的族群身分。

關鍵詞：青少年、雙族裔、族群認同、生活適應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daptation of youth with two or more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ir daily interaction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o nine biracial or multiracial youth aged 16 to 25, 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 influenced by their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dentification tendenc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biracial youth.

Based on the interview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youth with indigenous ethnic backgrounds tend to have a clear identification tendency and choose a single ethnic group for belonging.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ith Minnan, Hakka, or Mainlander ethnic backgrounds have less clear ethnic identity, often choosing to identify with both sides. Regarding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dominance of decision-making in family affairs varied between parents but showed less clear correlation. The dominance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family had some impact o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youth. In term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lthough youth had good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parents, the limited exposure to cultural knowledge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s hindered thei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Other factors include: (1). Youth tend to identify with the ethnic group of their hometown or the place they frequently reside in. (2). Interactions with peers contribute to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exposure, stimulating their curiosity towards their own culture and encouraging critical thinking.

2. Adaptation to lif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biracial youth.

(1)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life adaptation

Based on the data, it w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ithin the family had littl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fe adaptation issues of youth. Whether the family was affluent or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did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better or worse life adaptation. Instead, the qu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we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life adaptation. The interview results indicated that youth who had bette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also had better life adaptation.

(2) Personal adaptation

Some youth believed that the distin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was not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y identified with both ethnicities of their parents, and even those who had a clear ethnic identity, despite feeling troubled by it, did not give up on that identification. Youth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Even if the original family had limited cultural knowledge to impart due to various factors, there are now many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take action and

learn based on their own willingness.

(3) Family adaptation

When interacting with older family members, youth may face confusion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lashes in daily habits. However,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youth seek adaptive methods and take practical actions to facilitate smoothe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elders. In terms of religious belief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ased on ethnic backgrounds. Many interviewees come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religious affiliations, and parents generally adopt a non-coercive approach towards their children's beliefs, while the children also show respect for their parents' beliefs. As for youth with religious beliefs, they consider faith to be greatly beneficial to their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how they conduct themselves, and they do not feel conflicted or excluded when encountering different religious affiliations.

(4) Peer adaptation

Interacting with peer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increased cultural exposure. While youth may feel a sense of familiarity with peers who share the same ethnic identity, it is not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choosing friends. If the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due to their ethnic background, they tend to wait patiently and adapt by getting used to the situation over time, seeking help from others, or learning from successful experiences. However, when disclosing their own ethnic identity, they may still have some concern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openly share and introduce their ethnic identity when discussing ethnic-related issues or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a larger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ethnic background.

Keywords: Youth, Biracial, Ethnic Identity, Life Adaptation

目 錄

謝誌.....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 錄.....	V
圖目錄.....	VIII
表目錄.....	IX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4
壹、族群認同以原住民、青少年為主題的文獻研究	5
貳、雙族裔、族群通婚為主題的文獻研究	13
參、生活適應以原住民、新住民為主題的文獻研究	18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25
壹、研究架構.....	25
貳、章節安排.....	26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27
壹、研究範圍	27
貳、研究限制.....	27
第五節、研究倫理.....	28

第二章、認同與適應理論之探討	31
第一節、認同理論	31
壹、認同的意義.....	31
貳、族群認同.....	32
參、背景因素與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	36
第二節、生活適應相關理論	39
壹、生活適應的意義與理論.....	39
貳、文化適應.....	47
參、適應問題與族群認同之關係.....	49
第三章、臺灣族群關係之發展	53
第一節、分類械鬥	54
第二節、閩客衝突、械鬥與原漢衝突	56
壹、清代臺灣三大民變.....	56
貳、原漢衝突.....	60
第三節、族群通婚	61
第四節、族群共榮與和諧發展	64
第四章、雙族裔青少年認同與適應之訪談分析	67
第一節、受訪者資料與訪談題目設計	67
壹、受訪者資料.....	67

貳、訪談題目設計.....	68
第二節、異族通婚家庭子女認同與適應之結果分析.....	70
壹、原生家庭背景對於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認同之影響.....	70
貳、原生家庭背景對於雙族裔青少年生活適應之影響.....	77
參、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影響.....	79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93
第一節、研究發現.....	93
壹、雙族裔青少年的族群認同.....	94
貳、雙族裔青少年的生活適應.....	95
第二節、研究建議.....	97
壹、對雙族裔家庭的建議.....	97
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98
參、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100
參考文獻.....	101
中文書目.....	101
英文書目.....	105
網路資源.....	107
附錄、訪談紀錄.....	109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架構圖25



表目錄

表 1-1 族群認同以原住民、青少年為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表.....	5
表 1-2 雙族裔、族群通婚為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表.....	13
表 1-3 生活適應以原住民、新住民為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表.....	18
表 2-1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期.....	42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	68
表 4-2 訪談大綱.....	68



第一章、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異族通婚家庭下，具有雙族裔身分的青少年，在家庭與社會環境形塑下之認同與適應。採用質性半結構深度訪談法對研究主題進行深入瞭解，最後歸納結論並提出建議。

本章主要針對研究主題，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文獻回顧；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研究倫理。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是一個族群多元的社會，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基本上可分成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等四大族群。在清代臺灣社會，「族群」一直都是重要的課題，指涉範圍較大的包括民、番兩大群體；漢民之中有閩、粵兩大族群，番人又可區分為生番、熟番甚至化番。雖然不同的身分有其各自的脈絡及意義，但民、番兩種身分除了帶有個別群體的自我認同，在制度上更是有不同的權利義務及規範（劉芳亭，2020）。

清代在乾隆時期奠定了民番兩套身分體制，與其在臺灣社會的「族群相互制衡」方針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清代官員而言，他們最擔心的莫過於漢人透過婚姻「勾結」番人勢力並滋事作亂，危害社會秩序。族群相互制衡的方針是在統治的過程中逐漸確立的，除了在臺灣運行外，清代也將這個方針廣泛運用在邊疆地區，如苗地、滇省等（柯志明，2001：58-60）。

在乾隆早期，朝廷之所以要禁止漢民與異族通婚，一是為了避免漢族與其他族群產生糾紛，二則是防範漢民與當地的族群勾結，形成叛亂勢力的考量，因此臺灣社會的民番通婚，除了是一種社會議題，更是一種政治議題，執政者介入人民婚姻選配則是考慮社會多面向而形成的政策（李文良，2018）。

一直到 1875 年沈葆楨受命出任臺灣海防欽差大臣，經考察後，他認為為了

落實「開山撫番」政策必須解除過去限制漢人的渡臺禁令，否則臺灣之土地將無法充分開發，所以同年 2 月，沈葆楨上奏請求解除關於臺灣之各種禁令並獲得朝廷准許，民番通婚才得以開放。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和乾隆晚期邊疆局勢不穩定有關。清朝頒布的禁婚令明顯只是為了避免族群勢力相互依附形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是一種消極防守的政策，直到沈葆楨抵台各種禁令解除後，各族群間的交流漸漸頻繁，雖亦發生族群間的叛亂與衝突，但積極建設臺灣的成果下經濟方面有大幅度的成長與進步（趙芷菱，2015a）。

故隨著時代的演變、各族群的商業貿易往來以及文化交流，族群間的互動相處更加密切，通婚的情況也日漸普遍。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語言、文化及風俗習慣，跨族群通婚形成了多元豐富文化的家庭組合，在這樣條件下，難免會因為文化的差異而引發紛爭，小可以溝通化解，若處理不善、嚴重者甚至會形成族群間的衝突與對立，因此，理解與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是生在多元文化世代中的我們需要學習的核心價值。

然而當發生衝突與兩難情境的問題時，生於異族通婚家庭的子女，他們又該如何自處？研究者的父親是原住民布農族人，母親是閩南人，自幼便在部落長大，平常與家人一同住在南投，到了假日媽媽便會帶我們去臺中看外公外婆，外公外婆溝通對話皆是以閩南語為主，有時候會特地為了我和哥哥摻雜說的不是很通順的國語，看著我們對於他們的對話似懂非懂的樣子，便時常告訴我們：小孩子還是要會說閩南語。

從國中開始便離開家鄉外出念書，在我的求學過程中雖沒有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與歧視的眼光，但面對同學們無厘頭的提問，有時候也是只能尷尬的應對，例如「妳們平常在山上都穿傳統服飾生活嗎？」、「妳在部落也是公主吧？」、「妳是不是很少吃豬肉牛肉，因為幾乎都在吃山豬或山羌？」實際上我們的生活中只有在重大節慶才會穿族服，且布農族並不是貴族制度根本不會有頭目與公主的稱號，而我們的族人是很重視自然生態循環的，更不是天天打獵，隨時都有山

珍野味可以享用，雖然知道同學並無惡意，只是因為不了解而有很多我們從沒思考過的問題，也會驚訝說原來其他非原住民的同學對我們的看法會是如此，然而他們「好奇」且「真心」的提問，難免還是會令人不知所措。

高中時我進入台中偏重升學的學校就讀，班上只有我是原住民，因此當參加校內活動碰到其他班的同學時，一旦知道對方與自己一樣具有原住民身分，會因為親切感而與他們攀談幾句，我記得有一個同學和我一樣爸爸是原住民，媽媽是閩南人，只是他從出生起便在都市生活了，他沒去過自己的原生部落，雖然對於原住民的身分覺得很無感，但是會對於自己的身分感到好奇想要去探索；也有一個同學，對外他不會主動提起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因為他是透過改姓而取得身分的，怕會引起不必要的非議而選擇隱藏，原本我不理解為何要有隱藏自己身分的想法，然而當我在補習班走廊聽到其他人的討論，認為某人是因為加分才能夠考上第一志願，而因此抹滅掉他的努力時，我才漸漸明白當初那位選擇隱姓埋名同學的想法。

為了不要有那些因不瞭解與硬要閒聊的無意義攀談和對話，或是擔心提到原住民三個字，就要面對那些只想到加分政策、或是其他對於原住民身分優待的政策有偏見的閒言閒語，當別人因為我的膚色問我是不是原住民的時候，有時候連我也會遲疑是否要揭露自己的身分，而我發現那些和我一樣具有雙族裔的同學，在對於自身族群認同上皆有不同的看法，研究指出具有雙族裔（原/漢）身分之子女會在不同情境中進行角色的切換，以適應不同社會環境文化下的規則（徐念慈，2022），當社會的取向以及資源的分配不均時，他們會偏向大眾普遍認可或是具有優勢的一方做為自我的身分認同，然而實際上在所有異族群的情況皆是如此嗎？每個人的背景條件皆有所差異，人們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是如何被形塑的？若是具有兩種甚至以上的族群身分，一定要在這當中取捨，選擇其中一種族群作為依歸嗎？當面對角色兩難與衝突的時候該如何化解與調適？

過去研究主要探討的對象以原漢組合的雙族裔身分者居多，較少對於其他族

群跨族通婚子女之對象進行探討，故本研究以血緣為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外籍之子女作為對象。對於青少年年齡階段，國際上尚無普遍共識之定義，聯合國基於統計目的，關於青少年的年齡定義在 15 至 24 歲之間(United Nations, n.d.)，由於筆者的工作環境為學校，對於觀察學生互動的模式甚感興趣，且高中階段以上的學生，已逐漸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相較於國小國中生更能表達對於議題的看法，故選定高中、大學及初入職場的青年，訪談 9 位 16-25 歲，大多居住在臺灣中部地區，可進一步區分成原／閩、閩／原、閩／客、客／閩、閩／外省、外省／原、閩南／外籍、原／外籍、外籍／原等不同族別之雙族裔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影響下族群認同形塑之歷程。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 (一) 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身分認同如何被形塑？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素為何？
- (二) 雙族裔青少年族群歸屬感之趨向為何？是否僅選擇單一族群作為歸屬？是如何進行取捨、選擇的歷程為何？
- (三) 在異族文化交流與生活互動中是否產生過衝突？如何調適？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族群通婚家庭的子女，在認同的歷程之相關文獻，藉此了解目前已進行的研究議題，參考相關的論點與研究步驟，以確立本研究之規劃與內容之研究參考。筆者使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網、華藝線上資料庫，搜尋從 2000 年到 2022 年 10 月，不同族裔子女認同歷程與適應的相關文獻，使用「身分認同」作為關鍵詞搜尋，探討此內容主題的文獻很多，分別搜尋到 123 筆、697 筆相關的研究論文，由於範圍過大，探討議題難以聚焦，故改以「族群認同」作為關鍵字，分別搜尋到 190 筆、270 筆相關的研究論文，在這些論文當中，以青少年作為探討對象的有 120 篇、以原住民為探討對象的有 9 篇；若以「雙族裔」、「族群通婚」作為關鍵字搜尋，分別是 16 筆與 34 筆資料。在瀏覽數篇文獻之後，筆者

依據標題與摘要內容決定相關性，將查閱到的資料進行彙整與說明，分成以下三部分探討：

壹、族群認同以原住民、青少年為主題的文獻研究

蒐集族群認同相關研究中以原住民、青少年為主題的文獻，彙整其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整理如下表格 1-1，藉由此部分的文獻回顧作為參考，思索自身研究之方向與內容。

表 1-1 族群認同以原住民、青少年為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表

作者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摘要
魏春枝、 張耐 (2000)	都市原住民 青少年的族 群認同探討	台中市濱海 地區五所國 中之都市原 住民學生 /問卷調查 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生活在都市的原住民族學生，在漢人主流文化充斥的環境下對於自身族群文化的認同是否會陷入兩難的迷思。研究發現受訪對象大部分對其族群有強烈的認同感，視文化傳承為己任，少部分青少年認為自己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且對自身文化不瞭解而產生族群趨避衝突的矛盾。
劉若蘭、 黃玉 (2005)	大專原住民 學生校園經 驗與族群認 同、心理社會 發展之關係 —以北部某 多元族群技 術學院為例	北部某五專 原住民學生 /問卷調查 法	本研究探討原住民大專生心理社會發展、校園經驗與族群認同，研究發現大專生的校園經驗與心理社會發展有顯著正向的關係，其中學術投入與人際投入是影響發展的重要因素；至於族群認同高階段的發展與原住民學生的互動有正向關係，因此研究者認為學校若能增加原住民學生與同族群學生互動機會，鼓勵其參與校內外活動，應能提升原住民學生族群認同與心理社會的發展。
許少平 (2009)	原住民族青 少年之族群 接觸與族群 認同-以南投 縣仁愛鄉埔 里鎮為例	南投縣仁愛 鄉及埔里鎮 原住民族國 中生 /問卷調查 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原住民族青少年之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之關聯性，並檢視影響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區位空間、時間(年級)、族群人口規模等因素對原住民族青少年之族群接觸有影響。就地區互動來講，原鄉與

			非原鄉的移動不僅促使族群間的接觸互動頻率，同時提升族群認同之程度，而原住民族青少年間的正向族群接觸互動經驗能提升族群認同，其中若有實際居住在部落的經驗確實能提升原住民族青少年的族群認同程度。
黃郁婷、林揚瑩 (2013)	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初探	臺灣北部地區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國中子女 /問卷調查法	雙族裔子女的族群認同與親子關係的影響甚深，故本研究主要探討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背景變項與親子關係對族群認同之關係，結果發現外籍配偶子女與母親的親子關係較父子關係好，族群認同屬中上程度。外籍配偶若越常與子女提及母國之風俗民情，以及有較佳的親子關係的話，其子女對於外籍配偶之族群認同越多。
吳佩青、黃郁婷 (2015)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研究	屏東縣外籍配偶的國中子女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族群認同與相關背景因素對自尊之影響。發現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女之族群認同為中上程度，對父親之族群認同顯著高於對母親之族群認同。外籍配偶國中子女之自尊為中上程度。「男生」與「族群認同」對「自尊」達 21%之解釋力。相較於女生，男生的自尊較高；族群認同越好者，自尊也越高。
賴偉恩 (2022)	屏東縣原住民族國中生我族接觸、族群社會化與族群認同關係之研究	屏東縣原住民族國中生 /問卷調查法	該研究顯示屏東縣原住民國中生之族群認同與我族接觸、族群互動感受與文化社會化的關係皆為正相關，密切的我群接觸有利於族群正面態度的發展。平日接觸的對象若多為異族者，較容易將優勢族群對我群的負面刻板印象內化為對於自身族群的負面意象。研究對象對於族群認同的程度較高時，對於族群的互動感受也趨於正向；當父母在生活中愈常提到族群的特色、文化、活動等各方訊息，潛移默化孩子對於族群的認知，也漸漸提

			升認同感。
江惇元 (2022)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問卷調查法	研究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對於臺灣閩南語的負面意象有減退，態度屬正向，是肯定臺灣閩南語的價值的，唯在語言使用上，不論是在校園還是職場、談話對象、議題討論皆甚少使用閩南語，並且閩南人對於母語的認同逐漸從閩南語轉移至中文，而此種現象從上一輩已有跡可循。再進一步探討閩南語的使用情形，發現唯有在與家庭成員溝通時較會使用到臺灣閩南語，認為家庭是語言傳承最重要的場域。
黃佳慧 (2022)	原民生參與原民社團之參與動機與族群認同相關之研究	臺中、彰化及南投的大專院校有參與原民社團的原住民學生/問卷調查法	研究旨在探討原民生參與原民社團的動機與族群認同的現況，分析不同個人背景下其參與動機與族群認同是否具有差異，得出的結果為，原民生對於參與原民社團具有高程度的參與動機及族群認同，在參與動機上會因原鄉居住經驗而有顯著差異；族群認同上會因性別、原鄉居住經驗、父母親族別而有顯著差異，而原民生在參與原民社團之「心靈需求」構面對於族群認同有顯著的預測力。

資料來源：查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資料庫，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有關國內「族群認同」、「青少年」之相關研究結果，分別就研究主題、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研究主題

就「族群認同」、「青少年」之相關的研究主題為魏春枝、張耐（2000）《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探討》、劉若蘭、黃玉（2005）《大專原住民學生校園經驗與族群認同、心理社會發展之關係－以北部某多元族群技術學院為例》、許少平（2009）《原住民族青少年之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以南投縣仁愛鄉埔里鎮為例》、黃郁婷與林揚瑩（2013）《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初探》、

吳佩青與黃郁婷（2015）《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研究》、賴偉恩（2022）《屏東縣原住民族國中生我族接觸、族群社會化與族群認同關係之研究》、江惇元（2022）《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黃佳慧（2022）《原民生參與原民社團之參與動機與族群認同相關之研究》。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分別為台中市濱海地區五所國中都市原住民學生（魏春枝、張耐，2000）、北部某五專原住民學生（劉若蘭、黃玉，2005）、南投縣仁愛鄉及埔里鎮原住民族國中生（許少平，2009）、臺灣北部地區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國中子女（黃郁婷、林揚瑩，2013）、屏東縣外籍配偶的國中子女（吳佩青、黃郁婷，2015）、屏東縣原住民族國中生（賴偉恩，2022）、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江惇元，2022）、中部地區（臺中、彰化及南投）大專院校有參與原民社團的原住民學生（黃佳慧，2022）。

三、研究方法

大多以量化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為魏春枝、張耐（2000）；劉若蘭、黃玉（2005）；許少平（2009）；黃郁婷、林揚瑩（2013）；吳佩青、黃郁婷（2015）；賴偉恩（2022）；江惇元（2022）；黃佳慧（2022）。

四、研究發現

就「族群認同」、「青少年」之相關研究中，其研究結果不盡相同，經整理得出以下的研究發現：

魏春枝、張耐（2000）的研究發現，其研究地區的都市原住民學生在族群血統、族群文化和學習族語都有九成以上高認同的傾向，顯示他們皆認同自身是原住民的新生代與未來棟樑，擔心自身文化的消逝想對文化能有更多認識，且願意將文化傳承這項重任視為己任並付出努力去學習。研究也探討少部分原住民因認

同衝突與矛盾而屏棄自身族群之事例，子女之認同傾向也會受父母親之影響，父母親過去在社會與他人相處碰上與主流文化衝突的事件或是歧視與不平等的對待，他們會不希望子女同受這樣的待遇與處境而潛移默化影響子女認同的傾向，而也有一些原住民自認為他們處於社會的中下層，社會經濟地位低落而難以在都市發聲，也不願透漏自身的身分讓自己處於被同情或是可能受到歧視，因此選擇隱藏，故研究者認為強化原住民家庭、多元化教育、生涯規劃及營造一個友善的社會環境是很重要的且須逐步性的達成此目標。以關懷取代排斥，使鄉土文化在主流文化中能有一個適切的平衡，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族群認同勇敢發聲，發揮自己的天賦與潛能貢獻社會，建立一和諧友善能共榮共存的社會氣氛。

由劉若蘭、黃玉（2005）的研究可以得知，綜合原住民大專生的校園經驗，包括與原住民同儕互動、學術參與投入、人際交流整合，皆與心理社會發展有顯著之正向關係，在校園生活中，學生與同樣具原住民身分之同儕的互動關係良好，心理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學術投入亦是影響心理發展較為重要的因素，若原住民學生多參與課業相關的活動、進行學術探討，並且與學校老師及同學建立滿意的信任互動關係，學生在管理情緒、發展目標、人際關係成熟等心理社會發展程度會較高；至於族群認同的部分，學生若在學校與原住民同儕互動較少，與老師同學的關係越不滿意，且對於校內外活動漠不關心參與度較低時，其族群認同發展越有可能處於低階段，因此研究者建議學校應從教師教學方面、學生事務行政方面，建立和諧氣氛，加強原住民學生的師生互動，給予支持與關心，以促進其心理社會方面成熟發展。

許少平（2009）指出不同地區對於族群接觸有所影響，以該研究的區位來討論：仁愛鄉為原住民族集中聚居的地方，鄉內有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分布之聚落，因此在該地生活的原住民青少年主要互動的對象為同族或不同族的原住民；而埔里鎮相較起來則有更多不同族群居民生活在其間並以漢人為大宗，就原住民來說除了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為數較多之外，亦有少數之邵族、阿美

族、排灣族、卑南族等原住民，相較於仁愛鄉，埔里地區明顯有較多跨族群接觸的機會，除了區位空間所造成的族群接觸差異之外，時間因素也是催化族群接觸能否深化的重要因素。在實質的族群接觸互動當中，該研究發現非原鄉地區的青年接觸到漢人及其他原住民族的頻率較高且時間較長，隨著年級增長而有更深入的跨族群接觸互動，甚至在熟識的朋友當中不再限於同族，還包括不同族與漢人，至於生活在原鄉之原住民青年較無此機會；若原住民族青少年有部落居住經驗，其族群行為或族群意識自然都會受原鄉部落影響，因為部落是原住民族的文化中心，維繫著族人對族群的認同，族人們集體生活並透過文化的參與方式，強化「我群」的認同，更包涵原住民族的集體歸屬感與向心力。而在此研究當中，青少年將近八成以上都有部落居住經驗，與族群的聯繫感較緊密，因此他們仍然能保有相當強烈的族群認同，相較於無部落居住經驗者，其族群認同程度便相對薄弱。

黃郁婷、林揚瑩（2013）的研究顯示，外籍配偶國中子女與母親的親子關係較好，但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較差，且孩子也傾向能接受與認同自己的族群身分，族群認同屬中上程度，但尚未達良好的狀況，介於 Phinney（1990, 1992）所提之族群認同典範中的探尋與定向階段。外籍配偶子女希望自己未來能為新移民家庭發聲或爭取權益，且喜歡母親家鄉的飲食與回母親的家鄉玩，但在語言溝通方面，較不會母親家鄉的語言。單獨從性別來看外籍配偶子女的族群認同，雖然女生的族群認同較男生佳，但若外籍配偶能與兒子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則一樣能增進孩子的族群認同。再者，外籍配偶若越常對子女教導與介紹有關家鄉的習俗與風土文化，也有助於子女的族群認同，顯示母親在族群文化傳承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結果呼應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親子關係和諧與否以及外籍配偶對於母國文化的傳承，與孩子的族群認同有極大之關連。

吳佩青、黃郁婷（2015）的研究顯示，外籍配偶子女由於父母來自不同的國籍與文化背景，故在成長過程中會經歷族群認同之發展階段，且相關研究指出，

族群認同與自尊息息相關，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女整體族群認同與自尊為中等程度以上。「男生」及「族群認同」對自尊有 21% 之解釋力，且男生的自尊較女生高，當外籍配偶子女的族群認同越好，自尊也較正向，呼應其他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相關研究。並建議學校教師或行政單位可結合課程與教學，設計多元文化的教學活動，以增進外籍配偶國中子女之族群認同，進而提升其自尊；且應特別關注國中女生之自尊發展狀況。

賴偉恩（2022）的研究指出，正面的族群互動感受，可以影響族群認同，當學生接觸自身族群的頻率愈高且與自身族群接觸感受愈正面時，可以預期其原住民族群認同程度愈高，因此應鼓勵原住民學生參與部落事務與活動，接觸部落的人事物，培養正向互動經驗，以提升自身族群之認同感，對於生活在市區之學生，其族群接觸機會較少，但透過其他正面的互動經驗，也對於原住民學生之族群認同，有正向的發展。研究結果亦顯示族群社會化可以預測族群認同，當原住民學生，在家庭中所認知到有關自身族群的訊息愈多時，其對於自身族群之認同感愈高。因此可看出家庭教育、耳濡目染的重要性，父母應在家庭中，多多講述關於自身族群相關的訊息，使孩子能了解族群之文化及價值觀，以建立自身族群認同。對於生活在都市之學生，其族群接觸較少，因此父母之傳授文化知識的角色更為重要，即便因地域關係實際接觸機會較少，但透過父母講述有關族群之文化知識，對於原住民學生之族群認同，亦會有正向的發展。

江惇元（2022）的研究發現，受訪者對於語言的情感性價值、工具性價值或流失與保存意識均呈現正向的態度，其中「情感性價值」的得分最高，表示受訪者並不排斥臺灣閩南語，然而就語言使用率方面，即使是在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長大的學生，其臺灣閩南語之使用率仍不高，進一步探究他們選擇不使用臺灣閩南語之看法，得出主要原因是「使用場域不足」而導致人們甚少以臺灣閩南語溝通，其次為「父母未與子女以臺灣閩南語對話」，可見臺灣閩南語的使用場域持續在縮減，而家庭這個能夠傳承母語的重要場域，其功能性也漸漸下降。研究

亦發現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三者具有關聯，其中族群認同具有中介效果，若可以增加正向的族群認同，則可以增進語言使用，慣用臺灣閩南語者和臺灣閩南語能力較好者，對於族群認同的認知程度較高，也代表著對傳承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較為積極。因此強化社群成員對自己母語的正面態度、增加族群的認同，消除否定母語價值的認知，讓族群成員可以自然的說自己的母語，並以說母語為榮。持續關注族群議題，是致力保存並傳承語言的方法。

從黃佳慧（2022）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大專院校的原住民學生參與原民社團的參與動機，以「社會需求」、「心靈需求」構面得分較高，因社團的組成不限制科系與年級，參與社團的學生能從中建立人際網絡拓展人脈，從中得到歸屬，而原民社團成立宗旨亦包括原民生交流與學習文化與技能的面向，原民生便可在原民社團中學習原住民族文化與獲得歸屬感；針對原鄉居住經驗的面向討論，發現居住經驗為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的群別，在「心靈需求」構面達顯著差異，分析原因可能為高中階段開始離鄉求學，在強調自主的大學階段容易感受到孤獨，因此透過原民社團的參與建立自信與獲得歸屬感；而原民生的族群認同會因父母親族群別有顯著差異，雙親皆為原住民族相較於僅有一方是原住民族，使下一代有更多機會接觸原住民族文化，例如飲食、信仰、語言等，觸及機會的多寡使族群認同的發展有所不同。最後，研究發現心靈需求構面得分越高其族群認同越高，由此可知原民生藉由參與原民社團感受到學習的樂趣，原民社團給予他們熟悉感，學生能夠在社團中得到抒壓，同儕間互助與扶持，文化與情感皆能交流，促進族群認同發展。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發現，族群認同和家庭因素有很大的關係，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和諧程度、父母對於自身文化的態度、給予孩子接觸文化的機會，會進一步影響子女對於族群文化的敏感度（魏春枝、張耐，2000；黃郁婷、林揚瑩，2013；吳佩青、黃郁婷，2015；江惇元，2022；賴偉恩，2022）；同儕也是在青少年階段會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子，透過與原住民同儕的相處與交流，能使原住

民青少年建立自信心與得到歸屬感，因此有助於對於原住民身分的族群認同（劉若蘭、黃玉，2005；黃佳慧，2022）。

貳、雙族裔、族群通婚為主題的文獻研究

蒐集雙族裔、族群通婚、異族通婚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其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藉由此部分的文獻回顧作為參考，進一步地思考自身研究之內容與架構，請見下表 1-2。

表 1-2 雙族裔、族群通婚為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表

作者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研究摘要
謝若蘭、彭尉榕 (2007)	族群通婚的身份認定與認同問題之研究——以花蓮地區原客通婚為例	花蓮縣吉安鄉與鳳林鎮原住民與客家通婚者及其子女/田野調查	族群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在族群認同上會隨著環境轉移或具備多重性。本研究發現第一代原住民婦女，婚後的原住民身份雖然均已喪失，但對於自我的族群認同依舊是原住民，所以族群認定與族群認同不一定能重疊。至於優勢族群的認同則較難以鬆動，大多數的客家男性在婚後並不願降低自己的族群位階去認同原住民。而原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因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其他原住民族群，因此有可能對原住民族群產生認同。本研究更發現，原客雙族裔族群身份的變更使族群認同「有意識」轉變，尤其是更改為原住民身份者，會較積極地尋回原住民認同，以使自己更符合受惠的族群角色。
梁世武 (2009)	臺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	各縣市 20 歲以上之公民/電話訪問、抽樣調查	過去傳統以父親的族裔為主要認同的方式，然而除了因父母親輩之族群通婚的因素之外，子女的認同取向有產生變化。就臺灣在社會政治上優先本位的考量本省閩南族群為優勢族群，因此只要與本省閩南通婚，下一代認同本省閩南的比例偏高，與過去跟著父親的族群認同有相當大的差異。

杜曉梅 (2015)	原住民身分與文化認同—以原漢雙族裔為例	原漢家庭子女/口述訪談、問卷調查	原漢雙族裔經常在「原、漢」二種身分中遊走，在「他人認同」與「自我認同」之間做身分上的選擇，並不時面臨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間的矛盾。大部分的原漢雙族裔多會面臨游移和選擇的過程。本研究試圖以原漢家庭子女做為研究對象，藉由文獻分析、口述訪問，並輔以問卷調查等方式，從中建構出原漢雙族裔對身分與文化認同的看法、轉變因素，以及和上一代間的差異，希望藉此瞭解他們在認同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並透過研究結果進行反思與反省。
陳貞宜 (2015)	原漢雙族裔大學生的我族族群意象與族群認同的發展	生於原漢家庭的大學生/口述訪談	該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深度訪談法蒐集原漢雙族裔大學生資料，目的在瞭解其在生命歷程中，接收的族群意象及其對自身的影響，並探討影響的因素及族群認同的發展歷程。研究發現，關於原漢雙族裔的我族族群意象形塑歷程中，在父母親的族群意象雖然會直接傳遞給下一代，但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另外，越頻繁接觸原住民事務者，則族群意象越正向。其次，研究結果呈現出文化霸權在原漢雙族裔大學生生活中的影響層面最大，然而在無法擺脫文化霸權的宰制下，原漢雙族裔大學生仍具有轉化的變動性，可以跳脫既有認知的束縛。
徐念慈 (2022)	原漢雙族裔都市原住民後代族群認同歷程之建制民族誌	都市原漢雙族裔後代/口述訪談	該研究以血緣為「原漢雙族裔」且自出生時起就在都市地區成長、求學者作為研究主題，訪談四位不同年齡、族別的都市原住民後代，探究其形塑族群認同之歷程。研究結果得出原漢雙族裔都市原住民後代處於兩個族群、兩套標準之間，他們得不時切換所處的立場和位置，以適應不同社

		會文化下的情境和規則；原漢雙族裔都市原住民後代形塑族群認同的歷程，從被動接收轉成主動發聲，展現其在複雜權力運作的社會中，依然有自身的主體性及能動性。
--	--	--

資料來源：查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資料庫，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有關國內「雙族裔」、「族群通婚」之相關研究結果，分別就研究主題、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研究主題

就「雙族裔」、「族群通婚」之相關的研究主題有謝若蘭、彭尉榕（2007）《族群通婚的身份認定與認同問題之研究——以花蓮地區原客通婚為例》、梁世武（2009）《臺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杜曉梅（2015）《原住民身分與文化認同——以原漢雙族裔為例》、陳貞宜（2015）《原漢雙族裔大學生的我族族群意象與族群認同的發展》、徐念慈（2022）《原漢雙族裔都市原住民後代族群認同歷程之建制民族誌》。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分別有，花蓮縣吉安鄉與鳳林鎮原住民與客家通婚者及其子女（謝若蘭、彭尉榕，2007）、各縣市 20 歲以上不限族別之成年人（梁世武，2009）、原漢婚姻之子女（杜曉梅，2015）、生於原漢家庭的大學生（陳貞宜，2015）、都市原漢雙族裔後代（徐念慈，2022）。

三、研究方法

採田野調查法的為謝若蘭、彭尉榕（2007）；電話訪問、抽樣調查法為梁世武（2009）；口述訪問、問卷調查為杜曉梅（2015）；陳貞宜（2015）；徐念慈（2022）。

四、研究發現

以「雙族裔」、「族群通婚」之相關研究中，經整理得出以下的研究發現：

謝若蘭、彭尉榕（2007）認為，認定一詞是官方對於個體所做的單一族群別

的認定，是以客觀特質為依據，而認同指的是「個體」對族群的情感歸屬，既是多重的也可以是單一的，是以主觀情感為核心。研究者將「身分認定法」作為族群身分轉換的關鍵點，來探究族群認定的轉換過程以及族群認定與認同的關連性。1991年以前，原住民女性嫁入漢人父系社會之後，採取家族主義，即喪失原住民身份，與客家人通婚的原住民婦女在身份認定方面等於被漢化，如該研究第一代所有的原住民婦女，與客家人通婚後均喪失原住民之身份。而原客通婚者的後代因具有雙族裔的身分，屬於在兩個族群的邊界移動，對於族群認同的彈性與可塑性相對較高。在原客混居型部落成長的原客後代，其族群身分認同較為多重，在客家庄成長者族群認同較為單一。隨者原漢雙族裔身分認定辦法的改變，原客雙族裔在從母姓以後同樣可以取得原住民身分，所以「由漢到原」的身分認定現象也在原客雙族裔身上發生，對於原來的族群認同造成影響。所以在改從母姓之後，年齡較長的客家單一認同者必須隨身份認定的改變，去做認同的改變，為使自己更有資格作為「名副其實」的原住民，必須開始學習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否則會遭到他人對身分認定更改的質疑。但原來就是雙重認同者，通常對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不陌生，就比較能夠適應身分認定的改變。

梁世武（2009）指出雙親之族群是影響子女族群認同之最主要因素，考量族群間的通婚型態及臺灣在社會政治上優先本位的考量，本省閩南族群為較優勢的強勢族群，故分析顯示當父母親有一方為強勢族群，那麼下一代認同強勢族群的比例較高，亦即只要與本省閩南通婚，下一代認同本省閩南的比例就會比較高；若父母親雙方皆是弱勢族群，那麼子女認同的考量則是以父親族群的比例會較高，這樣的現象與過去一致跟著父親的族群認同有所差異。然而也有一些子女的族群認同，異於父母親原生家庭的族群認同，甚至是不認同父母之族群，也就是說除了雙親本質是異族通婚的條件外，臺灣社會也在逐漸產生新的族群想像與分類，族群認同的取向也逐漸發生變化。

杜曉梅（2015）指出，社會環境、家庭和學校教育、同儕看法，以及外界對

於原住民族的污名化，都是影響原漢雙族裔在二種身分間擺盪、對原住民文化與傳統漠視的原因。也有部分原漢雙族裔的家庭是社會地位穩定的族群，故生長在少有歧視的環境下，但對於大部分成長在都市的原漢雙族裔來說，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歧見仍然存在，而為了讓自己適合生存於主流文化中，他們通常會選擇並認同漢族身分。但是，這種認同並非根深柢固，是具可變性、複雜性與流動性的，以該研究受訪者為例，她們最初都是認同漢文化，在社會上以漢族自居，對原住民文化極度陌生，但是遇到某些接觸原住民文化的契機，如撰寫與研究原住民相關的論文或議題討論、參與學校原民社活動、結交原住民朋友時，都促使她們重新思考自己原住民的身分，進而願意認識或認同原本感到陌生的原住民文化，甚至積極回到原鄉進行傳承工作。受訪者的經歷，不僅說明了身分與文化認同的過程是可變與具流動性，更是一種自我認同的深層內化。大部分的原漢雙族裔多會面臨這種游移和選擇的過程，為了尋找自我歸屬感，部分原漢雙族裔遂開始正視其原住民身分及文化，開始渴望去接觸、學習；但當他們面對現實考驗時，如經濟與工作壓力，又將陷入「繼續」或「放棄」二難中。原漢雙族裔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與文化認同，是一段長期在「自我接受」與「環境影響」下的抉擇過程，在這複雜、多變且流動的過程中，如何從中發展出多元的文化面向、多重的族群認同，以及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所有原漢雙族裔對自我身分與文化認同的最大考驗。

陳貞宜（2015）的研究結果分析，原漢雙族裔大學生的我族族群意象，早期是建立在他人的眼光之上，但在經過求學過程及自我經歷後，會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我族族群意象。對於較膚淺的刻板印象，原漢雙族裔原住民能夠用客觀的態度去面對，與事實不符的時候，也能夠為自己發聲，根據自我的生命經歷做出判斷，解讀成自己能接受的族群意象。至於父母親的族群印象雖會直接傳達給下一代，或多或少有影響，但彼此想法是獨立的原因在於，他們有各自所經歷的生活與求學過程，讀到大學的這個年紀也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即便他們擁有

一半一半的身分，但透過轉化的能力，能夠建立出屬於自己的我族意象。至於認同的條件取決於對某一群體是否有歸屬感以及對該群體的認識深入與否，願意去認識與了解才能化解族群間的偏見，該研究也印證了越是與原住民族群頻繁接觸，或是積極參與原住民活動，越可以強化對於原住民的族群認同。

徐念慈（2022）的研究指出具有原住民與漢人兩種身分的雙族裔後代，面對主流文化與原住民文化兩套標準，他們必須依據所處的情境切換自己的立場，以融入該環境的規則。而學校教育中蘊含主流文化對族群價值與思維，會藉由教師課程與教學和輔導管教行為，自然而然的教授給學生，因此學校教育也參與了學生族群認同建制的歷程。從受訪者的經歷得出，在主流文化價值下隨著年齡增長以及閱歷日漸豐富，在兩種身分之間拉扯，逐漸從被動接收社會文化對原住民既定的支配地位，轉變成試圖對抗這些既定印象，拒絕讓主流社會或霸權定義自己，嘗試藉由各式協調跳出主流文化價值、語言統治的框架，展現出在複雜權力運作的建制文本之下他們的能動性及主體性，實踐自己對於原住民族的認同。

從上述研究得出，在早期，跨族群婚姻中夫妻強勢與弱勢的區別非常明顯，且會進一步影響子女的身分認同（梁世武，2009；謝若蘭、彭尉榕，2007；陳貞宜，2015）；有些人會因利益關係而去做選擇（梁世武，2009；杜曉梅，2015），有為了更符合該角色身分而去學習並適應該文化者（梁世武，2009）；也有在不同身分中擺盪與游移者（杜曉梅，2015；徐念慈，2022）；也有一些是異於雙親的族群認同，對於自身身分而有自己的想法者（梁世武，2009；陳貞宜，2015），因此雙族裔子女對於「身分認同」有很多可能性與不同的看法。

參、生活適應以原住民、新住民為主題的文獻研究

蒐集生活適應以原住民、新住民做為探討對象的文獻，彙整其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藉由此部分的文獻回顧作為參考，更進一步地規劃研究架構，使研究內容更加完整，請見下表 1-3。

表 1-3 生活適應以原住民、新住民為主題的文獻研究彙整表

作者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研究摘要
凌平 (2001)	原住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	屏東地區國小學童/問卷調查法	研究旨在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原住民國小學童在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上的差異情形，並探究其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間的相關。根據資料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一、原住民國小學童的族群認同在族別、學校原住民學生比例及學校所在地三方面發現差異。 二、原住民國小學童的生活適應僅在自我適應層面上發現不同比例之原住民國小學童間有顯著差異，整體生活適應與其餘層面則並未有顯著的差異。 三、原住民國小學童之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各層面間存在相關。 四、本研究結果適合解釋普遍的情境。
卓石能 (2004)	都市原住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以高雄市原住民國小學生為例	高雄地區都市國小學童/問卷調查法	該研究旨在探討都市原住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生活適應的現況，比較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都市原住民國小學童其族群認同及生活適應上的差異情形，與兩議題之間的關係，是否互相影響。分析研究結果後發現高雄市原住民國小學童的族群認同在中高程度以上，且生活適應良好在中高程度以上，兩者之間有相關亦有差異存在。
黃明源 (2013)	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與自我概念對人際關係影響之研究—以南投縣為例	南投縣原住民國中生/問卷調查法	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原住民學生在國中成長階段，自我概念的形成、生活的適應度，進而對人際關係是否有影響。結果發現：(一)生活適應、自我概念和人際關係有顯著影響。(二)原住民學生不同人口變項對自我概念、生活適應、人際關係有部份顯著差異影響。(三)原住民學生自我概念、生活適應會正向影響人際關係。(四)原住民學生自我概念會正向影響生活適應。

李秋娟 (2016)	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新住民之國中在學子女的生活適應研究:以嘉義縣五個鄉鎮市為例	嘉義縣新住民國中生/ 問卷調查法	著重探討族群歧視、文化認同皆存在的狀況下，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對生活適應是否能發揮直接的正向影響力。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文化認同情形良好，其中以文化統合最優，其次是文化歸屬，文化投入則相對最低，但都具有中等以上的程度；然而近三成的新住民子女最近一年有過族群歧視的經驗，歧視的壓力感受主要是由學校與同儕類型的歧視情境所造成，而歧視的經驗會顯著負面影響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學校適應與同儕適應狀況，但當遭受歧視壓力時，其文化認同能夠正向影響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的狀況，表示文化認同具有復原力的補償效果。
吳瓊洳、 蔡明昌 (2016)	新住民雙重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研究	來自中國、越南、印尼之新住民/ 問卷調查法	旨在探討新住民對其原生國文化及臺灣本土文化的認同情形，並了解她們的雙重文化認同與其生活適應之相關歸納出以下重要發現：(一) 新住民對原生國文化及臺灣本土文化，在情感歸屬或是實際的行為投入部分，都十分認同；(二) 國籍、家庭氣氛、教育程度等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對原生國文化認同有顯著差異；(三) 語言程度、教育程度、家庭氣氛、有無工作等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對臺灣本土文化同有顯著差異；(四) 新住民雙重文化認同，與其本身的生活適應有正相關。

資料來源：查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資料庫，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有關「適應」、「原住民」、「新住民」之相關研究結果，分別就研究主題、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研究主題

就「適應」、「原住民」、「新住民」之相關的研究主題有凌平（2001）《原住

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卓石能（2004）
《都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以高雄市原住民國小學生
為例》、黃明源（2013）《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與自我概念對人際關係影響之研究
－以南投縣為例》、李秋娟（2016）《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新住民之國中在學子
女的生活適應研究：以嘉義縣五個鄉鎮市為例》、吳瓊洳、蔡明昌（2016）《新住
民雙重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研究》。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原住民的有凌平（2001）；卓石能（2004）；黃明源（2013）；研
究對象為新住民的有李秋娟（2016）；吳瓊洳、蔡明昌（2016）。

三、研究方法

該部分研究凌平（2001）；卓石能（2004）；黃明源（2013）；李秋娟（2016）；
吳瓊洳、蔡明昌（2016）皆採問卷調查法。

四、研究發現

就「適應」、「原住民」、「新住民」之相關研究中，其研究結果不盡相同，經
整理得出以下的研究發現：

凌平（2001）指出原住民國小學童的族群認同在族別、學校的原住民學生比
例及學校所在地等方面發現差異：原住民學生比例與學校所在地因素均分別顯出
差異，原住民學生比例較高者，與學校位於學生居住的部落者，其學生的族群認
同顯得高於原住民比例較少與離開部落就學者。而細分各層面得知，族別主要在
族群身分自我認同上顯現出差異，原住民學生比例與學校所在地則主要在族群歸
屬感層面上顯現出差異。關於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的部分，與生活適應各層面間
存在相關，經由分析的結果發現，族群認同高的學童，其生活適應也愈佳，反之
族群認同度低的學童，其生活適應則愈低。更細緻的層面之間的相關模式則是：
族群歸屬感、族群投入、族群態度影響學習適應、同儕適應、自我適應與常規適

應；而族群身分自我認同影響心理適應，在該研究中並未進行模式之探討。

綜觀卓石能（2004）之研究，發現高雄市原住民學童的族群認同在中高程度以上，且生活適應良好在中高程度以上。在族群認同的人際互動上以居住人口較密集的楠梓區、小港區較高，生活適應層面以中、高社經地位學童顯著優於低社經地位的學童；雖各項得分在中上程度，但「個人適應」是在本研究中分析結果偏低的項目，顯示原住民學童內心雖然對族群認同度高，但在生活適應的表現並不相稱，左右學童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的重要關鍵為同儕適應；最後，「家庭適應」是可預測族群自我認同的因素，「同儕適應」是都市原住民學童的族群認同之「人際面向」的重要變因。

依黃明源（2013）的結果分析可得知原住民學生在生活適應的三個構面中以「家庭適應」最佳，「學校適應」最為不良，而父母親婚姻狀況在原住民學生的生活適應中，於「學校適應」這個部分有顯著差異存在，代表原住民學生的父母親婚姻狀況不同均影響其學校的適應程度，來自完整和諧家庭者，學校適應較佳。至於家庭經濟狀況這個背景因子，對於整體原住民學生在生活適應中並無顯著的影響，在人際關係的三個向度「朋友關係」、「師長關係」、「家人關係」無顯著差異存在，代表家庭經濟狀況不同對於其人際關係並無顯著差異；最後，探討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自我概念對人際關係之影響，研究發現，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人際關係、自我概念三者間有正相關存在，認為提昇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與自我概念則可以有效增加學生的人際關係。

李秋娟（2016）指出整體而言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都有達到中等以上程度，其中又以文化統合為佳，表示新住民子女都能認同與欣賞父母雙方的文化，並且加以調適整合，較不會有衝突產生。研究結果顯示，新住民子女在整體與各層面的生活適應表現上都有達到中等以上程度。其中以「同儕適應」的表現最高，表示大部分的新佳民子女都能與同儕和睦相處、建立友好關係。次佳的是「家庭適應」和「個人適應」，而「學校適應」的部分相對最低，原因在於新住民子女

對學校的上課學習並未特別感到有興趣；該研究亦探討族群歧視（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是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家庭、學校、同儕與整體生活適應產生明顯負向影響力的危險因子；而文化認同可作為促進各面向適應的保護因子，雖該研究僅驗證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與學校適應層面上具保護影響力，但也說明文化認同確實會對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況提供正向補償作用。

吳瓊洳、蔡明昌（2016）的研究結果發現，新住民的雙重文化認同類型屬於高認同我族文化及高認同主流文化之認同類型，他們不僅會珍視自我的原生文化，也能以開放態度來接受臺灣本土文化，願意參與臺灣本土文化投入等相關活動；在不同背景變項新住民對原生國文化認同的探討，發現自覺家庭氣氛非常好的新住民，比起家庭氣氛普通的新住民，對其原生國有較高的文化投入。此外，在教育程度方面，擁有高中（職）、大學學歷的新住民，比起學歷僅是國小的新住民，對其原生國有較高的文化投入和文化歸屬；該研究亦發現，新住民文化認同將會顯著地影響到其生活適應，其中以新住民文化統合與生活適應的各分量表之相關係數最高，顯示當新住民能感受或體認其原生國文化與臺灣社會本土主流文化的差別，並對雙重文化認同的調適良好時，將對於其本身的生活適應有正向的影響。最後該研究建議應經常舉辦新住民原生國文化的相關活動，營造友善尊重的多元文化環境，使多元族群能彼此尊重及增進社會和諧。由於研究發現家庭氣氛愈佳的新住民，對臺灣本土文化認同愈高，因此推動家庭教育活動，鼓勵新住民家庭積極參與，以利營造和諧正向家庭氣氛，可協助新住民家庭建立凝聚力，以建立良好正向、民主的家人互動與關係。

總的來說，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有正向影響力，表示對該文化之認同有助於雙族裔子女的生活適應（凌平，2001；李秋娟，2016；吳瓊洳、蔡明昌，2016）；家庭影響因子中和諧的家庭氣氛也有助於子女的學校適應（黃明源，2013；吳瓊洳、蔡明昌，2016）；至於族群認同、同儕適應與人際關係之探討，卓石能（2004）指出左右學童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的重要關鍵為同儕適應，認為「同儕適應」是

都市原住民學童的族群認同之「人際面向」的重要變因。黃明源（2013）則認為提昇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與自我概念可以有效增加學生的人際關係，兩者得出結果略為相同。

從過去的文獻回顧來看，大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是以量化為主，採問卷調查居多，雖然可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大量的數據，但樣本數據僅能呈現最後的結果，然而每個人的背景與生活條件與經歷大不相同，難以推敲形塑的過程，無法深入探討或了解認同、生活適應形成或轉變的關鍵因素；此外過去的研究針對雙族裔子女的探討，侷限於原／漢或漢／外籍，較少研究其他族裔組合的對象，故本文嘗試以深度訪談法，訪談對象之血緣包括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外籍等族裔類別，訪談 9 位 16-25 歲，可進一步區分成原／閩、閩／原、閩／客、客／閩、閩／外省、外省／原、閩南／外籍、原／外籍、外籍／原等不同族別之雙族裔青少年，瞭解其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影響下族群認同形塑之歷程。由於過去異族群組合的研究甚少，故本研究有其價值性，也許能同理印證現有研究，抑或是有異於過去理論的新發現，盼能為其他對於該領域有興趣者，提供對於非原漢的其他雙族裔之認同歷程與適應議題有一參考方向。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雙族裔青少年認同與適應；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設計本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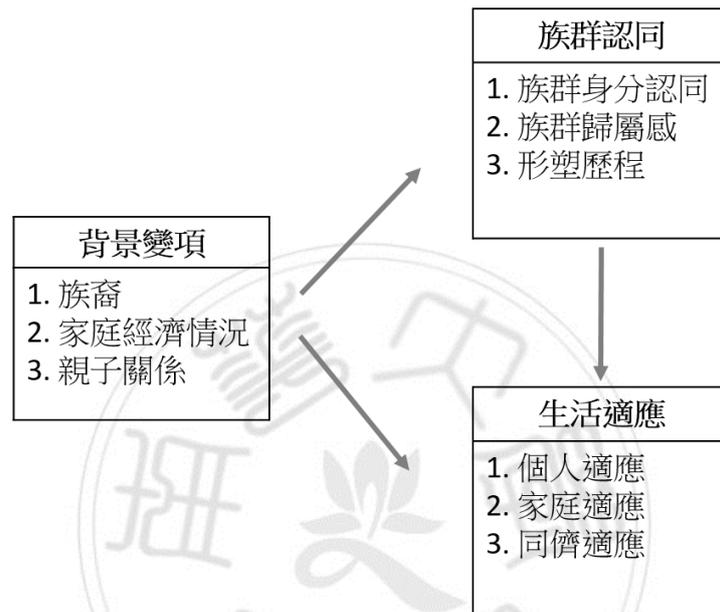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架構依據文獻整理，以血緣為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外籍之子女作為對象，分析雙族裔青少年的組合可進一步區分為原／閩、閩／原、閩／客、客／閩、閩／外省、外省／原、閩南／外籍、原／外籍、外籍／原等不同族別。家庭背景因素除了父母族裔外，亦包括家庭經濟狀況以及親子關係等。探討父母不同的族裔背景、父母親在家中的家務主導權、經濟主導權及與子女的互動關係，是否可能影響子女的認同與適應，是主導子女之生活起居等家務、就學情況與課業、未來升學就業意向者，對子女的認同影響就比較多嗎？還是具有穩定職業，掌握家中經濟大權的人比較強勢，因此比較容易影響子女的認同？青少年主要居住地在鄉鎮或都市，是否亦代表著文化的接觸機會而影響他們的族群認同？真正影響的變數哪一項較強？還是相互交叉影響所產生？至於雙族裔青少年族

群認同的部分，是如何被形塑的？是否僅選擇單一族群作為文化歸屬並如何進行取舍與選擇？若對於某族群的投入與歸屬感越多的時候，在生活上各方面的適應都能有顯著的影響嗎？還是以學生角色為主的青少年們，特別在同儕適應上會遇到阻礙與困擾？以及最後，在與異族交流與生活互動中是否產生過衝突？若有的話會如何進行調整以適應環境社會？……等等，這些都是研究者想要進一步來探究的。

貳、章節安排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擬分為五個章節，分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研究範圍及限制。研究目的係根據研究動機加以具體化研究方向；文獻回顧則是針對本研究主架構「雙族裔青少年的認同與適應」分析前人的相關研究資料，整理出與本研究有關的資料，以建立本研究的基本架構。

第二章為認同與適應理論之探討，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認同理論；第二部分為生活適應相關理論。

第三章內容為臺灣族群關係之發展，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分類械鬥；第二部分則是回顧過去歷史上發生的閩客衝突、原漢衝突事件；第三部分是探討為何族群的關係從分裂衝突走向通婚，以及最後第四部份則是族群共榮與和諧發展。

第四章採用質性研究對於雙族裔青少年進行訪談，首先介紹研究對象相關的資料，並擬定訪談問題，最後針對認同歷程與適應等議題進行訪談，透過訪談資料的整理，充分探討雙族裔青少年在族群認同與適應問題上的情形與困境，將訪談結果加以整理並進行分析。

最後，第五章的結論與建議，則是歸納研究結果與發現並予以結論，提供未來對此研究題目有興趣者之參考。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主要以中部地區為主，以南投縣仁愛鄉、埔里鎮較多，部分受訪者居住於台中，另有一名居住於苗栗、一名居住於花蓮。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血緣為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外籍之子女作為對象，訪談 9 位 16-25 歲來自南投縣、台中市、苗栗縣、花蓮縣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其身分條件可進一步區分成原／閩、閩／原、閩／客、客／閩、閩／外省、外省／原、閩南／外籍、原／外籍、外籍／原等不同族別，其中有 3 位是現居於都市的雙族裔青年、6 位是仍居住於鄉鎮的青少年。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廣泛蒐集雙族裔身分後代的相關文獻資料，包括：相關理論、專書、論文期刊、網路資源等，做統整與分析，期在不同的背景變項中了解其所面臨的認同問題及適應問題並探討之。

(二)、訪談法

以面談方式對研究對象進行個別訪談，透過對話的方式，蒐集研究對象對於訪談問題的想法與態度，了解雙族裔青少年在不同的環境變項中，其族群認同形塑之歷程與面臨適應問題時如何調適，並將結果加以分析與探討，而研究者可在訪談中針對受訪者所表達的內容進一步提問，得出新的想法與意見。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持中立立場，力求內容完整與思考全面，然基於主、客觀

因素仍有其限制，茲分別描述如下：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因本研究的對象多僅限於中部異族通婚家庭，而受限於訪談人數、研究者自身時間精力等因素，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為九位青少年，雖有原／閩、閩／原、閩／客、客／閩、閩／外省、外省／原、閩南／外籍、原／外籍、外籍／原等九種不同的跨族裔的組合，然而一組合僅有一位受訪者，且每位家庭背景及生活環境不同，無法代表該族群組合全體之族群認同意象。族群認同會因不同父母親族別的組合而有所影響，但受限於研究者時間及能力因素，其他族別組合並未呈現。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調查為主，文獻分析法為輔，主要以立意抽樣來選取訪談樣本，因此只能了解特定部分樣本資料。而因研究者所選取之研究樣本人數的代表性仍顯不足，因此無法類推至其他地區未受訪之具雙族裔身分的青少年。

三、就研究資料而言

本研究資料主要蒐集關於雙族裔子女的認同與適應之相關研究文獻及理論，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然而在進行本研究之深度訪談過程中，因研究者時間及能力有限，在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時，或多或少受個人主觀判斷及背景經驗的影響，難免有失客觀。

第五節、研究倫理

教育研究是一種專業行為，教育研究倫理及是規範從事教育研究時必須具備的涵養以及必須遵守的人際規定（林天祐，2005）。瞭解並重視研究倫理之目的，遵守人際規範，讓研究參與者、實驗對象是在互相信賴的基礎上發展，不違反任何一方權益，是善盡對於研究參與者個人、社群與社會的責任。故研究者須要遵守

與落實的研究倫理，可如下描述（林天祐，1996；林天祐，2005）：

壹、尊重個人意願

研究進行前，告知研究性質，尊重其參與意願，並在過程中減少會對於受訪者的不便與負面影響、重視受訪者的感受，以維持最小傷害的可能性。因此會先以書面徵求受訪者同意，讓其都能了解本研究的旨意、實施內容與過程，取得同意後再進行研究。然而，每個人均有不參與的權利且必須尊重之，即便已經開始研究了，受訪者亦可隨時終止參與、中途離開研究。

貳、確保個人隱私

研究過程中所獲取之資料，秉持保密原則，除研究者本人與少數協助研究進行的助理外，蒐集來的個人資料不能讓其他人知悉，在呈現資料結果時可使用匿名或是代號，以保護參與研究人員的隱私。

參、尊重他人著作權

在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引用之相關文獻如：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文章、書籍、網路資料等，皆附上出處及年代，以維護他人著作權。

肆、遵守誠信原則

需與研究對象建立信賴關係、尊重其隱私與權利，研究進行時不應刻意欺騙或隱瞞研究目的、內容或過程，若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需在事後予以說明與補償。

伍、客觀分析與報導

研究者會將研究實施歷程，確實依照與研究對象所蒐集之資料，忠實呈現研究過程，不刻意選擇或捨去實際的資料，也不因預設研究結果提供造假資料，並根據分析所得的資料，客觀詮釋其意義。



第二章、認同與適應理論之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對於雙族裔青少年的認同與適應之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認同理論，談論認同的意義、社會認同的相關理論，並針對族群認同作探討；第二節為生活適應相關理論的探討，包括跟人們生活環境有關的幾項層面及觀察適應成功與否的指標，亦討論族群文化方面的適應。

第一節、認同理論

壹、認同的意義

認同是指一個人對於自我身分、價值觀、信念、文化、社會群體等方面的接受和認可。在社會心理學中，認同是指個體對於自我身分的認知和歸屬感，同時也反映了個體對於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的情感、價值觀和文化認同（林雅容，2009），換句話來說，認同是一個同化與內化的社會心理過程，是將他人的標準與期望、社會角色內化於個人的行為和自我概念中（陸洛，2005），因此當個體對某一群體發展認同的時候，會將該團體的價值標準與角色期望內化，進而表現在自己的行為（陳枝烈，1996）。

「認同」對於個人的發展和成長非常重要，因為它能夠幫助個體建立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同時也能夠提高個體的自信和自覺性。此外，「認同」還可以幫助個體在社會中建立關係、交流和合作，並且有助於滿足個體的社會需求和情感需求。然而，如果個體的認同缺乏多樣性和包容性，可能會導致偏見、歧視和社會矛盾等問題(Hook, 2010)。因此，在現代社會中，要鼓勵多元文化、多元價值和多元身分的認同，以促進社會的包容性和進步。

認同可以分為多種不同的類型，以下是其中常見的分類：

一、個人認同：指個人對自我身份和價值觀的認知和認同，例如性別認同、宗教認同、職業認同、性取向認同等。

二、團體認同：指個體對所屬社會群體的認同，例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社會階層認同、學校或工作場所的認同等。

三、文化認同：指個人對於特定文化、傳統、價值觀和習俗的認知和認同，例如宗教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等。

四、跨界認同：指個人同時認同多個不同的身份或群體，例如跨文化認同、多元文化認同、多重身份認同等。

貳、族群認同

在眾多「認同」分類下，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文化與族群認同，族群認同是指個人對自己所屬的族群的認同感和歸屬感。Phinney 於 1990 年歸納整理自 1970 年代以後有關族群認同的文獻，許多文獻的基礎概念大多包含下述三個理論：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涵化論(Acculturation)、族群認同形成論(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而該三大觀點的意義將分段說明。

關於族群認同之內涵層面，吳佩青與黃郁婷在 2015 年的研究指出，較常見的為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同、族群態度、族群行為、族群投入與族群知覺等，因「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同」、「族群態度」以及「族群行為」較為普遍，故其研究以這四個層面做為族群認同之主要內涵。待族群認同三大理論基礎探討與說明後，將接續介紹該四項族群認同的內涵。

一、社會認同理論

是由 Tajfel 與 Turner 在 1979 年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認為，人們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價值取決於他們所屬的社會群體。根據社會認同理論，人們會將自己歸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體，如國家、種族、宗教、性別、職業、興趣等等。人們將自己歸屬於某個社會群體，會使得他們對這個群體的認同感更加強烈，同時也會對其他社會群體產生排斥或歧視。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人們會透過比較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來

構建自己的身份，也透過將自己的身份和其他群體區分開來來確立自己的自尊心和群體認同感(Tajfel, 1979)。這種區分通常是基於某些特徵，如種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等。社會認同理論也指出，人們通常會對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表現出偏好和積極的態度(朱潔嵐，2001)，並且在群體面臨挑戰時會表現出支持和忠誠。這種現象被稱為「群體效應」，也就是指當人們認為自己屬於某個社會群體時，會表現出支持該群體的行為和態度。

二、涵化論

涵化論(Acculturation)是指一個族群接觸另一個族群時，如何調整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以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在族群認同的過程中，涵化論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認為族群認同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和歷史的演變而不斷涵化。這種涵化的過程是一種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交融和轉化，使得原本不同的文化元素互相影響，形成新的文化形態。

涵化論的核心觀點是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這種互動和交流不僅僅是文化之間的孤立的接觸，而是在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涵化論強調文化交流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並且認為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種積極的力量，能夠促進文化的發展和進步。

在族群認同方面，涵化論認為族群認同不是一種僵化的概念，而是一種不斷涵化、轉化和演變的概念。這種涵化不僅僅是文化元素之間的交流和轉化，還包括個人對族群認同的認知和接受程度的改變(Berry, Trimble & Olmedo, 1986)。因此，涵化論強調族群認同的多樣性和動態性在族群認同中體現為一個動態的過程。當一個族群移居到另一個文化背景中時，他們會面臨融入當地文化和保留自己文化的兩難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涵化論強調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促進文化的融合和創新。同時，它也支持族裔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身份認同，以免失去自我。

三、認同形成理論

族群認同形成論的觀點，主要關心的是個體階段性的發展與族群認同動態的過程，關於此理論有眾多學者進行研究與歸納，茲分述如下：

在 Erikson (1968)的論點中，認同的形塑應是「一個過程，包含青少年在童年晚期對於自我的想法，以及對於當前的自我賦予意義」；此一過程是以社會的回應為依據，即在社會脈絡中，青少年能清楚地定義自我、明瞭自身的特質。因此，他將心理社會發展分成八個階段，每個階段皆有其危機與任務，其中青少年到青年期之間的主要危機便是「認同」議題（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2005）。依 Erikson 於 1968 提出的自我認同形成理論 (theory of ego identity formation) 來說，族群認同是一種會因為時間、年齡和情境的不同而改變的，動態的發展歷程，而個人在成長過程中，不斷經由做決定和自我評價等過程，完成其族群認同的任務。

Cross(1978)認為人會藉由族群衝突形成族群認同，根據非裔美國人的認同態度，形成認同五階段：（一）遭遇前階段(pre-encounter)—世界受到白人文化的主宰，因此個體在思想及行為上以貶低黑人，非黑人(non-black)、反黑人(anti-black)或對立的思考；（二）遭遇階段(encounter)—個體遭遇衝突事件，促使個體省思其價值觀，重新塑造自我意象，以探索及尋求我族族群認同；（三）沉浸-再現階段(immersion-emersion)—個體積極投入在我族的相關事務，沉浸於理想化的我族文化歷史脈絡，並引以為傲，呈現反白人傾向；（四）內化階段(internalization)，個體滿意我族的身分，獲得內在的安全感，並能認同所有遭受壓迫的族群，該階段反白人的意識降低；（五）內化-承諾階段 (internalization-commitment)，與內化階段差異不大，但個人積極投入、賦予行動與承諾並展現奉獻精神。

張琇喬於 2000 年整理 Gay 提出之認同形成三階段：（一）遭遇前期(pre-encounter)，個體沉浸在我族的文化，拒絕主流文化；接著是（二）遭遇期(encounter)，個體因某個經驗或事物瓦解對我族族群的認同，進而尋求其他族群

認同；(三) 遭遇後期(post-encounter)，個體已排除對於我族的族群認同衝突，並以實際行動面對並解決族群間歧視的問題。

關於上述各學者對不同的認同形成階段的看法，可以歸結出以下重點：

(一) 族群認同的形成是一個階段性的發展過程，個體必須從較低層次往高層次發展。

(二) 族群認同的形成過程中，個體必須克服本身族群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衝擊，並且進行調適、磨合與整合，最終發展出新的且正面積極的族群認同，融合了本身族群文化和主流文化。

(三) 在族群認同形成的最終階段，個體對自己所屬族群具有穩定的正向態度，並且能夠理性地看待主流文化和其他族群，同時願意為本族群貢獻力量，並採取實際行動來支持族群認同。

四、族群認同的內涵

族群認同是一種心理狀態、人格結構，也是一種態度的表現和對他人的知覺反應（吳佩青、黃郁婷，2015）。在常見的族群認同內涵中，因「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同」、「族群態度」以及「族群行為」較為普遍，故將依這四個層面做為族群認同之主要內涵介紹與說明。

(一) 族群歸屬感(ethnic sense of belonging)

族群歸屬感通常是一種內在的、情感上的體驗，是個人對於自己所屬的族群或團體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會影響個人的價值觀、信仰、習慣和行為等方面，同時也會影響個人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和看法（陳麗華，1999）。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人們對族群的認知和定義可能會產生變化，並可能導致新的族群認同的形成。這些變化可能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歷史等因素的結果，而且每個人的族群歸屬感也會因個人的經驗、價值觀和認知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張琇喬，2000）。因此族群歸屬感既反映了個人的主觀感受，也受到環境和社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是一種非常複雜和多樣化的現象。

(二) 族群身分自我認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族群身分自我認同是指個人自我認知和認同屬於哪一個族群或團體，自己會用何種族群名來稱呼自己，涉及到個人對於族群的歸屬感、共同特徵、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等方面的認知和認同。譚光鼎（1998）認為，如果個人所屬的族群文化不被主流社會所重視，往往會對自己的族群身分產生猶豫和不安，怯於認同自己所屬的族群文化。

(三) 族群態度(ethnic attitude)

族群態度是指個人對特定族群或團體的態度和看法，包括對其歷史、文化、價值觀、行為等方面的評價和感受。這種態度可以是正面的、負面的或中立的，可能是基於個人的經驗、價值觀、社會背景、教育和文化等多種因素形成的，面對本族或不同族群時，進而表現出喜好或因偏見而出現的舉止行為以及意識（陳麗華，1999；Aboud, 1987）。如果個體有成熟的族群認同，他們會根據其族群屬性來描述自我，並能夠坦然接受自己族群的特質和理念，且在面對本族或他族時不會表現出矛盾的態度。因此，族群態度與族群認同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賴玉粉，1996）。

(四) 族群行為(ethnic behavior)

不同的族群因其生活方式、文化習俗、歷史起源、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等不同，展現出各自的族群行為模式，陳麗華於 1999 的研究指出參與族群內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習俗常被視為族群認同的指標。而常用來做為族群行為的指標包括：語言、宗教、文化傳統、社會組織和政治傾向等。Phinney(1990)認為族群認同強烈的人，通常會視自己為該族群的成員，給予正向評價，偏好與該族群成員交往，對族群的知識與興趣也相對高，且習慣融入族群行動。

參、背景因素與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

影響族群認同之因素很多，在性別、年齡（年級）、學校所在地區、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以及親子關係狀況皆呈現不同的研究結果，以下將分述之。

一、性別

相關研究發現，性別是影響族群認同之重要因素。卓石能（2004）調查高雄市原住民學童之族群認同中發現，整體而言原住民女童的族群認同高於原住民男童。吳佩青（2015）以屏東縣國中七至九年級的外籍配偶子女為對象，發現族群認同會因性別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女生的族群認同高於男生。江惇元 2022 指出生理性別為女性的受訪者比男性更有族群認同意識。龔元鳳（2007）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對屏東縣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的外籍配偶子女進行研究，發現在屏東縣國民小學就讀的外籍配偶子女中，女生對於母親所屬的族群語言和文化較為熟悉，因此在族群歸屬感、身分認同、態度和行為等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加認同自己的族群身份，並且對於父母雙方所屬的族群都有較高的認同感。莊家欣（2006）以臺南縣國小三至六年級的外籍配偶子女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女生受訪者在族群身分的自我認同及族群行為方面，皆優於男生，而在族群知覺及族群態度上，則男女無顯著差異。然而，陳毓齡（2009）研究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20 所公立國民中學的外籍配偶子女，發現族群認同並不因性別而有差異。何惠蘭（2010）調查臺東縣的原住民學童發現，男生與女生整體而言無顯著差異。

綜合上述，男女生針對族群認同的狀況，研究結果各異，推斷其原因也許與地區和族群對於男女之態度有關，在原住民社會中，有父系及母系社會，也許會影響不同性別學童之族群認同。因此，是否因地區的不同而造成男女生在族群認同上之差異，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

二、年齡

卓石能（2004）指出不同年級的都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五年級高於六年級、四年級。龔元鳳（2007）發現屏東縣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對父母雙方的族群態度，四年級學生較六年級的態度更為正向，至於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同以及族群行為則不因年級而有顯著差異。然而，莊家欣

(2006) 則發現不同年級的外籍配偶子女，在族群身分的自我認同、族群態度、族群行為及族群知覺層面上均未有顯著差異。吳佩青(2010)以屏東縣國中七至九年級外籍配偶子女為對象，亦發現族群認同不會因年級而有顯著差異。上述研究未獲得相同的結果，是否因研究地區、研究工具，或是其他因素造成不一致的現象，值得深入探討。

三、父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

Hughes 等人(2006)指出，父母的社經地位、職業和教育程度與背景，對族群和種族會有不一樣的體驗或看法，高社經地位的父母有較佳的族群社會化。陳毓齡(2009)研究發現，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的新移民子女，其族群認同發展情形較「不識字」者高，而父親教育程度在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上並無差異存在。綜合上述，顯示教育程度的高低亦為影響重要因素。

四、學校所在地區

凌平(2001)調查 447 位屏東縣原住民學童之族群認同發展之概況，研究發現就讀山區國小的學童整體上比就讀屏東市區的學童更加認同自己的族群身份，尤其是在族群歸屬感方面的差異更為明顯。這顯示住在原住民部落的學童，其生活與族群文化、宗教信仰等密不可分，也更容易接觸到族群知識，因此對於自己的族群認同感較高。Hughes 等人(2006)指出，不同的地區在種族與族群的發展歷史、組成，以及族群內的互動形式上有差異。賴偉恩(2022)的研究指出，當學生接觸自身族群的頻率愈高且與自身族群接觸感受愈正面時，可以預期其原住民族群認同程度愈高，然對於生活在市區之學生，其族群接觸機會較少，為打破地域關係限制，需透過父母講述、同儕影響、其他媒介才能使族群認同有正向發展。龔元鳳(2007)研究發現，就讀屏東市及鄉鎮偏遠學校之新移民子女，在母族族群認同的程度上，皆較就讀鄉鎮一般學校者高，但莊家欣(2006)則發現就讀學校位於市區或鄉鎮之外籍配偶子女在族群認同上並無不同。

五、親子關係狀況

相關研究指出，和子女討論與溝通族群與種族之相關議題，對少數族群家庭之親職教育是相當重要的(Hughes et al, 2006)。黃郁婷、林揚瑩(2013)的研究顯示，外籍配偶國中子女與母親的親子關係較好，但與父親的親子關係較差，子女會較傾向母親之族群認同。外籍配偶若越常對子女教導與介紹有關家鄉的習俗與風土文化有助於子女的族群認同，顯示母親在族群文化傳承中扮演重要角色，親子關係和諧與否以及外籍配偶對於母國文化的傳承，與孩子的族群認同有極大之關連，呼應其他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Wakefield 與 Hudley(2007)指出，異族父母教導混血子女雙族文化，並做好克服社會歧視的準備，將可提升子女的身心健康。

綜合上述，父母對於自身文化的態度，有無教導族群、種族與文化等相關資訊，與子女的發展有關族群認同和家庭因素有很大的關係，而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和諧程度亦會進一步影響子女對於族群文化的認同與敏感度。

第二節、生活適應相關理論

壹、生活適應的意義與理論

「生活適應」係指個體在所處環境中，與自我、他人或其他生活情境互動下，能夠因應壓力與挑戰，如何與環境維持和諧狀態的方法，亦即在個人、家庭、學校、同儕層面上達到個人需求的滿足與維持內外平衡(羅婉麗，2001)。

一、國外相關研究

青少年生活適應有關的理論依據常以人格理論為主，如 Freud(1940)精神分析理論、Allport(1961)人格特質理論，繼之有新心理分析論，如 Adler(1958)爭取優越論、Erikson(1968)自我認同理論、Sullivan(1953)人際關係理論等；Rogers(1951)自我心理學、Marcia(1966)認同與危機理論、Maslow(1968)自我實現動機論、

Chickering(1969)心理社會發展理論，這些理論皆以心理學的層面來探討生活適應（引自陳李綢，1996）。

因相關研究眾多，各研究理論與學者之詮釋有所不同，研究者將生活適應的相關理論彙整簡述如下：

（一）爭取優越理論

Adler(1958)強調個體的行為是有行動目標為導向，為目標努力，追求卓越、超越自卑的內在動力。其《爭取優越理論》是心理學中的一個理論，主要關注個體如何在生活中發展出自我價值感和生活的掌握感，從而實現幸福感和成功感。其認為，人類的本能驅動力是「爭取優越」，即人們天生都渴望成為最好的自己，並且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和尊重。

Adler 指出個體在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會對個體的價值觀和自我認同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經常受到貶低和否定，就會產生自卑感和無助感，進而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和否定。相反，如果人在成長過程中，得到了積極的肯定和支持，就會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信心和自信，並且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而在爭取優越的過程中，個體需要發展出一種健康的自我價值感，這樣才能夠適應社會和實現個人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個體需要發展出一種積極的心態，並且對自己的能力和潛力充滿信心，這樣才能夠克服困難，取得成功，並且達到自己的目標。

因此，Adler 的爭取優越理論強調個體發展出一種健康的自我價值感和掌控感的重要性，並且強調個體在實現目標和幸福感的積極心態和信心。

（二）認同與危機理論

Marcia(1966)認為認同(identity)有兩個要素，一為危機，二為承諾(commitment)。危機是一個人面對多種抉擇，經歷危機時所承受的壓力，青年人所面臨的身心成長也是個危機，只不過青年人感受危機的層面不同；在危機層面

中可分為：

- (一) 缺乏危機(absence of crisis)：個人未感受到選擇目標的必要。
- (二) 正在危機中(in crisis)：個人正努力解決問題、作抉擇。
- (三) 通過危機(past crisis)：個人已克服危機，有所決定。

當個人有所選擇後，就必須付出行動承諾。承諾是代表個人對目標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的程度。Marcia 又將青年的自我認同分成四種類型：

- (一) 定向型認同(identity achievement)：

經歷過危機，在職業上與價值信念上有所決定及付出承諾行動，青少年最終建立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觀，並且將這些價值觀與自己的行動和生活方式相一致。

- (二) 未定型認同(moratorium)：

此人正處在危機中，尚未付出承諾，青少年開始探索自己的身分和價值觀，並且開始懷疑之前接受的價值觀和期望。他們可能會經歷一段時間的困惑和不安，在職業及價值觀上繼續尋找方向，取得自我的平衡點。

- (三) 早閉型認同(foreclosure)：

沒經歷過危機，自身的認同是從別人所期待的選擇及目標付出行動，例如透過接受父母或其他權威人士的價值觀和期望來實現，而不是經自我探索和反思。

- (四) 迷失型認同(identity diffusion)：

青少年可能經歷過危機，也可能從未經歷過，尚未意識到自我認同的問題，也沒有明確的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無所選擇也無所追求目標，更無法付出承諾。

(三) 自我認同理論

根據 Erikson(1968)的理論，青春期是一個從兒童轉變為成人的過渡階段。在這個轉變階段中，個人需要學會獨立和自主，並擺脫兒童時期的依賴心理。青少年必須自己承擔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對未來的生涯規劃和選擇有著重大的影響。這些選擇可能會讓青少年產生心理衝突和適應危機。Erikson 認為，

儘管這些變化可能會帶來危機，但它們也是青春期的轉機。如果青少年能夠成功地適應社會和克服困難，建立起自我，那麼他們就能成為成熟穩健的個體。

Erikson 把人生發展分為八個階段，如表 2-1 所示：一、信任對不信任期。二、自主對羞愧懷疑期。三、自動自發對退縮內疚期。四、勤勉對自卑期。五、統整形成對統整錯亂期。六、親密對孤獨期。七、創作生產對停滯期。八、統合對絕望期。這八個時期的前後關係是連續的，因個體生理成熟、智力成長以及社會文化要求的差異，每個人在生命的八個不同時期都會面臨不同的難題和挑戰。當個體面臨這些挑戰時，可能會出現心理衝突和壓力，這被稱為「危機」(crisis)。過去各個時期的成功或失敗經驗以及適應能力，有助於每個時期的危機是否能夠得到解決。個體在面對危機時，可能會表現出適應不良的行為，但也有可能從中獲得更好的判斷和適應能力。

表 2-1 Erikson 的心理社會期

期別	年齡	發展危機	發展順利者的心理特徵	發展障礙者的心理特徵
1	0-1 歲	信任 v.s 不信任	對人信任有安全感	面對新環境會焦慮不安
2	1-3 歲	自主行動 v.s 羞怯懷疑	能按社會要求表現目的性行為	缺乏信心、行動畏懼不前
3	3-6 歲	自動自發 v.s 退縮愧疚	主動好奇，行動有方向，開始有責任感	畏懼退縮，缺少自我價值感
4	6~青春期	勤奮進取 v.s 自貶自卑	具有求學、做事、待人的基本能力	缺乏生活基本能力，充滿失敗感
5	青年期	自我統合 v.s 角色混亂	有了明確的自我概念與自我追尋的方向	生活缺乏目的與方向而時感徬徨與迷失
6	成年期	友愛親密 v.s 孤僻疏離	與人相處有親密感	與社會疏離，時感寂寞孤獨
7	中年期	精力充沛 v.s 頹廢遲滯	熱愛家庭、關懷社會，有責任心有義務感	不關心別人與社會，缺少生活意義
8	老年期	完美無缺 v.s 悲觀失望	隨心所欲，安享餘年	悔恨舊事

資料來源：張春興（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p129。

在青春期，關鍵性難題是身分認同的形成(identity formation)。隨著身心成熟和自我意識增強，青少年對他人的期望和看法更加敏感和關注，因此會出現對自我概念的問題，例如「我是誰？」「我能做什麼？」和「我想做什麼？」等。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會將過去的經驗和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納入一個新的自我形象，重新認識自己和形成自己的自我認同。這個過程被稱為自我重整的過程，也是自我統整的形成過程。

(四) 自我實現動機理論

Maslow(1968)的自我實現理論認為，人類有一個天生的驅動力，那就是追求自我實現。自我實現是指一個人最大化自己的潛能，成為最好的自己，達到個人生命意義的實現。他將需求分為五個層次，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到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最終達到自我實現需求的層次。當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人們才會轉向更高層次的需求。在自我實現層次，人們尋求自我實現的經驗，包括自我探索、個人成長和發展，以及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Maslow 認為，當人們達到自我實現的需求時，他們會感到幸福和滿足，並對生命和自己的價值感到意義深遠。

此外，Maslow 認為，自我實現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並且需要個人有意識地努力達到。他認為，只有少數人能夠完全實現自我實現的需求，但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一些進展，並從中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李文欽認為（2002）此論點說明能夠與生活經驗結合充分發揮潛能、實現自我的人，就是適應良好的人。

(五) 人際關係理論

Sullivan（1953）的人際關係論之基本假設為：在個體生存的空間中存有一個「人際場」(inter-personal field)，對所有的人都會造成影響；人際溝通不良所產生的焦慮會導致個人的心理失常。個人在與他人交互來往與溝通過程中，會發展與形成人格。其認為「人際需求」的滿足對個體的發展最為重要，人類需要安

全感，而安全感就是「免於焦慮的自由」。

Sullivan 認為親密關係才是青少年發展的重要行為動力，如果沒有親密關係，將會妨害未來人際關係的發展與維持。多數青少年為克服性焦慮轉而期望與異性建立親密關係，是了解異性以及學習與異性相處的重要歷程。因此他將青少年分為三個心理發展階段：前青年期、青少年期及後青少年期。在前青年期中會與同性朋友間發展出特定、親密的人際關係，形成所謂的「親密動力主義」(intimacy dynamism)，在青少年期，青少年的興趣轉移到異性朋友上，而到了後青少年期時，青少年開始解決人際關係與「色慾動力主義」(lust dynamism)間的衝突，所以對青少年的發展而言，親密關係，特別是人際之間的關係更是青少年發展的重要助力。如果青少年適應欠佳時，必須由人際關係的角度加以檢核，探討當事人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的各個層面之情形（張春興，1996）。

各研究理論學者之詮釋雖有所不同，但可以從中發現，為了目標而努力、追求自我實現是在青少年生活適應上較常被討論議題，亦被認為是在面對困難與危機時去適應環境的驅動力，雖然前期一定會陷入迷茫與困頓，不知道自己處在危機當中或是盲目從眾、聽取較有權威能力的家人朋友的意見，但若能有良好的抗壓性以及處理事情的變通能力，便能自行發展出一番見解、形成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特質。

二、國內相關研究

除過去國外學者提出的經典理論外，為了解在一般生活環境中個人與社會的適應情況，凌平（2001）將生活適應分成學習適應、心理適應、同儕適應、自我適應、常規適應五個層面探討。

（一）學習適應

學校適應是學生與學校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包括學生在學校面臨學習情境的適應情形，如課業的完成、上課的專心程度等。良好與不良的學校適應，應該從個體的適應行為觀察了解。林進材（1995）指出從三種關係中可以得知學生在

校生活適應的情況。

- 1.師生關係：一個學生如果與教師相處融洽，認同教師的角色，則為良好的學校適應。
- 2.同儕關係：學生在學校生活中與同學有互動良好的人際關係，即是良好的學校適應，如果出現過多的攻擊、排斥、退縮、任性行為，即為不良之學校適應。
- 3.學習適應：該層面包含學業成績、學習、態度與方法、各種課程方面的適應。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得到自我滿足，就可稱之為良好的學校適應。

（二）心理適應

心理適應(psychological adaptation)是指個體在面對生活壓力和困難時，能夠適當地調整自己的行為、情感和思維，以應對這些壓力和困難的能力（侯明玉，2011）。心理適應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 1.情感調節：個體能夠有效地調節自己的情緒，並且能夠正確地表達和理解他人的情緒。
- 2.解決問題的能力：個體能夠有效地分析和解決問題，並且有信心和能力應對各種挑戰和困難。
- 3.社交技能：個體能夠建立積極、健康的社交關係並且有能力處理社交情境。
- 4.自我價值感：個體能夠對自己產生積極的自我價值感，並且能夠接受自己的缺點和不足。

心理適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狀態。當個體遭遇壓力和困難時，他們的心理適應水平會受到挑戰和測試，而個體能否適應這些挑戰和測試，進而發展出更強大的心理適應能力，取決於他們的內在資源、外在支持和應對策略（賈曉波，2001）。

（三）同儕適應

同儕適應(Peer adaptation)是指個體在與相近年齡或是同個場域一同工作與學習的夥伴，在相處中透過學習和模仿等方式來適應社交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能力

(李珮瑄, 2005)。同儕適應通常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1. 社交技能：個體需要學習如何與同齡人建立關係，包括如何與他人溝通、解決衝突、分享興趣等。
2. 自我表達：個體需要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以及如何尊重和理解他人的觀點和感受。
3. 情感調節：個體需要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及如何理解和回應他人的情緒。
4. 社會認知：個體需要學習如何理解 and 解釋社交情境和他人的行為，以及如何產生和維護正面的社交關係。

同儕適應是學習和發展社交技能的一個重要過程，對於個體的社交發展和心理健康都有重要的影響（謝美英, 1998）。其還涉及到社會化、文化和認知發展等方面，因此對於教育、心理學和社會學等領域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 自我適應

自我適應是指個體在接納與肯定自我上的適應狀態，人會根據不同的情境，調整自身的行為、思維或情緒，以適應新的狀況。這種適應能力可以幫助個人在面對變化或困難時，保持變通的彈性和有效的處理問題（陳宣含, 2017）。在心理學上，自我適應通常是指一個人能夠應對壓力、挑戰和困難，並在這些經驗中不斷成長和發展。就行為的部分來說，可以透過改變行為模式來適應新的環境，例如學習新的技能或採用新的工作流程；思維方面是調整思維方式來應對不同的情況，例如轉換觀點或調整思考方式；而就情緒來說，可透過調整情緒來應對壓力、焦慮或其他負面情緒，例如練習冥想或正念。

因此，自我適應是一個重要的能力，可以幫助人們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和生活上的挑戰。

(五) 常規適應

常規適應是指一個人在社會上按照一般的社會規範和期望，以適應社會生活。這種適應通常是指遵守大眾約定成俗的慣例、規則、道德準則和法律，並且

表現出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和態度（陳建文，2009）。

常規適應在社會生活中之所以重要在於，一個能夠適應社會規範的人，通常能夠與他人建立積極的互動關係，並且能夠在工作和學習中得到成功。相反地，如果一個人無法適應社會規範，可能會遭受排斥和孤立，並且在工作和學習上遇到困難（陳嘉伶，2012）。

若將人物與環境背景設在學生與學校的話，常規適應代表的是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對團體規範遵行情形，包含對生活常規、學校常規、教室常規的遵守情形，以及在團體對遊戲規範、群體生活承諾和人際規範認同概況等（薛靜如，2005）。吳武典於 1987 年的研究將學童適應欠佳的行為分成兩大類：一是外向性行為問題，二為內向性行為問題，其中外向性行為問題即是在常規適應上出現不適應的行為，包括打架、傷害別人、不守規律、欺負別人、反抗以及撒謊等。

觀察學生的行為能夠揭示他們在適應生活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因為不良的行為往往暗示了不同的意義。因此，留意學生的行為是了解他們適應情況的重要指標。

陳恕烈（2008）的研究，提出了新住民生活適應量表，共分成三個層面：一、個人適應：指新住民在心理上如情緒、接納情形，與生理上如飲食、氣候、風俗習慣的調適情形；二、家庭適應：指新住民在與家人相處及家庭生活調適情形；三、社會適應：指新住民在與社區、朋友、鄰里環境的交往、互動情形。本研究參考上述量表的分類並將對象擴展為雙族裔青少年，亦考量青少年具有在學校學習與需與同學相處的條件，學校的生活為該時期青少年的生活重心，所以新增「同儕適應」的層面，故選取了個人、家庭、同儕作為本研究關於生活適應的三項研究方向。

貳、文化適應

一、文化適應的意義與影響因素

適應是一種過程，是人們在面對群體、社會組織系統、文化或環境的變化時，受到影響而調整自身，以符合現況或實現目標。在文化中，適應指的是一個文化元素對其他文化元素或整個文化系統所產生的調節作用（高元杰，2008）。文化適應是指為了適應新文化而積極改變的過程，包括改變信仰和態度、知識和技能等方面。與適應相關的概念還有順應，這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指人們對社會環境的順從（葉海、吳榮先，2006）。

跨文化接觸會影響人的適應，影響跨文化適應的因素有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生活變化、社會支持、旅居時間、文化距離、歧視與偏見等；內部因素包括認知評價方式，應對方式、人格、與文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人口統計學因素等（陳慧、車宏生、朱敏，2003）。

二、跨文化適應的策略

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文化順應指的是當移民生活在新移居的環境中時，他所經歷的對當地社會環境的種種適應過程。認為順應過程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概念，因為移民要適應當地的內在和外在的文化特徵，其中外在的文化的特徵包括服飾、語言、飲食習慣等，而內在的文化特徵包括信仰、態度、價值觀等。

Berry (1990)認為，順應包括兩個向度，一個是保持對自己母文化(native culture)的認同，另一個是保持與當地社會群體的關係。這兩個向度整合在一起，可以組成四種文化融合的態度或策略。當人們認為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與當地社會群體的關係同樣重要，是整合(integration)的態度；只保持自己的文化，不看重與當地社會文化群體的關係，是分離(separation)的態度；看重與當地社會文化群體關係而不考慮保持自己文化的人，其態度是融入(assimilation)；最後，那些既不保持自己文化，也不看重並與其它文化群體接觸的人，所持的態度是邊緣策略。

Mendenhall 和 Oddou (1986)認為跨文化適應有情感、行為和認知三個組成成分，情感成分是旅居者的心理幸福感，行為成分是旅居者與當地文化相互作用的情況，認知成分是旅居者對當地文化的態度以及對當地價值觀的接受程度。在

跨文化轉變以及調整過程中，存在著兩種類型的適應：心理及社會文化。前者涉及的是在新文化環境中所產生的心理幸福感和滿意度；後者指的是適應當地社會文化環境的能力，是否能與當地文化的人進行有效的接觸。

高元杰於 2008 年指出，文化適應基本上只有三種結果：同化——一方放棄自己的文化；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或是雙方各自放棄自己部份的文化；混合——雙方繼續保有自己的文化。面對文化同化，放棄自己文化的一方，應該是基於「物競天擇」法則，因弱勢而被淘汰或適選擇捨棄那方的文化，若他方的文化較「優」就放棄了自己那部份的文化，否則，就堅持自己的文化，形成文化混合。面對文化融合，則是雙方相互調整形成「共同」新文化：應秉持尊重彼此的民主素養，包容他方的文化。

成功的文化適應需要在保持原有價值觀、習俗和信仰的基礎上，保持積極態度，尊重新文化，以公正無偏的態度看待兩種文化。這意味着，人們應該開放心態，接受新文化帶來的變化，同時也不應該輕易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傳統。在兩種文化之間，人們需要以平等和尊重的態度來互相交流和學習，以達成良好的文化適應。

參、適應問題與族群認同之關係

一、族群認同與生活、學習適應

劉慧君（2006）在族群認同對學習適應的影響探究中，以分層抽樣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台東縣 547 位學童，發現到族群認同中族群歸屬感對學習適應的解釋力最大，也具有顯著正相關，代表著學童對自己的族群若有更深的認識與情感上的連結，學童在學習適應的能力上就越好。

何惠蘭（2010）在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的研究中，以台東縣國小原住民學童為樣本，經立意抽樣調查，在 374 份有效問卷中，分析統計中發現了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呈現了顯著正相關，代表了族群認同越高的學生，其生活適應也愈高。

李秋娟（2016）的研究以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作為危險因子，並以文化認同作為保護因子，探討新住民子女的適應問題，研究結果發現，危險因子會對新住民子女的個人、家庭、學校、同儕與整體生活適應產生明顯的負向影響力。在保護因子方面，國內過去的研究雖然指出，文化認同能促進新住民子女的整體生活適應以及個人、家庭、學校、同儕等面向的各別適應狀況（吳瓊洳，2009；林秀蓉，2011），但該研究在同時考量族群歧視與文化認同時，僅發現整體生活適應、家庭適應與學校適應層面上的保護影響力獲得驗證，說明文化認同確實會對新住民子女的適應狀況提供正向補償作用。

在吳忠基（2011）的研究中顯示，在族群文化認同中，「文化投入」、「文化歸屬」、「文化統合」與「學校生活適應」關係，都具有低、中度正相關，表示族群文化認同對原住民國中生個人學校生活適應具有正向影響，也就是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對族群認同意高則其學校生活適應越好，尤其是文化統合的越好，愈能適應的好。李春慧（2004）更指出高族群認同者生活適應能力較佳。反之，低族群認同者適應能力較差，且對人際互動較顯得冷漠被動或表現出敵意。

二、生活適應與其他因素探討

（一）社經地位

卓石能（2004）指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都市原住民學童的生活適應有顯著性差異。在家庭適應方面，高社經地位高於中社經地位及低社經地位；中社經地位高於低社經地位，其餘方面無顯著差異。而黃明源（2013）的研究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活適應之差異，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經濟狀況在個人適應、學校適應、家庭適應部分都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二）人際關係

李蓮芳（2008）研究發現在生活適應的過程中，人際關係良好的人其適應的過程越順遂，且花在適應的時間少、生活適應的阻力越少，更有時間發展良好及

拓展多元的人際關係。

連廷嘉、黃俊豪（2004）指出自我概念、人際關係與社會調適不佳的人通常會被人排斥、難以交往。能否接納他人或被他人接納，與自我概念的建構密切相關。由此可知，自我接納與社會調適的能力有關聯，在青春期階段，自我接納和社會調適的能力密切相關。青少年若具有較低的自我概念和社會調適能力，可能會造成他們無法結交新朋友或建立友誼。

從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是過去較多研究者探討的面向，且兩者幾乎都有顯著的關係；而人際關係、家庭因素亦有可能影響青少年的生活適應，故在研究者的研究中也去探討以上因子是否同樣具有潛在的影響力。





第三章、臺灣族群關係之發展

臺灣是一個族群多元的社會，自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較常見的分類為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等四大族群，有史以來，人類以各種不同程度與規模的暴力來解決衝突與紛爭，特別是在邊陲地區與移墾地區或因社會組織系統未確立之前，容易形成暴力偏差的副文化（廖風德，1983）。以下是發生械鬥衝突後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

一、財產生命損失：即便在法律的約束下，縱火、破壞屋垣及財產的情形比殺人事件較為普遍，但在一場大型的暴力衝突中，難以避免嚴重的傷亡。而不論是財產或生命的損失，都對當時社會造成了難以估計的傷害。

二、族群遷徙：械鬥發生後，重整了臺灣的聚落型態。械鬥引起臺灣中部、北部、東北部居民的遷徙，各地人口分布亦有所調整，確立了臺灣的聚落形式（施添福，1999）。為了平息紛爭或避禍，人口數量較少的落敗一方通常遷徙到位置較不方便的遠地村莊，械鬥迫使家族遷居，搬到共同祖籍人數較多的地方，如臺灣的客家族群因械鬥從臺北地區搬到桃園和新竹兩縣市；中部地區則是從彰化縣、臺中市搬至苗栗縣；在南部，因客家人自十八世紀初就集居於高雄、屏東部分地區，故聚落變動較小（許達然，1996）。

三、官方法制喪失威信：在暴力衝突中，政府的責任在於盡力控制叛亂規模並預防民變，但這樣的作法卻導致民眾對法制失去信心，社會守法觀念也因此一直無法提升。這種現象直到日治時期在臺灣總督府嚴格執法下才得以根絕。

四、劃清地界與設限：械鬥之後，各族為了防衛與預防再度發生事端，通常會加強各種工事（例如新八芝蘭的類似城堡街道）。由於臺灣的械鬥有清界的作用，社會時常處於流動遷移的狀態，具有聚落重組的影響層面，族群間的對立造成經濟與文化交流的更加困難（陳柏臣，2014）。

臺灣族群間的關係由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為政到叛變衝突，最後族群融合、多元發展的歷程，以下將分成四節分段來介紹。

第一節、分類械鬥

臺灣分類械鬥，閩南語稱為拚（piàⁿ），是主要發生在 18 世紀中到 19 世紀末的臺灣清治時期，自我認知不同族群間的武裝衝突。「分類」除了意指這種以武力為主的衝突有著自我與敵人「分門別類」的特殊性，也指臺灣這階段的「集體械鬥」型態分成了原漢衝突、閩粵械鬥、漳泉械鬥及「頂下郊拚」等不同種類。分類械鬥造成的結果就是決定臺灣族群分布，林偉盛於 1987 年的研究指出，開發越早的地區，各級分類聚居的會型態較早完成，而其發生分類械鬥的時間也較早。依據地區分析，發現隨著土地開發的狀況，不同地區普遍伴隨著不同型態的械鬥。在南部地區，主要以閩粵分類械鬥為主，而中部地區則以漳泉分類械鬥為主。北部地區淡水廳暫南則以泉粵分類械鬥居多；暫北部則以漳粵分類械鬥為主。此外，林氏也對械鬥的領導成員結構進行研究，發現參與械鬥的領導成員具有其鄉土性和地域性。例如在地的地主、仕紳、總理等地方領導階層都曾參與械鬥事件，平時也會組織自衛團體來防禦械鬥事件（林偉盛，1987）。

雖然臺灣族群間械鬥於 18 世紀中期之前就產生，不過於 1784 年，分類械鬥名稱才正式提到。到了道光年間，分類械鬥成為了駐臺官員上奏清廷奏摺和上諭中常用的專有名詞，之後分類械鬥更成為官方用語（林偉盛，1996）。分類械鬥發生原因十分複雜，就事件觸發之原因可分為：

- 一、乾隆後期大量移民，先來後到的土地分配衝突。如灌溉水權、爭取墾地、建屋蓋廟等等，清治官衙控制力薄弱，無法禁絕遏止。
- 二、清領地方官藉漠視兩方爭鬥甚至分化，造成兩敗俱傷以削減反清力量。
- 三、同鄉移民聚集地相近，遇與外鄉移民利益衝突，容易聚眾私自逞鬥。
- 四、不同鄉土神祇或不同拜盟的信仰意識衝突。
- 五、民風強悍與羅漢腳人數過多。
- 六、番女婿承襲平埔族與漢人間之土地糾紛歷史，而演變成「漢人內鬥」。

分類械鬥的原因眾多，經濟層面上討論的話主要是互相爭奪土地、水源；社

會層面上，則因籍貫及語言差異、生活習性不同而產生衝突。然而，因為行政區域遼闊，官府鞭長莫及，加上官員貪贓枉法，民間遇事容易以私鬥了斷，據許達然（1999）統計，清代臺灣發生過 137 起不同類型的械鬥，其中 39 起閩粵械鬥、31 起異姓械鬥、27 起漳泉械鬥、23 起同業械鬥、6 起同姓械鬥；一次泉籍移民內鬥、一次客家籍移民內鬥，9 次不詳。陳柏臣（2014）指出分類械鬥發生的具體原因並不一致，諸如在土地歸屬上、田地所需的水源灌溉、各類民間糾紛、遊民們蠱惑煽動，不過其原因都與來台移民組織與社會結構有關。來台的移民組織大多具有冒險、強悍的性格特質，因為他們必須冒著未知的風險穿越黑水溝，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離開自己的家鄉到臺灣這個陌生地區開發墾殖。在這裡，與同樣來自原鄉的社會群體建立起地緣關係，互相幫忙以維護自身在新開發區墾殖的利益。然而，在墾殖的過程中，衝突和矛盾也隨之而來，清政府統治力量不足，許多遊民充斥在社會中，異姓結拜和會黨風氣也盛行，這些因素都成為分類械鬥發生的催化劑。

歸納分析分類械鬥原因，總的來說不外乎下列三項因素：（整理自陳柏臣，2014）

一、政治因素：由於清廷領臺之初，未重視臺灣地位的重要性，在臺灣劃分行政區域上不夠積極，行政區的劃分鬆散，以至行政區域劃分總是慢於開墾區一步，官方在行政、司法治理上，無法掌控。而在臺的官員任期短，大多數抱持著過客的心態，不求有功、日子得過且過，在任期內苟且偷生、不以民生為意，吏治的敗壞使人民無法尋求體制內解決，只好結合地緣關係，自行組織自我防衛團體，訴諸群體動員力量討回公道，使分類械鬥頻繁發生。

二、社會因素：臺灣初入清朝版圖時土地未開闢，官治與社會制度尚未形成，閩、粵許多移民湧入臺灣，其中不事生產、遊手好閒之遊民大量充斥在社會上、異姓結拜會黨風氣盛行，好勇鬥狠、聚眾滋事，時常蠱惑煽動他人械鬥，從中謀取營利。

三、經濟因素：臺灣起初地廣人稀，各籍族群尚可分區開墾，然而移民漸多，土地開墾殆盡、資源分配不均，人民常爭奪水源灌溉、田地利益糾紛，故凝聚同籍原鄉之人、動員群體械鬥，以維護利益，形成對立局面。

19 世紀中葉進入定居社會，祖籍意識逐漸淡薄，械鬥頻率減少。開港後工作機會增多，械鬥較少發生；清治末期，械鬥風氣漸漸消失，然而分類氣息卻依然存在，族群間的分類意識並未消弭，特別是下淡水地區到了日治初期仍有閩庄粵庄不相往來的情形（林偉盛，1993）。在建築上，出現「銃眼」、「隘門」及寬窄曲折的道路，防止巷戰時敵人入侵等防禦性設計，都是為防範分類械鬥所產生的建築風格（林旻秋，2014）。分類械鬥失敗者往往另闢落腳處，經歷過動盪與紛亂，社會上祈求福壽、昌盛，期望過的和平安寧的生活並反映在地名中，如福建人希望能夠興盛，因此產生「福興」的地名；廣東移民也產生「廣興」的地名，亦有「福隆」、「廣福」、「廣安」等反映人們理想的新地名（蔡淑玲，2003），期盼不再發生械鬥衝突且能興旺。

第二節、閩客衝突、械鬥與原漢衝突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是形容臺灣歷史上民變頻繁的一句俗諺。在這些民變中，羅漢腳（指遊民，清初臺灣之移民特有稱呼）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因為他們通常沒有家庭、財產或固定工作，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情感，這種力量長期以來都是臺灣民變的主導力量之一。除了民變之外，臺灣社會也經常發生不同族群、不同姓氏、職業團體和商業利益之間的衝突，稱為「分類械鬥」。臺灣的民變有 70 多起，其中較著名的是「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及「戴潮春事件」（趙芷菱，2015b）。

壹、清代臺灣三大民變

一、鴨母王-朱一貴民變

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為清代臺灣史上第一起大規模的民變。雖

然主戰場在諸羅縣城以南，但區域性的戰爭已蔓延至其他地區。儘管清朝在淡水保住一隅，但在其他地方仍然慘敗。如何恢復戰局、重整旗鼓，成為清廷面臨的一大考驗。此次平亂模式的奠定對清廷意義重大，因為日後類似事件的處理，仍不脫官、番、民武力的合作。自從大陸移民來臺，閩南人與客家人的鬥爭不斷。朱一貴的興起，是臺灣史上第一次且是唯一的一次閩、客結合，可惜最後走上內訌的宿命，短暫地推翻清朝的統治，建立了本土政權（許毓良，2003）。

朱一貴生於康熙 29 年（1690 年），福建漳州人，因家貧於康熙 53 年（1714 年）移民赴臺謀生，曾任衙役、傭工、種田為生，後在鳳山縣（今高雄市）幫人養鴨，因飼養的好且能把鴨群像軍隊一樣的操演，於是大家封他為「鴨母王」，其為人又豪爽好客，好武藝、廣交游，在地方遂有「小孟嘗」之稱。1721 年，臺灣知府王珍作威作福，引發民怨，朱一貴聚集了千餘人，以「朱」姓以及「反清復明」為號召，與客籍領袖杜君英合作，攻占臺灣府城並攻下鳳山縣城，自稱「中興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並廢除薙髮令，將旗裝脫下、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服飾及傳統漢人髮式。

其他起事夥伴以朱一貴為朱姓、可充當明朝皇帝的後裔來號召群眾，遂擁戴朱一貴為王，封杜君英及其他響應起事的夥伴 27 人為國公，然而杜君英想讓自己的兒子杜會三為王，當然對此決議與論述不服，因此與朱一貴集團發生爭議。杜君英放縱底下士兵，結伙強搶婦女，部眾橫行殘暴。朱一貴怒而捕殺行為不檢的士兵，梟首示眾。新仇舊恨下，杜君英自己也擄了 7 名女子，禁錮於後宮滿足自己的私慾。其中一名女子是朱一貴集團成員吳外的親戚，朱一貴於是率兵發動攻擊，雙方激戰，杜方戰營死傷慘重，殘部逃至貓兒干（今雲林縣崙背鄉）。雖然朱一貴擊敗了杜君英的部隊，但他的兵力也因此減少，起事不及兩個月，遭來援的清廷援軍殲滅，清軍並藉此掃蕩南明殘餘勢力，直至雍正元年（1723 年）才平定。朱一貴在被捕時顯現出過人的氣宇和勇氣，但最終他和其他起事夥伴被處以凌遲死刑，連親屬也不能倖免（趙芷菱，2015b）。

二、史上最大規模民變—林爽文事件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隨父母來臺謀生。由於目不識丁，以耕田、趕車為業，也曾擔任衙門雜役，後加入天地會，成為附近會黨的領袖人物。1786-1788 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臺灣，然因缺乏號召全島人民的理念和動員力，林爽文軍隊南下攻臺南府城時，遭嘉義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抵抗，客家人基於保鄉衛土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事件是清帝國統治臺灣期間，規模與影響最大的叛亂事件，乾隆皇帝將此事件視為其畢生「十大武功」之一。事件中，諸羅縣民曾奮勇抵抗林爽文，事後乾隆皇帝將諸羅改名嘉義，且獎勵協助鎮壓反亂的民軍為義民。事件平定後清政府下令建造紀念功碑，還犒賞平亂的將軍，碑文立於 1788 年（乾隆 53 年），即赤崁樓前被轟轟馱負著的那 9 個石碑。另外，也印製了一系列「平定林爽文事件」的銅版畫。自此，清政府採取了一些防禦措施，並對民間勢力進行鎮壓和分化，削弱民間之反抗，對臺更加強戒備（趙芷菱，2015b）。

清政府把臺灣原住民分為「生番」和「熟番」，這個稱呼帶著中國傳統中對於域外文化的輕蔑。此前，清政府一直覺得「番」是很難管控的族群，然而林爽文事件之後，清政府便認為「熟番」是穩定臺灣社會的一個利器，在這起事件中，位於今天臺中一帶的岸裡大社也曾經與官兵合作，林爽文之所以於被緝捕到案，就是因為岸裡大社居中斡旋，由原住民捉拿交付官府（故事，2015）。

清帝國為了控制臺灣，因此設有「番界」，又稱為「土牛線」。居住於番界以外但是歸順於清政府的是「化番」，他們需繳鹿皮為稅，但是不服勞役；在界外的平埔或是高山原住民則稱之為「生番」，不繳稅，而清政府亦不准他們越過番界進行貿易。至於界內的平埔原住民一律稱之為「熟番」，他們必須納稅，並與漢人移民一樣以農耕為生。清政府為了表示「熟番」皆為大清子民，而施行了「賜姓」，讓平埔原住民改換漢姓，例如潘姓、楊姓、李姓……等，此舉也使他們慢慢地消融、甚至誤以為先祖是漢人。1790 年，在林爽文事件之後，官方重新劃

定了「番界」後，開始施行「番屯」制度——也就是利用原住民來維持治安，希望用「以番治番」、「以番治漢」的方式穩定漢人社會，以及防禦「生番」出草的效果，達到了「漢—熟番—生番」的三層制統治模式，換言之，這起事件改變了清朝官方對臺的治理政策，也牽動了臺灣內部的族群關係（故事，2015）。

三、歷時最久民變—戴潮春事件

又稱「戴萬生事件」，起事者戴潮春，字萬生，1862年起事至1865年平定，共歷時4年多，是臺灣歷時最久的民變。戴潮春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祖先移民至臺灣彰化四張犁，到戴潮春這一代已蓄積不少家財。戴潮春原任北路協稿識（武官的低階稿書人員），後因招長官勒索而辭官。戴家於地方上頗負勢力，加上戴萬桂（戴潮春之兄）曾為與阿罩霧（霧峰）林家爭奪田租，於是組織八卦會鞏固自身勢力。戴潮春卸職後，擴大組織八卦會，並利用團練助維持治安之名義，大量吸收成員。初期確有發揮維持治安之效，後因成員複雜，漸橫行鄉里茲事。同治元年（1862年）臺灣道孔昭慈恐其勢力過大，下令清剿八卦會，戴潮春率先發制，攻下彰化城，孔昭慈仰藥自盡。之後，戴潮春自稱大元帥，公告人民蓄髮，仿明朝制度。然因戴與部屬間有嫌隙，軍令無法統整；而清廷在穩定太平天國局勢後，派遣新任臺灣道丁曰健及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合力平亂，同治2年（1863年）12月戴潮春於芋仔寮莊被捕，遭處死，民變告終（趙芷菱，2015b；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8）。

陳柏臣（2014）指出清代臺灣的義民在平定民變中救援與圍剿、收付城池失地，佔有莫大的功勞，有其正面評價，但也有其負面評價。粵人常以義民為其標榜，自負其武力鄙視他籍居民，有不少不肖份子假公濟私，公報私仇，讓已充滿濃厚分類氣息的臺灣社會，不斷有分類械鬥事件的發生。《彰化縣志》談及義民，「若制之無法，則欲樂亂而反以召亂，可弗慎歟！」（周璽，1968）。民變的興起使得官方政權不斷調整治理政策，也牽動了臺灣內部的族群關係。

貳、原漢衝突

明鄭時期，則因軍屯開墾而多次與原住民爆發衝突；清代的治理則是延續過去中國歷朝治理邊疆地區的態度，如原漢發生衝突使用招撫、「漢化」等方式，或是以「土牛界碑」、「劃界封山」等隔離政策息事寧人。到了日本殖民時期，那完全是站在掠奪、殖民的角度，竭盡所能地去開採任何資源，不少原住民不堪暴政揭竿而起，其中又以 1930 年爆發、賽德克族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最為人所知。事後原住民更是遭受比過去更嚴重的報復性鎮壓，並遭到用毒氣屠殺的慘劇，甚至被皇民化政策同化，被迫成為「高砂義勇隊」，配合日本帝國皇軍的侵略南洋各地的腳步，終戰死異鄉（林君穎，2020）。

光緒元年（1875）恆春縣成立後，民番依然仇殺不斷，除爭奪土地和水源等紛爭外，主因多是漢人欠繳柴寮番租而引起。自光緒元年（1875）迄光緒 20 年（1894）止，恆春地區總共發生二十二起原住民衝突事件，嚴重影響地方治安，也使得族群關係變得更緊張。當地客家人與排灣原住民藉由通婚、貿易等管道，雙方關係良好，甚且合力對付閩南人，導致閩客族群衝突事起。官府為防範番患，透過將已撫剃髮生番編戶為民、成立撫番機構專責招撫、汛防屯監防衛力的安排、各番社分段保路、漢庄聯合自保及立義塾教化番童等種種措施，盼有效預防番人出擾、使其遵從法度，然事實證明其成效是有限的，至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恆春縣的番患事件仍時有所聞（王淑慧、蔡明坤，2014）。

至於族群分布的部分，前述關於該地客原和善而原閩對峙的關係，與閩人先至平原地區開發、客家人晚到依山居住的情形有關，也確實影響往後閩庄多位於遠離番社的沿海平原，雖備有防禦工事但較為分散、聯絡不利，面對原住民的威脅，需採聯庄共同防禦的方式，以期有效抗拒原患。反之，客庄則分布在接近原住民的山腳地帶，曾庇護出草的社番（高加馨，2001），故恆春地區的漢番衝突多指向原閩之間的爭鬥，卻因原客合作與閩人敵對，使閩客關係緊張，也使得恆春地區族群關係複雜。恆春縣的建置開發是開山撫番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但卻進

而產生嚴重的原漢衝突，閩客原族群關係更顯嚴峻，官府的改善措施也未能奏效，排灣族人視官兵開路駐防與漢人的入山墾殖為外患肆虐，自然極力抵抗，故直至清廷割臺前夕：原漢衝突依舊難以化解，始終是晚清恆春地區最大的社會問題（王淑慧、蔡明坤，2014）。

第三節、族群通婚

民番通婚是一個關乎族群的議題，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異族通婚不僅涉及兩個族群之間的婚姻關係，還被認為是影響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此外，異族通婚還是一個政治議題，因為它牽涉到政權如何定義族群和其邊界，甚至可能會推行相關的政策，例如禁止或鼓勵異族通婚（劉芳亭，2020）。婚姻關係是人類彼此深刻結合的一種形式，也是族群關係最重要的一環。巫麗雪、蔡瑞明在 2006 年的研究指出，當一個區域內族群通婚的比例提高，代表族群間在文化習俗、族群態度上有較大的接受程度，因此族群通婚向來被視為測量族群關係與社會距離的有效性指標（巫麗雪、蔡瑞明，2006）。

臺灣早期便存在有族群通婚的歷史，而且都是移入之男性與島內之女性通婚，從荷蘭據台時期，臺灣原住民即開始與荷蘭傳教士通婚；明鄭時期，則有大量隻身來台之閩客男性與平埔族婦女通婚；清領時期，清朝下令禁止攜眷來台，使原漢族群之間的通婚；臺灣光復後，眾多大陸各省市人口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其中亦有部分比例的榮民與原住民婦女通婚（詹素娟，1997；葉春榮，2003）。

梁世武（2009）指出，關於通婚的研究大部分有幾個層面，第一個方向是一般社會學的研究層面，大致以社經地位、學歷、區域為通婚的研究，對於社會規範的變化與主觀感受，包括態度與價值觀是如何形成的有較多的討論，或從社會流動的角度討論婚姻配對的形式；第二個方向純粹從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的角度出發，說明個人如何衡量結婚與不結婚的成本與收益來決定是否結婚，多著墨於客觀條件上，如兩性的經濟能力、勞動參與等；第三個層面則較偏重民族學、人類

學角度層面的族群通婚。此三種層面如下：

壹、社會學角度

以社會學角度而言，認為影響同質婚或異質婚盛行程度的因素有三，一為婚配當事者個人對於對象的偏好選擇，二為當事雙方以外第三者的作用，以及最後一個因素—婚姻市場的機會結構（陳信木，2003）。而以蔡淑玲的通婚研究最早，發現結婚除了「意願」、「適當」對象之有無二大因素外，在婚姻的配對模式上，首先賦予地位（族群、階級背景）、成就地位（學歷，後天努力成果）。

臺灣地區傾向族群內婚，民眾傾向和自己社會位置相近者結婚。也就是說臺灣學歷上同質性「內婚」（與教育程度相近者結婚）是臺灣婚姻配對的主要形式，臺灣社會具有同質性婚姻的趨勢，是普遍選擇配偶的標準（蔡淑玲，1994）。李逸君（2005）實證結果顯示，臺灣的婚姻配對模式不論在賦予地位（家庭背景），或是成就地位（教育與職業成就）上，都明顯地呈現互補的型態，也就是傾向於與自己地位相當的人結婚。另外，隨著時代的演進，家庭背景的影響已漸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教育與職業成就的影響。再者，省籍間的通婚行為，由早期各省籍均具有明顯的內婚型態，轉變為僅剩客家人仍具有明顯的內婚行為。

楊靜利等人於 2004 年之研究則發現教育程度對未婚率的影響因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教育程度愈高的女性，未婚的比例就愈高，男性則相反。同時在考慮教育、年齡與收入三個變項，女高男低配對模式之擴展只存在於單一面向上，傳統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僵固性依然存在，而收入乃是此一僵固性的關鍵變項。「內婚」與男高女低是臺灣婚姻配對的主要形式，但隨著兩性教育投入與所得能力差異越來越小，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空間逐漸受到擠壓。擠壓後婚姻行為可以產生三種反應，一是未婚率提高，二是內婚的比例增加，三是女高男低的通婚模式成長（楊靜利等，2004）。

上述研究，都在社會學對於婚姻配對的前提上進行，同質地位通婚（內婚）、男高女低的配對方式，教育因素乃「同質地位通婚」中的一種，亦最受矚目。

貳、經濟學角度

駱明慶（2006）曾由經濟學角度為途徑研究族群通婚，以婚姻市場教育配對的角度，探討教育成就與性別差異對國際通婚的影響，亦說明外籍新娘與外籍新郎的國際通婚現象，與國內男女教育成就的拉近，在需求與分配產生了重要的因素，該文發現外籍新郎與新娘與我國教育水準有關。在國內，婚姻市場教育配對習慣男高女低；而國際通婚上，女性則是學歷較高者配對「非東南亞」之高學歷男性；而男性學歷較低者則是配對「東南亞」之低學歷女性，這純粹以經濟學之供給、需求層面探討。

參、人類學角度

以人類學角度族群通婚為焦點的研究途徑大致上是以國內四大族群本省客家、本省閩南、大陸各省市、原住民等為對象研究。若研究對象以更早時間為分界點，則是研究清代、日據時代漢人與番（從文化的角度，當時分類為漢人、番）等通婚狀況。諸如張炎憲、李季樺（1995）及梁志輝（2001）的研究中，早期的漢番通婚更是導致平埔漢化的主要原因，平埔族人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文化，在大規模的通婚過程中逐漸喪失。

葉春榮（1998）觀察台南縣山區的個案，發現族群通婚並不容易，因為一般學者認為，平埔族之所以消失或漢化，與漢人通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該研究發現卻恰巧相反，通婚可能是導致平埔族文化變遷的重要機制之一，該文發現從清朝道光年間至日據末期的 125 年之間，閩南人（河洛人）跟平埔人通婚的比例遠低於一般人的認知。大多數的漢人、平埔通婚，除了來自遠方的對象之外，大都發生在比較邊緣、另類的漢人家庭，包括私生子女、養子女、再嫁、再娶、貧窮等。

邱苡芳（2006）的研究探討了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族群通婚現象，發現該地區的漢族移民社會以壯年男性為主要人口結構，男女比例不平衡下，異族通婚比

例雖然存在，但仍以同族群為主，甚至同為漢人的福、客籍間的通婚比例也不高。若透過婚姻關係作為族群關係指標，該研究指出花蓮地區各族群明顯維持著族群界線，且隨著漢人人口增加，這些界線反而更加堅固，使得通婚現象變得不明顯。

邱莉雯於 2004 年的研究指出，針對原漢雙族裔青年認同狀態的研究發現原漢通婚家庭下的子女族群認同，呈現一種文化混雜的現象，此種認同模式的邊界充滿游移的、不固定的性質。徐富珍、陳信木（2004）更進一步指出，透過對族群通婚子女認同的瞭解，可以發現子女的族群認同選擇因族群而有差異，並且透露出臺灣社會的族群階層化(ethnic stratification)，該文發現只要父母任何一方為閩南人，其子女認同閩南人則有極高的可能性。反之，「原住民」則是在族群階層化下最為弱勢，在族群通婚下，其子女認同「原住民」的機率最低。至於客家人及大陸各省市人，子女的族群認同明顯表現父系優勢現象（邱莉雯，2004）。

梁世武（2009）的研究說明，歷史因素導致通婚，研究中發現通婚在世代、區域、學歷、性別上的差異上，目前族群通婚率大概為 20.4%，其中又以本省閩南與「大陸各省市」及本省閩南與「本省客家」通婚率比率最高。若從族群內部之內婚狀況來看，「本省閩南」有 86.9% 內婚，而「本省客家」有 53.1% 的比例內婚，「大陸各省市」亦有 45.9% 內婚。由這項數據得知，族群的大小影響著族群通婚率，而目前「本省客家」與「本省閩南」皆有四到五成的比例通婚。比較 20 年前之本省與外省的通婚比率 15.2%（張茂桂、蕭新煌，1987），或早期外省通婚率 49.6%，本省通婚率 5.9%（王甫昌，1993），或大（專）學生的父母族群通婚的調查 5% 的通婚率（陳文俊，1997）。大致可以瞭解臺灣民眾，不同省籍、族群之間透過婚姻關係所進行的族群融合，比起過去已高了許多。

第四節、族群共榮與和諧發展

梅義芳（2019）指出臺灣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早在 5 萬年前舊石器時代，臺灣即有人類活動的遺跡，考古學家所出土的網形文化、左鎮人、長濱文化等都

是早期移民的蹤跡。然而臺灣現存族群中最早期的移民則是現在原住民的先祖。這些原屬南島語族的臺灣原住民的祖先在約 6,000-7,000 年前渡海北移至臺灣屯墾定居，成為臺灣豐富的原住民文化，因為漢人渡臺的屯墾移居，逐漸遷徙至臺灣山區，發展成為目前 16 個原住民族群。林寶安等人（2011）表示臺灣真正豐富多元的移民史，則是在 17 世紀前後，1624 年荷蘭人來臺建立貿易據點成了臺灣最早的政治殖民。鄭成功驅逐荷蘭人至清朝統治期間，奠定了臺灣以漢人社會文化習俗為臺灣文化骨幹的基本結構，當時移民族群則以閩南漳泉為主、客家人次之。20 世紀後期，臺灣經歷了最多元和密集的移民潮。其中，第一波移民潮發生於 1895 年日治時期，雖然有一些日本移民，但多數於日本統治結束後返回日本。第二波移民潮則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國民政府遷台時期，湧入了百萬軍民，是臺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潮，對臺灣社會文化衝擊也是影響最全面的。最後一波即 1980 年代至今的跨國移民風潮，尤以跨國婚姻形式成為臺灣新移民，外籍配偶更為婚姻移民大宗，是現今臺灣最大宗的移民。

在新移民生活適應問題的部分，外籍配偶進入臺灣已二、三十年，2011 年已超過 45 萬人。她（他）們在日常生活裡與臺灣社會多方面的接觸與互動，從社會的反應也可以觀察到一些問題產生。有些人對外籍配偶抱持著異樣的眼光，認為她們是經過市場機制購買而來，遠嫁來臺是為了賺錢，或認為大多數的新移民都是知識經濟較低層的，在臺灣只能從事較低階與低薪的工作，儘管如此，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仍與臺灣社會互動交流，並在不斷適應臺灣文化。跨國婚姻往往被帶上「商品化」的標籤，甚至擴展到婚後的家庭生活中，導致外籍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貶低，被視為女傭或看護。這種尊卑關係和不平等對於外籍配偶和他們的子女都造成了負面影響，容易導致自卑和看輕自己母親的態度。由於歧視和不被了解的困境，許多新移民在臺灣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難，需要協助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為了幫助他們融入臺灣社會，必須提供適當的機制，包括語言學習和日常生活事務的認識。除了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外，民間資源也能夠提供各種方

面的協助（林寶安等人，2011）。

臺灣自古以來即為多族群社會，歷經族群移動與更迭，族群課題反映了族群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包括我國歷史累積而來的漢人與原住民關係與衝突、閩客關係課題；日本統治臺灣時期，臺灣本省人、原住民與日本皇民間不平等的族群關係與衝突；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威權統治本土文化，228 事件等省籍衝突與國族認同課題等等。每歷經一次族群交錯與融合，或多或少都歷經文化、意識形態、生活習慣差異等衝擊與學習，因為族群衝突所造成的制壓流血事件，成為臺灣族群間的族群傷口，每當選舉時部分候選人為私人政治利益挑撥族群意識，作為競選議題，讓臺灣在族群間漸漸彌合族群傷痛、和平穩定的現狀，再度撕裂彼此間已癒合的傷痛，各種族群意識形態的挑撥與對立，每當選舉之際，再度被掀起。正當政治人物忙著不斷挑起族群情結時刻，外籍移民、外籍新娘已漸漸移入我國成為我國的第五大族群，近年統計將超越原住民成為第四大族群，新移民所帶來對臺灣政治、經濟、文化與國家安全的影響，已超越早期的族群問題（莊啟斌，2013）。

由於歷史的演變和政治的變遷，形成了臺灣多元且複雜的族群構成。目前，臺灣社會仍以漢族為主體，但原住民族、外籍配偶、新住民等族群也逐漸增加，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也佔有重要角色。然而，臺灣社會中仍存在族群衝突和不平等現象，例如原住民族權益問題、外籍配偶和新住民的社會融合問題等，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關注和改善。

近年來，臺灣政府積極推動多元文化政策，強調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國家，鼓勵各族群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此外，不同族群之間的婚姻、友誼等人際關係也逐漸增加，並且在各種文化活動中展現出彼此的特色和文化價值，有助於增進族群間相互理解和尊重。總體而言，臺灣的族群融合現況呈現多元、複雜的特徵，需要持續努力促進各族群之間的交流與和諧共存。

第四章、雙族裔青少年認同與適應之訪談分析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擁有兩種以上族群身分的青少年在生活互動中產生的認同與適應方面的情形，因此在本章主要依據研究者與這些受訪者在訪談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分析，以瞭解並探討來自不同族群家庭的青少年在生活上與家庭、同儕、社會互動中產生的認同與適應方面的問題及差異情形，也進一步探究是否與原生家庭背景因素如族裔、家庭經濟狀況、親子關係有關，這些背景因素是否會影響著青少年的族群認同及生活適應的問題。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有三：一、雙族裔青少年身分認同是如何被形塑的？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素為哪些？二、雙族裔青少年是否僅選擇單一族群作為歸屬？還是處於兩者接納或是否定，會有這樣的選擇的過程，他是如何進行取捨與選擇的？三、在與異族文化交流與生活互動中是否產生懷疑與茫然？若面臨到衝突要如何調適？

第一節、受訪者資料與訪談題目設計

壹、受訪者資料

本研究以血緣為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外籍之子女作為對象，訪談者介於 16-25 歲，來自南投縣、台中市、苗栗縣、花蓮縣，其身分條件可進一步區分成原／閩、閩／原、閩／客、客／閩、閩／外省、外省／原、閩南／外籍、原／外籍、外籍／原等不同族別，其中有 3 位是現居於都市的雙族裔青年、6 位是仍居住於鄉鎮的青少年。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表 4-1：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序號	族裔(父/母)	性別	年齡	學歷	職業	宗教信仰	居住地	訪談日期
A	閩南/外省	女	25	大學	服務業	佛教	都市	112.05.21
B	原住民/閩南	男	22	五專	服務業	無	鄉鎮	112.05.21
C	閩南/原住民	女	25	大學	公務員	基督教	鄉鎮	112.05.21
D	外籍/原住民	男	17	高職	學生	天主教	鄉鎮	112.05.24
E	客家/閩南	男	16	高職	學生	無	都市	112.05.24
F	外省/原住民	女	17	高中	學生	天主教	鄉鎮	112.05.26
G	閩南/客家	女	22	大學	學生	無	鄉鎮	112.05.28
H	閩南/外籍	男	21	大學	學生	基督教	都市	112.05.28
I	原住民/外籍	男	24	大學	服務業	天主教	鄉鎮	112.05.29

貳、訪談題目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完成訪談大綱之設計，將雙族裔青少年面臨的族群認同問題分成三個面向探討，分別為：族群身分認同、族群歸屬感、形塑歷程；適應問題亦分成三個面向探討，分別為：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同儕適應。再依據家庭的組成背景因素，分析瞭解生於異族群通婚家庭的子女在認同與適應的問題及差異情形，探討是否與父母親的族群別、職業、家中經濟狀況、親子關係友好程度有關。單一題目內對應多項家庭背景、族群認同與適應問題等指標，單一面向亦包含了五至六道題目，因此題目大綱以表格方式呈現。此題目設計，目的是幫助受訪者依據家庭實際狀況回答符合題意之內容，透過多道題目的訪問也能使青少年的族群認同、適應問題等面向能有充分的描述，協助聚焦問題結果的核心。訪談之題目大綱如下表 4-2：

表 4-2 訪談大綱

題號	訪談題目	對應內容
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背景：族裔、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適應
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	背景：家庭經濟狀況、 親子關係

	<p>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p> <p>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p>	個人適應、家庭適應
3	<p>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p>	背景：族裔、親子關係 族群身分認同、形塑歷程、家庭適應
4	<p>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p>	背景：親子關係 個人適應、家庭適應
5	<p>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p>	個人適應、家庭適應
6	<p>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p>	背景：族裔、親子關係 族群身分認同、個人適應、家庭適應
7	<p>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p>	個人適應、同儕適應
8	<p>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p>	背景：家庭經濟狀況、親子關係 個人適應、同儕適應
9	<p>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p>	背景：族裔 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認同、形塑歷程、個人適應
10	<p>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p>	背景：族裔、家庭經濟狀況、親子關係 族群身分認同、個人適應、同儕適應

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認同、同儕適應
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形塑歷程、族群身分認同、同儕適應
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形塑歷程、族群歸屬感
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族群身分認同、族群歸屬感
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族群歸屬感、形塑歷程、族群身分認同

第二節、異族通婚家庭子女認同與適應之結果分析

透過與 9 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分析，統整出來自異族群通婚家庭的青少年，因族群及文化不同，在生活上與他人互動中產生的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差異情形。

壹、原生家庭背景對於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認同之影響

根據 9 位受訪者的資料，其中 4 位表示針對族群認同持兩邊接納的態度，並不傾向於父母哪一方的族群。

- 受訪者 A：說實在，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對，我就覺得我是臺灣人啦！對，我就覺得我雖然我知道我外公是大陸那邊的，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就是臺灣人，那就是一個…一段歷史而已，但我還是覺得我是臺灣人。所以也會覺得就是，不管是什麼族群要傳承自己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可貴的東西耶。

- 受訪者 D：以我的角度的話，比較客觀一點來說的話，可能就是偏中間的，我不會去偏袒哪一邊，就兩邊都接納，就是也沒有懷疑過，覺得一定要偏哪一邊，就是覺得就是中間這樣子，之前也沒有碰過跟他人不好的甚麼交流經驗，所以是不至於擔心甚麼。
- 受訪者 E：比較不會特別分吧，我覺得沒有意義吧？去分那個，也不會覺得說有兩個以上的身分，會怎麼樣，因為我就是我，跟大家一樣就都在臺灣生活。
- 受訪者 G：我覺得自己…對於爸爸和媽媽的族群都很認同耶，因為我對於文化是抱持開放的心態，不管是哪邊，都是我所屬的族群，多去接觸及了解也覺得都會有很好的收穫。

而有 2 位是認同母親原住民的族群，2 位是認同父親原住民的族群。

- 受訪者 C：我覺得會偏媽媽原住民那邊，因為就改跟媽媽姓之後，大家都說你是原住民嘛！就是認同，就是原住民這樣子，改姓也是因為跟一些福利有關係，學費啊什麼的都有。可是我覺得我會覺得自己比較偏原住民，是因為…是因為原住民的族群比較少，說自己是原住民會覺得自己是特別的。
- 受訪者 F：我覺得我比較偏向媽媽這邊的族群。可能因為比較常和媽媽這邊的親戚聯絡跟見面，媽媽娘家在南投仁愛鄉，所以自然而然會覺得自己也是布農族的。
- 受訪者 B：我覺得我會偏爸爸那邊，覺得我是原住民很驕傲阿！而且最一開始我就是在山上的環境長大，就是一個根本的感覺，沒有特別去想過會是怎樣原因而選這邊。
- 受訪者 I：我比較偏好爸爸那邊，畢竟媽媽那邊也不是經常會接觸，而且就生活在部落裡，一定都是學習到爸爸這邊阿美族的內容較豐富。

亦有 1 位受訪者是認同父親閩南人的族群。

- 受訪者 H：我覺得我是黃種人，也是白種人，兩邊的文化我都喜歡。但因為在臺灣長大的關係，族群認同還是偏向臺灣(閩南)人為主。

可以發現到，擁有原住民族裔的青少年較有明確的認同傾向，而閩南、客家、外省族裔者之族群認同較不明確，可能選擇兩邊都認同，或是較無族群區分之意識。5 位具有明確族群認同傾向的受訪者中，有 3 位是男性、2 位是女性，由於性別對於族群認同之影響差異性較不明確，且性別並非本研究所探討的變項之一，故暫不做進一步地討論。因此以下將依據受訪者的家庭背景去探討，不同受訪者的族群認同是否與原生家庭的哪一面向有關。

一、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經濟狀況的探討，包含父母對家中事務的掌控權及經濟方面的主導權，以下將依據兩個面向作討論：

(一) 家務主導權

家庭事務主導權，包括家中成員的生活起居、子女就讀學校及課業的督促、升學志向等議題，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 H 家務主導權是偏向父親，其族群認同也是偏向父親。

- 受訪者 H：爸爸主導較多，就讀學校主要也是爸爸決定……認同的話我覺得兩邊的文化我都喜歡，但因為在臺灣長大的關係，族群認同還是偏向臺灣人。

有五位受訪者家務主導權為母親，其中族群認同亦偏向母親者為受訪者 C 及 F 兩位、兩位族群認同偏向父親之族群、一位之族群認同屬中立。

- 受訪者 C：小孩子的話，應該是媽媽比較…意見比較多，小孩照顧方面我爸比較不會有意見；讀哪一間學校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小孩子自己選比較多……比較偏媽媽原住民這邊，因為原住民的族群比較少，哈就要說自己是原住民會覺得自己是特別的。
- 受訪者 F：重大事務也是媽媽在主導，包括學校補習日常生活等等，在家裡通常是媽媽說的算，很少有討論的空間……我覺得我比較偏向媽媽這邊的族群。可能因為比較常和媽媽這邊的親戚聯絡跟見面，媽媽娘家在南投仁愛鄉，所以自然而然會覺得自己也是布農族的。

而受訪者 D、E 和 G 家務由父母雙方共同決議，此三位受訪者之族群認同處於中立，不偏向父母哪一族群。

家務主導權由父母一方主導、其族群認同也受其影響有三位，家務權力由一方主導、但族群認同並未受其影響有三位，至於父母共同主導家中事務、其族群認同是屬中立者亦為三位。結果顯示青少年的族群認同和家務主導權在父親那方有相關，由母親主導家中事務之子女族群認同部分相關，而父母共同主導家中事務的話其子女之族群認同較無相關性。

(二) 經濟主導權

而經濟由父親主要負擔者，一位認同父親原住民的族群，一位認同母親原住

民的族群，有兩位屬中立之認同。

- 受訪者 I：主要是爸爸吧，但其實我爸跟我媽的帳本是分開的，爸爸收入是家裡稻田的收入，媽媽是雜貨店的收入，互不干涉……我比較偏好爸爸那邊，畢竟媽媽那邊也不是經常會接觸，而且就生活在部落裡，一定都是學習到爸爸這邊阿美族的內容較豐富。
- 受訪者 C：職業的話，就是那個叫什麼？自由業嗎？工業、加工類的，就是零件加工、加工工業的，是家裡的工廠。經濟、開銷應該是我爸比較有掌控、掌控權……族群認同比較偏媽媽原住民這邊。
- 受訪者 A：爸爸、媽媽目前家裡有一個小事業，就是都在霧峰的家裡工作這樣子，開銷這方面呢比較大筆的都是爸爸在負責，那媽媽就是負責我們 4 個，小孩的生活起居那些費用這樣日常開銷，爸爸可能，就是學費保險那一類這樣……我覺得我雖然我知道我外公是大陸那邊的，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就是臺灣人，那就是一段歷史而已，但我還是覺得我是臺灣人。
- 受訪者 E：就是比較跟金錢有關的，會跟爸爸、爸爸那邊比較多一點……族群認同比較不會特別分吧。

經濟由母親主要負擔者，一位認同母親原住民的族群，有一位屬中立之認同。

- 受訪者 F：我父母都是公務員，我們家的經濟主要是媽媽掌管，重大事務也是媽媽在主導，包括學校補習日常生活等等，在家裡通常是媽媽說的算，很少有討論的空間……我覺得我比較偏向媽媽這邊的族群，可能因為比較常和媽媽這邊的親戚聯絡跟見面，媽媽娘家在南投仁愛鄉，所以自然而然會覺得自己也是布農族的。
- 受訪者 G：經濟主要是由母親掌管……我覺得自己對於爸爸和媽媽的族群都很認同耶，因為我對於文化是抱持開放的心態，不管是哪邊，都是我所屬的族群。

家庭經濟由父母共同主導者，兩位認同父親的族群，有一位屬中立之認同。

- 受訪者 B：家中經濟的話，因為爸爸是警察，那媽媽也有在工作，所以也沒有說經濟主要放在誰的上面……我都選定我是原住民，因為最早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山上的環境。
- 受訪者 H：爸爸是漢人上班族，媽媽是美國人在教美語的補習班當老師，家裡經濟是父母共同管耶，父母求學階段都是半工半讀、很辛苦，所以會希望我可以專心唸書，不要煩惱學費的問題……兩邊的文化我都喜歡，但因為在臺灣長大的關係，族群認同還是偏向臺灣人為主。
- 受訪者 D：我爸是泰國那邊的人，啊我媽媽是布農族。他們都在外縣市工作，我爸是綁鐵，我媽是做除草，家裡面一些重大的事情跟經濟一些比較高昂的費用方面的話算是我爸媽他們都一起，沒有特別分說是誰主要……族群認同以我的角度的話，比較客觀一點來說的話，可能就是偏中間的，我不會去偏袒哪一邊，就兩邊都接納。

受訪者家中經濟是由父親主要負擔者，受訪者 I 認同父親原住民族的群、受訪者 C 認同母親原住民族的群、兩位受訪者(A、E)屬中立之認同；兩位受訪者家中經濟是由母親主要負擔者，受訪者 F 認同母親原住民族的群，受訪者 G 屬中立之認同；家庭經濟由父母共同主導的有三位，其中兩位受訪者(B、H)認同父親的族群，受訪者 D 屬中立之認同。

結果顯示九位受訪者中，有四位之家庭經濟主要是由父親負擔，然而子女的認同有兩位是兩邊都接納、不偏向哪一族群，一位認同父親、一位認同母親；兩位之家庭經濟主要是由母親負擔者，一位認同母親、一位處中立之認同，代表家庭經濟狀況對於青少年的族群認同有部分影響力。然影響較不顯著者，代表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青少年之族群認同。

二、親子關係

家庭親子關係所探討的是青少年跟父母、祖父母的關係，以日常是否會交談溝通及談天內容，以及父母是否會和子女談論族群文化之生活經驗，作為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影響與否之判斷依據。發現大致上青少年與家人之關係互動良好，但父母雙方均鮮少與青少年談論族群文化議題、傳授族群知識文化，若有回到長輩家才比較有機會接觸到族群文化。

●受訪者 C：假日會跟家人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但因為我們家三個小孩子都在異地工作，所以比較難約，但有機會的話就會出去走走晃晃，和爸媽聊天的話，好像比較私密的就不會了吧？我覺得啦。可是一般工作上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在學校有趣的事情、重要的可能會討論。族群方面的話，其實比較沒有。因為我媽嫁過來之後，就因為這裡沒有其他原住民，我媽就不會談太多，就是在家裡也不會講什麼文化的事，也不會講族語，就是幾乎就是平地人的生活，我的同學也很少原住民。頂多就一年回去兩三次部落的時候，比較會接觸到嗎？豐年祭或者是在家族喜事的時候吧，一年也是只有就是這些大的節日才回去而已，對啊，就暑假、豐年祭的時候跟過年的時候。

●受訪者 E：現在 3 個小孩都要出去讀書，就只有假日才會碰在一起，對啊。有偶爾會聊一下學校的事情，然後比較重大的事情會跟家裡講。跟族群文化有關的生活經驗，平常是還好，不太會特別說，都是回到老家，爸爸那邊或媽媽那

邊，兩邊的阿公阿嬤家可能才會接觸到。

●受訪者 F：休閒活動比較多是跟家人去台中逛街嘛！或是去埔里附近走走。但因為媽媽管教方式比較威權，所以比較不會跟她分享心事，主要還是跟爸爸聊比較多。平常爸媽也不太會分享他們工作的事情，文化相關也比較少。

有一位受訪者小時候有跟著父親學習打獵技能，然隨著觀念改變及父母安全性考量，後來便沒有再接觸相關文化之學習。

●受訪者 B：假日的話偶爾會去玩阿……跟家人的感情算不錯，也都會跟他們討論事情，互相溝通。文化方面的話，我這樣講好了，因為我們以前是在山上，爸媽會考量未來工作或是接觸到的教育機會，所以都會是往都市送，一開始我有在山上讀到國小二年級，後來就下來埔里讀，所以就會比較接觸到平地的文化，那原住民的文化的部分，我們就只有接觸到打獵的文化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就比較沒有，族語的話也沒有在說，我小時候是會聽啦！因為後來又學台語學英語，到後來原住民語都忘了、就不會講了；打獵的話是國中的時候，成年禮呀，但我後面的弟弟們就沒有參與到這個了，因為想法在改變，我媽覺得太危險就不讓他們去了。

亦有部分受訪者表示，父母會跟他們分享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偶爾訴說童年過往；受訪者 A 則表示從小跟外公外婆住，外公除了分享陳年舊事之外，也會教他們手作傳統美食，學習族群文化的知識。

●受訪者 G：目前就讀大學的我，如果有返家，全家就會找時間安排休閒活動。跟爸媽的關係像是朋友，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爸媽也會跟我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那些生活經驗大多是他們的兒時記憶。

●受訪者 A：針對族群文化的部分，我外公會教我們關於飲食方面的事，山東很注重麵粉類的食材：饅頭、包子、水餃，他們會自己用麵粉，然後做成麵條，饅頭、包子，對就是麵粉類的，他們都會自己做。像我外公，我們每次出去，他都會選去吃那個牛肉麵阿，因為他就是飲食習慣嘛！對於牛肉麵的要求也是頗高的，那他也很喜歡吃包子肉包啊、饅頭之類的。從小外公就會教我們包水餃啊，餅皮也自己擀啊，對，我們之前小時候是都會一起包水餃這樣，我也是高手餛！

當中也有一位受訪者和父母雙方之感情不太融洽，容易因為代溝而與家人起衝突、難以溝通，因此生活上遇到困難大多自行處理，然而其亦有偏好某一方之族群認同，顯示青少年之族群認同與原生家庭之親子關係之因果影響並不顯著，因此形塑青少年之族群認同者可能另有其他原因。

●受訪者 I：媽媽比較多想法，大多會發表也比較會跟家人講話互動，爸爸有時

候大男人主義比較多，較沉默，有時候不開心任性表現很明顯……不會和家人安排休閒活動出去玩耶，老實說我跟我家裡的人狀態很不親，但局限與我，父母親之間的感情看起來還不錯。就跟家人相處的狀況比較不好，我的確在人生的成長過程發生很多的困難點，大多都是由我自己來處理，有時候會跟家裡的起代溝，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解釋……族群認同的話我比較偏好爸爸原住民那邊。

結果顯示青少年與家人之互動良好，但與父母的相處過程較難得到族群文化知識的學習，與較為年長的長輩互動時才比較有機會接觸傳統文化的陶冶。受訪者 I 的例子顯示，雖與原生家庭之關係不和睦但仍能有自身之族群認同，因此形塑青少年之族群認同可能有其他原因值得去探討。

三、可能影響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其他原因

依據訪談結果發現，撇除兩者皆認同之受訪者，有明顯族群認同傾向之青少年較易認同老家或是常居住地之族群，因為生活於該地較易接觸該文化，也對於該文化習以為常、有安全感，認為認同此文化是自然而然的，無需特別原因造成。

- 受訪者 B：覺得我是原住民很驕傲阿！而且最一開始我就是在山上的環境長大，就是一個根本的感覺，沒有特別去想過會是怎樣原因而選這邊。因為最早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山上的環境，不會說換了學區，到了比較都市的地方，就跟別人說我是平地人、閩南人，我不會講這種話。
- 受訪者 F：我覺得我比較偏向媽媽這邊的族群，可能因為比較常和媽媽這邊的親戚聯絡跟見面，媽媽娘家在南投仁愛鄉，所以自然而然會覺得自己也是布農族的。
- 受訪者 H：我覺得我是黃種人，也是白種人，兩邊的文化我都喜歡。但因為在臺灣長大的關係，族群認同還是偏向臺灣人為主。
- 受訪者 I：我比較偏好爸爸那邊……而且就生活在部落裡，一定都是學習到爸爸這邊阿美族的內容較豐富。

有受訪者表示因福利政策之關係，有改成原住民父親或母親的姓氏，亦認為就算不是姓氏的原因成為法律上的原住民，但本身也有存在原住民身分之血緣，因此亦有傳承文化的使命感，願意學習族群文化。

- 受訪者 C：好像會比較偏原住民這邊嗎？因為就改跟媽媽姓之後，大家都說你是原住民嘛！就是認同，就是原住民這樣子，改姓也是因為跟一些福利有關係，學費啊什麼的都有。可是我覺得我會覺得自己比較偏原住民，是因為…是因為原住民的族群比較少，說自己是原住民會覺得自己是特別的……是少數族群

耶！文化的部分當然要傳承……就是我覺得我們都會覺得學族語好像很重要，但是又因為不會一直用到，就一直沒有那個急迫性，覺得我應該要會或者是什麼的，就是一個問題然後一直放著這樣……我覺得如果會講族語的話，感覺是一個很榮譽的事情，就是真的是有把文化體現在生活上面的感覺。

就原生家庭背景對於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認同之影響，可以發現到家庭經濟狀況具有部分的影響力，例如有三位之父母家務主導權具有影響力，有兩位之父母經濟主導權具有影響力；至於親子關係的部分，大部分的青少年雖與父母關係不錯，但因父母較少分享族群議題給孩子，而亦有與父母關係不佳之受訪者有其自我族群身分認同，因此親子關係較不是直接影響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原因。除了家庭經濟狀況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有可能之影響力，例如家鄉童年的生活經驗、常居住地以及文化接觸的頻繁程度等，青少年較易認同老家或是常居住地之族群，因為較易接觸該文化，對於該族群文化也較熟悉，自然便會有此認同傾向，至於是否會受同儕與社會上的他人有所影響將會於後續進行探討。

貳、原生家庭背景對於雙族裔青少年生活適應之影響

在生活適應的部分分成三大面向探討，個人適應指的是面對各方面困難的調適能力，家庭適應包括與父母之互動以及祖父母長輩之相處情況，同儕適應則指從小到現在的求學歷程，和學校同學的互動模式、初入職場的適應等等。以下將依據受訪者的家庭背景去探討，不同受訪者的生活適應情況是否與原生家庭的哪一面向有關。

一、家庭經濟狀況

研究結果發現，家中經濟狀況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問題較無顯著關係，不因家境富裕或困苦而有較不佳或較佳之生活適應情形。適應能力是指人在與他人互動所面臨的各種情境中，如何在環境中應對進退、處理事務的能力，因此較易與人際關係與個人之個性、性格有關。

- 受訪者 C：困擾好像比較沒有，可能也是跟個性比較隨和有關係，然後跟同學相處也不會覺得特別陌生。我的同學好像也不會討厭原住民。可能因為我也是

一半閩南一半原住民吧，你要我講台語，我也可以講一點，就蠻可以跟他們相處的。

受訪者 D 由於家裡發生狀況，需要一筆收入照顧把他養大的祖父母，因此曾經休學一年出去工作，後來才轉學到現在的學校，在外面工作一年讓他發覺學歷的重要性，也因為有在台中讀過一年書對於自身生涯規劃有不同的想法，盼能夠闖出與原生家庭不一樣的未來而在努力學習，由於個性開朗、樂觀，在轉換生活環境時，皆有找尋到適應的方式，因此較無困難。

●受訪者 D：我覺得很快跟他們融入的原因是我比較外向吧，因為我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幽默一點吧，剛轉學來的時候，也沒有說不太適應，就跟國中一樣，我國小法治，國中是仁愛，高中第一年是先去嶺東，然後第二年才轉過來，在嶺東的時候雖然同學都是平地的，但沒有覺得戒心或是不知怎麼相處，我們跟平地其實不會有隔閡，他們也不會說那麼歧視，那種大城市因為在台中市，嶺東也是算一個算小的嗎？其實算偏遠，感覺在更市區的地方就不一定。以我的觀念來說，可能會想要創新，做一些我們家裡沒有的東西，或者是去學沒學過的事情或去沒去過的地方，我從國中畢業的時候我就知道工作模式和習俗，或者是我未來的是怎樣，可是如果我出去闖的話，我覺得能看到不一樣的未來，對啊，只是，因為家裡有一些事情，要先幫忙，所以我後來還是回來了，休學先工作，然後又再轉學到這邊讀。我內心，還是保持著，會想要出去吧！我之後會想走機械的，就要再學一些技術。

二、親子關係

訪談結果發現與家人的互動關係會影響青少年的生活適應情形，與家人、祖父母互動關係較良好者，生活適應較良好，即便與長輩們語言不通，但仍因家人的身分被無條件地接納，在持續互動中克服語言的障礙。

●受訪者 A：基本上呢其實因為我比較特別，因為我小時候是給外公、外婆帶大的，所以我跟我的原生家庭，就是關係沒有那麼的好，長大之後有越來越好這樣……好像有一點被送去寄養家庭那種感覺，但我很慶幸我有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至少有快樂的童年這樣。員林這個家裡我還有那一群表姐、表弟表妹、外公、外婆，外婆就是一直都是我一個蠻大的心理支柱啦。再回歸到你說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回去員林的家超棒的阿！一個對我來說最有感情，才是所謂的家的地方，所以後來再回去拜訪他們的時候我都會盡量安排多住幾天。

●受訪者 D：國小一二年級有回去泰國過，剛去的時候確實是不方便啦，可是去久了過幾天之後，發現其實蠻好相處的，去可能都待個幾天嘛，所以就是前面，

可能就是會有點小尷尬，後面就有比較好，就是因為剛去的時候，然後爸爸就介紹這是誰，後來大家知道了就熟了，可是還是需要翻譯，但是不會覺得說很相處起來有什麼困難，因為他們就是你那邊的家人，不會說很有隔閡。

無論轉學的原因是家庭經濟困難還是與家人間關係的轉變，抑或是自身在原學校適應不良而換校，轉學這件事對於青少年來說，無疑是一種生活環境的重大變化。受訪者 A 因為家中小孩多，外公外婆心疼女兒故把外孫女接去照顧，一生活就是 8 年，受訪者因為長期與父母分開生活，在小時候甚至不認他們為爸爸媽媽，每當要回去時總是很抗拒，但總有要回去原生家庭的一天，由於家中有經營家族事業，家族成員間的明爭暗鬥使得她生活在其中都非常有壓力，因此一開始在家庭方面很不適應，學校的部分好在當時班上有一批都是新轉學過去的學生，因此還有同學可以圍成一個圈子，至於跟父母的關係也是在長大之後才慢慢好起來，仍然認為外公外婆家是她的心靈支柱及最好的避風港。

●受訪者 A：有阿，常常在換環境，國小從外公外婆那回去原生家庭轉過一次……總是要回歸到原本的家庭，後來逼不得已要回去原生家庭的那個，其實就是 8 歲那時候，對我的人生變化是非常大的……大學的時候也有出國交換一年，所以算是滿常在經歷新的環境跟事物的。對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就是人，都還是一個群體動物啦。就是身邊越多人，當然就越放心嘛。就是具有安全感這樣，那轉學這個身分，你就很明顯就已經被貼了轉學生這個標籤了，那可能之前他們在那一年發生的事情都沒有參與，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沒辦法，馬上就是很快的融入他們，國小那一次我比較幸運的是，剛好我們那一批的轉學生很多、七八個，所以我們學生的感情就蠻好的，就我們自己可能就一個小圈子了這樣。

經整理資料後得出家中經濟狀況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問題較無顯著關係，不因家境富裕或困苦而有較不佳或較佳之生活適應情形，反而是較易與人際關係及個人之個性、性格有關；親子關係的部分則顯示若與家人、祖父母輩互動關係較良好者，其生活適應也較良好，亦即家人間的互動關係會影響青少年的生活適應情形。

參、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影響

一、族群認同與個人適應

(一) 對於雙族裔身分的看法

在本研究中有近半數之青少年認為，身為同樣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個體，不必去區分一定要有自身的認同，因為兩邊的族群都是自身的根，並不傾向於哪一方。有明確族群認同意象之受訪者則表示，不會因自身的雙族裔身分而有飄移不定的情況，即便在生活中曾有因族群而被貼上標籤的經驗甚至產生懷疑，但不會因此膽怯而不願接受自己有這樣的身分認同。

●受訪者 B：我都選定我是原住民，因為最早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山上的環境，不會說換了學區，到了比較都市的地方，就跟別人說我是平地人、閩南人，我不會講這種話，但的確也是因為這個身分而被排擠、歧視，我覺得難免會碰到，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說我不是原住民。

●受訪者 I：我有時會因為社會產生很多對於原住民的議題，造成對於自我身分的懷疑，我統稱為「原罪」。尤其是加分議題到現在都還在吵，而且這幾年真的容易被炎上，很難去讓每個人都去諒解背後加分的意義。不過，不至於會讓我失去對於族群的不認同感，我喜歡這片文化，喜歡上就是喜歡了，但也承擔很多就是了。

有受訪者表示走在部落中遇見不熟識的族人，會因長相而被提出疑問，並因此進一步思考，是不是長相亦是認同的必要條件？然而在與家人互動中發覺家人並不會因此而去否定你，也因具有家人的身分而被接納，因此這些疑問與負面感受是在與家人的相處中得到釋放與解答。

●受訪者 C：不會覺得飄移，我會覺得偏媽媽那邊，但是我有幾次回部落的時候，因為我們部落排灣族都很黑，然後我的表哥、表姐也都很黑，然後我回部落的時候，人家不熟的族人看到我就問說，欸？你是那個外面、別村的嗎？就是長的不太像我們村的，然後我就會說我是誰的女兒這樣子，然後就會覺得，是不是我回部落，也不像部落的人？這樣子。然後我在通霄也不會被覺得像閩南人。可是從小就是這樣，對，就是兩邊要說像的話，好像也都沒有很像。是也不會覺得沒有歸屬感，因為…因為你的家人還是都接納你啊！所以不會有什麼沒有歸屬的感覺，就是因為你在部落你的家人，還是把你當家人……然後覺得我的阿公、阿嬤是閩南人，然後我自己是原住民，但是他們也不會覺得說我是原住民就不是他們的孫子。

受訪者 F 及 H 則表示，認為自己的身分是很特別的，一開始從懷疑到接納自己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肯定自身具有的雙族裔身分。

●受訪者 F：我好像沒有懷疑自己的族群背景過，反而會覺得自己同時有外省和

布農族的血統，跟人家很不一樣，但就一直認同是偏媽媽那邊。

●受訪者 H：國中的時候有曾經困惑過，可能青春期的時候太在意同學的眼光，就會希望自己不要那麼與眾不同。但長大後就明白：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認同是誰就是誰，其實不用那麼在意。

（二）對於文化傳承的看法

對於文化之傳承，雙族裔青少年認為有其重要性，但不必特地去外求參加活動而有甚麼作為，反而希望能夠落實到自己生活中，例如說本土語言、多與長輩們聊天聽口傳的歷史，認識傳統祭儀背後蘊含的意義與文化精神，依循流傳下來的生活智慧去身體力行。

●受訪者 D：就是爸爸那邊的家族，還有人可以去傳的意思，那媽媽這邊，原住民也是越生越少，以我們家…以我們家來說，對。可能也是對原住民文化比較熟悉，所以會想要傳承這邊的，我覺得學語言，還有一些習俗、禁忌，可能要知道啊，或者是什麼的祭典可以幫忙，還有生活方式，就殺豬的話，我是幫忙殺的，這個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受訪者 E：會比較把它弄到生活裡面去吧？不會說特別去在意那個，可能平常時會講一些客語，不會特別去說一定要去參加什麼活動啊，然後顯示說我一定要做點什麼，就不是這種類型。

●受訪者 H：因為對我來說接觸文化是有趣的、且會有種自己是特別的感受，我認為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能做的事情…我想就是努力學習母語、多和家族的長輩們聊聊天吧！聽聽口述歷史及生活經驗，那些就是最真實、長輩們體會過的回憶。

●受訪者 I：以原住民身分為榮嗎？不至於到為榮，我也還沒為文化做了甚麼實質上的貢獻，對我來說是為榮就言重了。文化傳承至關重要了，我覺得就是參加歲時祭儀去理解舉辦這些儀式的意義是甚麼，更能辨別出自己和一般只是喝酒快快樂樂跳舞的族人，有更高一點精神層面的東西存在。

族群文化最佳的學習地點就是原生家庭，有受訪者認為即便自己想學習與傳承自身文化，但因為接觸主流文化比較多，隨著熟稔傳統知識的長輩相繼離世，就算想學習也因無法觸及而難以挽回，覺得無奈與可惜。

●受訪者 B：當然以身為原住民為榮啊！我也會覺得傳承文化很重要，但是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在這一塊我很缺乏，到我爸爸會打獵、說母語、一些山上的習俗，但到了我們這輩，我覺得文化的差距就很大了阿…可能也是因為我們家都居住在埔里，接觸到平地文化比較多，媽媽是平地人而且主導權都是在媽媽，所以我們家小孩的族群傾向雖然偏爸爸，但是生活習慣是偏媽媽所以

就比較沒辦法傳承，我們傳承不到，不會打獵、不會講族語。我爸也覺得小孩要跟上時代的角度，原住民習慣就留在部落，可能也不會想到要傳承文化的部分，所以我們生活習慣偏漢人了，但骨子裡，心裡面還是會覺得我們是原住民，會想注重原住民的傳統，只是長輩都不在了，真的學不到了，很可惜。

然而亦有受訪者認為，即便現在學習的就是閩南文化，但對於該文化卻很不熟悉，雖會感到可惜，但若真有機會學習的話卻又興趣缺缺。也有可能因為平常就在接觸該主流文化而覺得很無感，反而會覺得原住民族群等其他文化較具有特殊性而感興趣，至於閩南文化的話，會看內容有不有趣才決定要不要去學習與傳承，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受訪者 A：可能因為身邊多了蠻多原住民的朋友，然後加上自己也有興趣，然後更瞭解之後就覺得說就是也很羨慕，也覺得你們找到自己的那個根，我就覺得很棒，很珍貴啊！反觀，看我們就覺得我們有什麼傳統嗎？我們有什麼代表性嗎？……其實從以前的一些可能從我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我們一直在學漢文化，可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根好像不是那麼的清楚……我覺得其實也有跟我們文化有關的學習機會啦，肯定有，只是因為相較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會想要去了解這樣子……針對閩南族群嗎？我可能會先看有不有趣吧。也有可能其實我一直都在接觸著，但是一直覺得這些很平常了，覺得這個沒有什麼，所以反而會是比較想要看其他族群，會覺得其他族群比較有趣，所以才想要去學，也有可能是這樣子。可是你要我說一個什麼代表性的，我真的還說不出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我講不出我自己的族群，什麼是比較代表性的東西，就連飲食方面，我都講不出來……反正就會覺得好像很難定義耶，就是這樣子啦，我就覺得我自己也不知道閩南的蠻可惜的啊。

總結族群認同與對個人適應的影響，對於雙族裔身分的看法，有青少年認為族群認同的區分不是那麼重要（受訪者 E），部分（受訪者 D、G）認為對於父母雙方的族群皆認同、或是沒想過相關的問題（受訪者 A）；而有明確族群認同者，認為雖然該身分會讓自己被貼上標籤感到困擾，但並不會因此而放棄這份認同，肯定自身具有的雙族裔身分（受訪者 B、I）；對於文化傳承的部分，青少年們皆認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除了學習本土語言之外、多與長輩們聊天聽口傳的歷史（受訪者 C、E、F、G、H），認識傳統祭儀背後蘊含的意義與文化精神等（受訪者 D、I），有不少學習與傳承文化的相關作為。就算原生家庭因多重因素而較少有實際文化知識的傳授，不過現已有很多接觸與學習族群文化的機會，要不要去

付出行動學習還是要看個人意願。

二、族群認同與家庭適應

(一) 家族長輩親友

由於青少年在與父母親相處時，較少接觸到族群文化相關資訊與學習機會，因此當回到鄉下的祖父母家在與長輩互動時，便會使青少年面臨到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惑，甚至是產生異族文化與生活習慣的碰撞，這些都是在異族群家庭中會產生的適應問題，然而面對這些問題，青少年會尋求適應的方法，或是實際付出行動，例如學習語言，除文化傳承外亦使與長輩的互動更為順利。

●受訪者 B：以前我到我爸爸那邊，我阿公跟阿嬤都講原住民語，那他們可能也講習慣了，所以小時候還稍微懂原住民語的時候，我阿媽跟我講甚麼我也都還 OK 聽得懂，我講國語，她聽得懂一些，她講族語，我也聽得懂一些，所以我們兩個對話雖然語言沒有全通，但是都還可以大概理解對方的意思。長大了一些之後，再回到山上，漸漸母語忘了，所以就變成比較無法跟長輩溝通，變成兩個人會很吃力的，試圖理解對方在講甚麼，這是那些日子過後的改變，我覺得這算是我們家的問題啦，因為我爸爸沒有保住傳承這一塊，啊我都聽不懂了弟妹也是更聽不懂，我阿嬤要很吃力地講國語才有辦法努力跟我們溝通，有些太艱澀偏深奧的我阿嬤就沒辦法用語言來跟我們表達，變成一定要透過同時會國語跟族語的其他長輩，才有辦法溝通這樣。

●受訪者 C：我的外公外婆他們不太會講國語，有翻譯啊我媽，對啊。不然我真的幾乎都聽不太懂外公外婆在說甚麼，但是也不會因為就是跟他們沒有語言、比較沒有辦法溝通而會覺得很尷尬或者是怎麼樣，是不會尷尬啦！只是會覺得有點可惜，有點可惜，對，所以就是慢慢翻譯這樣子，因為他們也幾乎聽不懂國語，然後我也幾乎聽不懂那個族語這樣子。

●受訪者 G：拜訪祖父母時有時會因為語言不通有互動困難，這樣的情況大多在小時候的時期，但越長大會覺得不是問題，因為自己的台語和客語能力有慢慢提升，且家中親戚也大多會幫忙翻譯、引導，或講中文對話，所以也漸漸跟長輩們相處起來很融洽。

●受訪者 H：跟外公外婆語言不會不通，因為從小就是在雙語的環境下長大，英文還算流利。有些不習慣的是，在美國比較自由開放，家人互動較為親密，像是擁抱、親臉頰等，到現在還是會有點尷尬，但相處上還是融洽的。

(二)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通常包含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這些準則可以影響家庭成員的

行為和決策。宗教的教義可能會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婚姻的承諾、對子女的責任等，並鼓勵家庭成員遵守，亦可能會對家庭結構和角色分配產生影響。宗教信仰也可能提供解決家庭衝突和建立和諧的方法，強調愛和包容等，然而不同的家庭將宗教信仰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程度與方式不同，因此宗教對於雙族裔青少年的家庭適應中有其影響力。

經整理後得出所有受訪者之家庭，父母雙方幾乎皆有各自之宗教信仰，對於子女之宗教取向大多採取鼓勵不強迫的教養方式，即便自身並無宗教信仰，子女基於尊重也都願意陪同父母親去拜拜、上教會或是參與宗教儀式，但認為宗教對於自身生活上的影響沒有實質的感受。

- 受訪者 B：信仰上，因為爸爸是天主教，媽媽是屬於算佛教，所以從小到大這樣接觸，我會一下子拿香，一下子去教堂做禮拜，常常會覺得既然拿香為甚麼又禱告，去拜佛的時候又會覺得掛個十字架怎麼會拜佛，所以我們家的小孩對於信仰這塊，沒有固定的信仰，當然爸媽也沒有要求我們要跟著誰去信教，我也覺得有沒有信仰在生活社交工作，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 受訪者 E：家裡是信仰佛教，我是沒有，但是尊重家人，所以有一些比較像節日、節慶之類的會跟著參加這樣，然後家人也不會就是強迫說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是不會。因為自己也沒有主要信仰的宗教，所以也不會覺得信仰對生活有什麼的啟發或影響。
- 受訪者 G：我沒有特別宗教信仰，父母各自家裡也沒有特別宗教信仰，只有一般的拿香拜拜，我會有這樣的習慣也只是依循家庭的傳統，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多因為信仰對生活的感觸。

在本研究中有半數以上是信仰基督宗教，受訪者皆認為該信仰會帶來內心的平安與依靠，面對困境時心中仍會抱持著盼望去面對挑戰。五位受訪者中有三位是信仰天主教、兩位是信仰基督教。有兩位信仰該宗教是因為父母雙方皆為此信仰，因此也就從小領洗，至於父母的族裔別分別是外省父原住民母、閩南父外國籍母。

- 受訪者 F：媽媽爸爸都是天主教，而我從小就領洗成為教友，跟著父母上教會。可能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所以對於信仰會覺得很稀鬆平常，平常不會特別想要做祈禱什麼的，但確實當自己低潮的時候，透過信仰能夠讓心情比較安定。

●受訪者 H：我本身是基督教徒、從小領洗。爸媽因為參加教會活動相識，也因此他們十分重視信仰與生活的關係，也讓我養成較開闊的心胸，會希望能幫助更多人。

有兩位受訪者表示信仰該宗教是因為從祖父母那代便是此信仰，也因為較常與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因此也與他們信仰同個宗教，其父母的族裔別分別是外國籍父原住民母、原住民父外國籍母。

●受訪者 D：是只有爸爸是佛教，爸爸是佛教，然後其他人應該都是天主教，還有一些是基督教，我阿公是基督教，我阿嬤是天主教，我媽媽比較沒有…比較沒有。我自己也是偏天主教，對，但天主教的教堂跟基督教的教堂我都會去。我爸爸是比較隨和，他是說你想參加，或者是不想參加都可以，我那時候有融入過。那我自己教會的話也沒有固定，就是哪裡有教會我就會去，佛教的部分也會跟爸爸一起。我覺得有信仰的話，會有像那種…我們臺灣不是有一種，特有種的魚，就是那種櫻花鉤吻鮭，就是他會去大海，然後又會游回家，就雖然說路上那個碰到很艱難的事情啊，可是一想到宗教，然後又想到家裡的話，就有一種支撐的感覺。

●受訪者 I：我是家庭從阿公那代開始就是天主教了，從小開始受洗去上教會，那我本身也熱切參加教會活動，也因為家庭不太親近，教會就會變成我第二個家的感覺。我覺得信仰讓我在一切最壞的情況時，還能相信會往好的地方發展，會有那個盼望。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該信仰是跟隨母親，且父母在當初結婚時就有討論到關於孩子的信仰問題，若無明顯宗教信仰與意見的話，那其母親就會堅持帶著孩子去上教會。宗教對於受訪者之影響與前四者相同，信仰在其心靈是一個重要的支柱，並會以教義作為生活行事的依歸。

●受訪者 C：我就跟我媽媽信基督教長老教會，然後我爸爸應該算，就是一般以前民間信仰吧，可是他好像也不太信，所以他有點無神論者那樣，因為他也不大會像人家去拜拜那種，他也不會去，對。然後我媽媽就是基督教，就是從外公、外婆，那時候就一直傳承下來，就是家族一個傳承的信仰。我媽帶我們去教會，我爸也不會覺得怎麼樣是因為，她說他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她就已經跟我爸講過了，既然我爸沒有什麼信仰，那她就會帶我們小朋友去教會，就是她堅持這樣子，所以當初他們就有討論過這題，就關於小孩子的信仰的部分。因為我外公好像也蠻堅持，就是信仰這個部分……對於我的生活的話，應該算蠻有影響的吧？因為我覺得我應該算一個比較樂觀的人嗎？也覺得這和信仰有關係，因為就是感覺…你知道你後面有一個，一個強大的支柱在你身後的那種感覺……對啊，就是做很多事情，可能都會想到那個上帝，祂希望我們是怎麼

樣子，然後去做認為對的事情。

受訪者 A 則表示，家中每個人的信仰不太一樣，雖有眾多宗教信仰充斥，但並不覺得衝突，因為皆是勸人向善、求內心平靜的宗教，雖有受到外公影響而喜歡基督教，但不會因此認為自己是信仰該宗教，亦認同宗教帶給人的感受是會受到庇護的安心感。

●受訪者 A：最酷的是我們全家只有我外公是基督徒，但我覺得我一直都覺得他在這個宗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不強迫我們任何人要信主，或是一定要認識主，那他也不會吝於分享，就是你如果想問他，他都會很樂意的跟你說，去山上禱告或是去教會的故事，但是他也不會去批評其他宗教。他就也是有說，就是他相信也是有觀世音菩薩的存在，也相信有媽祖的存在，相信有這些眾神的存在，但是他心中的唯一的神還是耶穌，這樣，所以因為我外婆的關係，他也會去拜觀世音，也去拜媽祖，但因為畢竟有些宗教還是會有一個，有點像是受洗的這個動作，我外公這個就不會去了他就覺得喔我已經有了這樣。我覺得他自己是很堅定的，不會因為覺得這個比較好，還是怎麼樣就動搖，他就是一個很堅定的一個人，你看全家，就只有他一個基督徒，他還是一樣繼續禱告他的，然後就算可能沒有人陪他去教會什麼，然後自己年紀也大了，然後他也不會覺得很罪惡，他讓我覺得信仰是一件很輕鬆、放鬆安心的事情。對我來說呢？因為從小就接觸到很多宗教，其實說實在的啦。如果以我這樣的經歷來看的話，因為我外公的關係，所以我最喜歡基督教，他也不強迫我們怎麼樣。畢竟我們家宗教真的很多……但我不會認為我是基督徒，我還是去拜拜我也相信這些眾生，就是因為我覺得好像從小到大，他們也是有在庇護我們的這樣，因為畢竟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們去拜拜嘛。或者是家裡也是有放一尊觀世音、菩薩或什麼的，就會覺得啊，他們有在保護我們啊。

總結族群認同對家庭適應的影響，雙族裔青少年在與家族長輩親友相處時，會面臨到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惑，甚至是產生異族文化與生活習慣的碰撞，然而面對這些問題，青少年會尋求適應的方法，或是實際付出行動，使與長輩的互動更為順利（受訪者 B、C、G、H）。在宗教信仰的部分，宗教信仰屬個人意願之選擇，不因族群不同而有明顯之差異，然而受訪之雙族裔青少年家中多為異宗教的結合，父母親對於子女之宗教取向大多採取鼓勵不強迫的教養方式，其子女即便自身並無宗教信仰，基於尊重也都願意陪同父母親參與宗教儀式（受訪者 B、E）；至於有宗教信仰之青少年，皆認為信仰對其生活不論是心靈層面的平安以及為人

處事上都有莫大的助益，面對異宗教的結合並不覺得衝突與排斥（受訪者 A、C、D、I）。

三、族群認同與同儕適應

（一）文化接觸

同儕的影響對於求學中的青少年，在適應問題有其重要性，青少年容易會因為顧慮他人而依循大眾常規、或是改變想法，甚至是有所隱藏，在族群認同的部分透過訪談與前段之分析可以發現到，青少年的原生家庭在族群文化方面較少有直接傳遞文化資訊的作為，然而學生在大學求學時期，無論是參加社團或是相關族群議題的接觸機會比其他求學階段多，因此激發他們對於自身文化的求知慾願意去學習，並思考自身的族群認同所在。

●受訪者 C：我覺得最有接觸文化的時候，就是大學的時候，就那時候而已，其他階段好像真的比較沒有，對阿，可能是因為學制的關係，就是你也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去認識，或是比較沒有那個時間可以規劃，說想要去哪裡，這樣，通常就是在讀書，然後學校也比較沒有這種的社團，國中、高中的時候比較沒有這種的……對於那個歷史的部分，可是其實回想以前的課程，我覺得以前歷史課可能就沒有講到那麼多原住民議題，本來就好像在公民課才有教到嗎？而且我好像是看到文章，有一個老師分享說，一整年的公民課，只有 30 分鐘是探討原住民議題的，但是其實你原住民議題只給 30 分鐘，其實根本有點難上的，也根本教不完……這是在網路上看到的，那個文章滿好的，但也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樣不就很可惜嗎？

●受訪者 I：大學的時光有大一部分的時間都參加原住民相關的營隊，也常去參加類似的座談阿，補充很多議題方面、那些面向的知識，很燒腦阿！但又很喜歡在那種需要對話的環境，可能是少數的人需要被聽見聲音，也覺得身為這些少數人，就更應該聽取這些聲音，盼能做出什麼改變……有在網上看見土地議題，說甚麼客家、漢人、閩南人在這片土地已經落腳這麼多年，現在原民會要和他們搶地了（原保地）。所以說，很難去衡量這種狀態，尤其現階段的執政黨在推行轉型正義，可是社會上仍有這麼多不滿的聲音，轉型究竟可以生根多深，真的挺難解的。

青少年在求學階段與同儕的互動有助於提升文化接觸的機會，參與社團使他們激發對於自身文化的求知慾與使命感願意去學習，面對社會上不同的聲音也引發其進行思辨，並思考自身的族群認同所在。

(二) 同儕互動

在與同儕互動的部分，大部分受訪者因其個人特質屬於樂觀、幽默外向，或是從小到大的求學過程中並未有轉學的情況，因此較能快速融入在同儕群體中。

- 受訪者 D：我覺得很快跟他們融入的原因是我比較外向吧，因為我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幽默一點吧，對，大家都覺得好笑啊，有時候會拿自己出來開玩笑啊，他們就是笑一笑，他們也不會說什麼，然後他們也會拿他們自己開玩笑，這個雙方互相，可能就是運氣比較好，遇到比較好的人。
- 受訪者 F：我從小到大和班上同學感情都不錯，也不會有相處或適應的問題。我也沒有轉學過，因為都一直住埔里，所以就都唸家裡學區的國小國中。
- 受訪者 H：和班上同學感情普遍不錯，可能是因為混血的關係，同學都會因為好奇而主動跟我聊天，後來慢慢就變熟。

即便有轉學過，但並不會因此而感到著急，認為時間能證明一切，漸漸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受訪者 A）。另有受訪者 E 是自都市來到偏鄉讀高中，雖然一開始有點不適應，但會轉而尋找志趣相同的朋友，若無法找到相似特質的朋友的話，亦認為適應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 受訪者 A：那融入的話，我個人認為是因為我也不會強迫、不會想要趕快融入，可能有些人就會，所以就會比較去 social 或什麼的，那當然就比較快跟他們打成一片，但我就會覺得我不想要那麼刻意……我覺得我適應的蠻好是因為我在嘗試不同的事情的時候也會認識不同的人，就是也會交到不同的朋友這樣，不會一直想要說目標就是要跟某些人，或是要跟整班打成一片或什麼要融入的很好。對大家一開始都蠻好的啦。就是客氣、客氣這樣，然後到真的融入的轉捩點，可能你會在這個班裡面找到你的定位，就是欸？自動就會被分到哪一類的……到最後，你還是會發現有幾個還是跟你比較好的，那我覺得這個也差不多要半年吧，對阿，畢竟真正認識一個人需要時間嘛！對。
- 受訪者 E：剛到山上學校的時候，就是跟在以前遇到的同學們比較不一樣，比較像是生活習慣不一樣，對啊。大概，時間久一點了，自然就習慣了，就也會去找可能比較志趣相投，相似一點的朋友，若學校裡面比較沒有和我差不多類型的人的話，我可能也是一樣，就是時間長久才有辦法證明吧？去適應，可是大概會比較久一點。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因為與家中親人之感情不和睦，因此很注重與同儕的交流及他人的看法，也因城鄉差距的關係曾在交友上碰壁，但後來借鏡成功的經驗，適應並改變自己與他人交流的方式。

- 受訪者 I：一開始蠻不錯的，我國小國中的人際狀態蠻巔峰，到處認識別班的

人，因為我也是因為家庭的狀態，讓我一直很在意別人的看法，所以都會盡全力去交朋友去達成內心的滿足。但在偏遠地區的國小國中真的視野還沒那麼開闊，直到在上高中反而跌了一大跤，因為到市區的高中，人文的狀態就真的不太一樣了。大學就借鏡高中的狀況，也比較會去和人相處。

青少年較少會因為族群而傾向與誰交友，也較不會以自身族群作為開頭與他人開話題，認為沒有必要去做分類。

●受訪者 A：不會覺得有甚麼不同或是緊張耶，我覺得我自己對族群意識的非常低，或是說不敏感，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發現，我身邊很多原住民，是因為我 6 年在埔里讀書嘛。那，埔里原住民比例蠻高的，可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情，我也不會覺得我身邊好多原住民喔，就覺得他們是同學，對對就是同學啊，就是不會有這樣子的分類，就是像跟你我也是覺得，喔這是我同學，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會說，啊這是我的「原住民好朋友」，不會再去做這個標籤。就是我也不會一開始認識人，聊天就問說欸？你是原住民喔？我不是很喜歡講這種話阿……就是我主要是看覺得跟我聊得來或怎麼樣，就是我覺得我彈性蠻大的啦，我不會說你跟我不一樣或一樣，要去做那種分類。

●受訪者 B：因為像我生活的環境，就沒有太多同族群的人可以選擇跟他交朋友。國中有國中的朋友，有一些是原住民有一些是平地人，但到了五專的時候我也想認識原住民的朋友阿，但就沒有半個阿，因為我的生活周遭平地人比較多，我也真的交不太到，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比較說，我比較喜歡甚麼族群的朋友，也就不會覺得一定要認識同族群的朋友，這樣去分類。

有受訪者表示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另一位則是在具有較多相同族群身分的人的地方，才會大方表明自己的身分。

●受訪者 F：可能因為在埔里長大的關係，我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漢人，但班上還是有少部分的泰雅賽德克和布農族這樣。我自介的時候也會直接說我是布農族，相較之下，和原住民同學相處當然會比較自在，因為漢人同學多少還是會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常會問我是不是會唱歌之類或是其他的白目問題。

●受訪者 I：如果我在原住民的圈子會比較大方地去跟大家說來自來哪部落的阿美族，名字是甚麼。感覺上是大家的默契了，一定是要講到這麼細才行。要是在沒甚麼原住民的地方反而就不會太去說明是原住民，是敵是友很難說。

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只有在別人有提問時，或是有討論到跟自己所屬的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才會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

●受訪者 D：可能要看別人有沒有問才說吧，跟別人剛認識的時候，他們會問我說你是什麼族，我就會說我是布農族，他就會再問我說你怎麼長得很像外國人，啊我就說我有混到泰國的，他們就嚇到然後認識，然後就慢慢熟起來。會就可

能會驚訝，但是不會有會讓人不舒服的感覺，但多少還是會開玩笑。不會一直說族群怎樣不好的，就他們的玩笑，就是可能就：欸？怎麼一個泰國的？就只是講國籍，就是沒有講一些就是歧視的那這樣子，算比較好。

●受訪者 G：如果是和陌生人自我介紹時不一定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因為也只是各一半的血統，比較會是在如果有談論到閩南及客語文化話題時會主動表示自己的族群。

也有些時候，就算沒有想要主動提，但可能因為外型出眾或是學校老師無意間互動的情況而透露出族群身分。

●受訪者 B：班上同學會知道我是原住民還有一個原因是，有一次學校在上課當中廣播要原住民的同學去哪邊集合，去辦公室簽一些資料，阿就上課上到一半嘛！可能時間很緊急，所以才在那時候叫我們過去，所以一起立大家就看著我，就也知道了阿……如果去當兵的話見到同梯有原住民，也會比較開心，就是階段性環境的問題啦！你也沒得選。至於自我介紹時會不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求學期間我不會跟別人主動提起我的族群，因為會被當成異類，除非有人問我才會回答。

●受訪者 C：我覺得好像也不用特別講到，就可能變成是有問的時候，就會說喔對啊這樣子。而且老師都會幫你宣傳你是原住民，說：「喔？你眼睛那麼大，你是原住民？」大概就是這樣子，因為放到平地學校看起來，好像眼睛真的會比較大一點，就是可能是因為外型就是，還蠻像的，就是也不用特別講，大家也會知道這樣子。

關於族群認同對同儕適應的影響，發現青少年在求學階段與同儕的互動有助於提升文化接觸的機會（受訪者 C、I），參與社團使他們激發對於自身文化的求知慾與使命感願意去學習，面對社會上不同的聲音也引發其進行思辨，並思考自身的族群認同所在。在與同儕互動的部分，若有遇到相同族群認同的同儕，會覺得較有親切感（受訪者 B、E、I），但並不會因此做為選擇交友的條件（受訪者 A、B），不過在表明自身族群身分時多少還是會有所顧忌，除非是在有較多相同族群身分的人的地方，才會大方表明自己的身分（受訪者 I）。

總結上述訪談結果可以發現，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問題會互相影響，影響的程度不盡相同。在個人適應的部分，青少年因接觸到不同的文化而發展出自己的認同，部分受訪者在適應的結果下認為不需要特意偏向哪一族群，而有明確族群認同者，肯定與喜愛自身具有的雙族裔身分，並不會因被貼上標籤感到困擾而放

棄這份認同；家庭適應的部分因青少年較難從父母端接觸到族群文化相關資訊與學習機會，因此與祖父母的相處成為了族群認同與適應的關鍵，青少年會尋求適合自己的方法，實際付出行動去學習，使與長輩的互動更為順利。對於文化傳承的部分，青少年們皆認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有不少學習與傳承文化的相關作為，即便家庭較難有族群文化的傳授，但若有意願去學習的話，不論是網路上或社會上致力於文化傳承的社群團體，仍能有很多機會可以接觸到文化方面的學習；最後在同儕適應的部分，顯示出除了家庭之外，同儕互動亦是使青少年學習與形塑自身族群認同的管道，青少年在大學求學時期，可以參加社團或是有較多接觸族群議題的機會，因此激發對於自身文化的求知慾，並思考自身的族群認同所在，面對環境中不同的聲音，也能進行獨立思辨。而在交友上，並不會因為族群而作為選擇交友的依據，對於表明族群身分的場合傾向於當別人有提問或是有較多相同族群的人生活的地方才會主動表達。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雙族裔青少年在異文化的薰陶下，個人在家庭與同儕互動中是否有適應方面的問題，以及其族群認同取向是如何形成的，藉由訪談 9 位分屬不同族群身分之青少年，將收集到的資料與訪談內容進行分析與整理。

本研究對應前述第二章涵化論及第三章族群共榮的內容，涵化論的核心觀點是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強調文化交流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並且認為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種積極的力量，能夠促進文化的發展和進步。現今的臺灣社會因歷史和政治的變遷而有多元族群的組成，然而社會中仍存在族群間衝突與不平等的現象，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關注、商討對策並致力於改善，也透過持續關注與對話的過程，盼能增進族群間相互理解和尊重，持續努力促進各族群之間的交流與和諧共存。

本章針對第四章所研究出來的結果，歸納研究發現做出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日後對雙族裔青少年認同與適應之議題有興趣者之參考。全章分二節，第一節根據訪談結果歸納出結論；第二節提出具體建議，供作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研究發現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生於異族群家庭之青少年，有著各自獨特的背景條件，那他們的認同是如何被形塑的？若是具有兩種甚至以上的族群身分，是否會選擇其中一種族群作為認同取向或是兩邊都接納或是否定？當面對角色兩難與衝突的時候該如何化解與調適。故有如下之研究問題：

- (一) 雙族裔青少年族群身分認同如何被形塑？影響其族群認同的因素為何？
- (二) 雙族裔青少年族群歸屬感之趨向為何？是否僅選擇單一族群作為歸屬？是如何進行取捨，其選擇的歷程為何？
- (三) 在異族文化交流與生活互動中是否產生過衝突？如何調適？

經訪談後發現青少年的認同會受到多項因素影響而逐漸形塑自身的族群認

同，家庭、同儕、居住地、文化接觸的程度等等……其影響力依據個人之背景條件而有所差異。族群歸屬感亦代表著傾向於選擇何種族群作為主要認同的族群，發現 4 位青少年對於父母雙方的族群皆認同，自身並無傾向於哪一方，另有 5 位則有明確之族群認同，會有這樣的取捨與接觸文化的親近程度有所相關，以及青少年是否願意主動去學習文化議題相關的領域，透過學習逐漸找到對於族群的認同感。而在接觸異族文化時難免發生過衝突與不適應，透過求助他人、學習等，試著去解決問題，或是花時間磨合尋找與他人相處更自在與適合的方法。

本研究依據訪談結果，並配合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綜合歸納以下結論，茲說明如下：

壹、雙族裔青少年的族群認同

一、雙族裔青少年的認同傾向

依據訪談結果發現，擁有原住民族裔的青少年較有明確的認同傾向，會選擇單一族群作為歸屬，而閩南、客家、外省族裔者之族群認同較不明確，可能選擇兩邊都認同，或是較無族群區分之意識，但並不會否定父母的族群。

二、影響雙族裔學生的族群認同因素

(一) 家庭經濟狀況

在此部份可以就家務主導權與家庭經濟主導權作為探討，由父母一方主導、其族群認同也受其影響有三位，家務權力由一方主導、但族群認同並未受其影響有三位，至於父母共同主導家中事務、其族群認同是屬中立者亦為三位。結果顯示青少年的族群認同和家務主導權在父親那方有相關，由母親主導家中事務之子女族群認同部分相關，而父母共同主導家中事務的話其子女之族群認同較無相關性。在家中經濟的部份，結果顯示九位受訪者中，有四位之家庭經濟主要是由父親負擔，然而子女的認同有兩位是兩邊都接納、不偏向哪一族群，一位認同父親、一位認同母親；兩位之家庭經濟主要是由母親負擔者，一位認同母親、一位處中

立之認同，代表家庭經濟狀況對於青少年的族群認同有部分影響力。至於影響較不顯著者，代表有其他因素影響青少年之族群認同。

（二）親子關係

研究發現青少年與家人之互動良好，但與父母的相處過程較難得到族群文化知識的學習，與較為年長的長輩互動時才比較有機會接觸傳統文化的陶冶。因此雖然青少年與雙親之感情親密程度不錯，但若無族群文化知識之授予與傳承，青少年也難以養成自身文化的認同，因此值得去探討形塑青少年族群認同之其他原因。

（三）其他原因

依據訪談結果發現，撇除對於父母兩者族群皆認同之受訪者，有明顯族群認同傾向之青少年，較易認同老家或是常居住地之族群，因為生活於該地較易接觸該文化，也對於該文化習以為常、有安全感，認為認同此文化是自然而然的，無需特別原因造成。

亦有受訪者表示因福利政策之關係，有改成原住民父親或母親的姓氏，認為就算不是姓氏的原因成為法律上的原住民，但本身也有存在原住民身分之血緣，因此亦有傳承文化的使命感，願意學習族群文化。

而同儕亦是青少年發展族群認同的影響因素之一，發現青少年在求學階段與同儕的互動有助於提升文化接觸的機會，參與學校社團或是其他族群文化有關的活動，使他們激發對於自身文化的求知慾與使命感願意去學習，面對社會上不同的聲音也引發其進行思辨，並思考自身的族群認同所在。

貳、雙族裔青少年的生活適應

一、原生家庭背景對於生活適應的影響

經整理資料後得出家中經濟狀況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問題較無顯著關係，不因家境富裕或困苦而有較不佳或較佳之生活適應情形，反而是較易與人際關係及個人之個性、性格有關；訪談結果發現與家人的互動關係會影響青少年的生活適

應情形，與家人、祖父母互動關係較良好者，生活適應較良好。

二、雙族裔青少年之個人適應

對於雙族裔身分的看法，有青少年認為族群認同的區分不是那麼重要，部分受訪者認為對於父母雙方的族群皆認同；而有明確族群認同者，認為雖然該身分會讓自己被貼上標籤感到困擾，但並不會因此而放棄這份認同，肯定自身具有的雙族裔身分；對於文化傳承的部分，青少年們皆認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除了學習本土語言之外、多與長輩們聊天聽口傳的歷史，認識傳統祭儀背後蘊含的意義與文化精神等，有不少學習與傳承文化的相關作為。就算原生家庭因多重因素而較少有實際文化知識的傳授，不過現已有很多接觸與學習族群文化的機會，要不要去付出行動學習還是要看個人意願。

三、雙族裔青少年之家庭適應

雙族裔青少年在與家族長輩親友相處時，會面臨到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惑，甚至是產生異族文化與生活習慣的碰撞，然而面對這些問題，青少年會尋求適應的方法，或是實際付出行動，使與長輩的互動更為順利。在宗教信仰的部分，宗教信仰屬個人意願之選擇，不因族群不同而有明顯之差異，然而受訪之雙族裔青少年家中多為異宗教的結合，父母親對於子女之宗教取向大多採取鼓勵不強迫的教養方式，其子女即便自身並無宗教信仰，基於尊重也都願意陪同父母親參與宗教儀式；至於有宗教信仰之青少年，皆認為信仰對其生活不論是心靈層面的平安以及為人處事上都有莫大的助益，面對異宗教的結合並不覺得衝突與排斥。

四、雙族裔青少年之同儕適應

與同儕的互動會使青少年增加文化接觸的機會，若有遇到相同族群認同的同儕，會覺得較有親切感，但並不會因此做為選擇交友的條件，若因族群而在與他人互動上碰到困難，會靜待時間去習慣，或求助他人及仿效成功的經驗去調適。不過在表明自身族群身分時多少還是會有所顧忌，除非有討論到族群相關的議

題，或是在有較多相同族群身分的人的地方，才會大方分享與他人介紹自己的族群身分。

第二節、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發現不具明確族群認同傾向之青少年，部分原因為族群意識較弱、對於文化接觸的機會較低，然而生活在這具有多元文化的臺灣，不認識自身的文化實屬可惜。至於適應問題方面，青少年曾經因族群而發生困擾的事件，代表社會上仍有許多對於異族群有偏見誤解的人，即便青少年表示不那麼在意或是習慣了，但並不代表著學校甚至整個社會無需要進行檢討與改進的地方，維持一個族群文化友善的環境，小至個人大至團體組織及整個社會，所有人皆責無旁貸。故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以供雙族裔家庭、學校單位作為參考，未來若有其他對於該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筆者亦提供相關之研究建議。

壹、對雙族裔家庭的建議

一、對青少年的建議

大部分的青少年因為較少接觸到族群文化的學習，即便有發展出自身之族群認同，但對於文化傳承方面仍不知如何開始，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況，然而，文化學習的機會並非那麼遙不可及，以下是一些針對學習與傳承文化議題上青少年可以採取的行動：

(一) **家庭傳承**：青少年可以向家人請教和學習族群文化的知識和傳統。透過與長輩交流，了解家族的歷史、飲食習慣、節慶等，並參與家族舉辦的文化活動和儀式。

(二) **社區參與**：加入與自身族群有關的社區組織、團體或文化中心，參與他們舉辦的文化活動、工作坊和學習課程，這樣可以和同族群的人建立聯繫，共同學習和體驗族群文化。或是參加多元文化交流活動或加入相關社群，透過與其他文化的接觸，青少年可以擴展自己的視野並理解不同族群之間的共通之處和差異。

(三) **學校教育**：在學校的課程中學習族群文化相關內容，學校如有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主題講座或展覽，應踴躍參與，把握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的機會。

(四) **自主學習**：可以閱讀與研究關於不同族群文化的書籍、文章、報導，了解其歷史、傳統、價值觀和藝術表現形式等方面的知識，這可以透過圖書館、網路資源或是學校課程來進行。透過閱讀書籍、觀看影片、上網搜索等方式，主動學習自身族群的歷史、文化、藝術和傳統，青少年可以探索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並進一步深入研究。

(五) **旅遊與探索**：到訪其他地區或國家，特別是具有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地方。透過旅遊，可以親身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傳統建築、當地美食等，進一步認識不同族群的文化。

二、對家長的建議

在與孩子互動時，建議多多與他們分享兒時文化記憶或族群文化方面知識的傳承，若家長對於自身文化較不熟稔、對於族群議題較無把握時，可與孩子一同瀏覽網上或書面相關學習資源，親身實踐對於族群文化的關心，帶動孩子學習的意願，也能提升青少年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感與認知族群文化的價值與重要性。

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在教育的課程規劃及編排上，若能融入多元文化教育及認識族群的相關課程，其能提升學子文化涵養，營造友善多元的環境，使多元族群能彼此尊重及增進社會和諧。以下是對於學校單位的建議：

一、建立完善的輔導機制

任何族群的學生都應該被接納並安心的在學校進行學習，若學生有適應不良的情形，透過師長與同學的關心與協助、進一步與學生進行個別輔導，了解他們的困擾、問題和需求，透過與學生的面談、聆聽和建立信任的關係，幫助學生認知和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困難，並提供情緒支持和指導。

二、多元課程設計與跨科合作

學校可以在課程中加入多元族群文化的內容，包括歷史、文學、藝術、音樂、舞蹈、傳統手工藝等。亦可進行跨學科合作，將族群文化的學習融入不同學科的課程中。透過多元的課程設計，學生可以了解不同族群的歷史和文化特色，增強對多元文化的認識與理解。

三、文化講座交流與對話

學校可以與外部資源合作，邀請專業人士、學者或文化工作者來校園進行文化講座與工作坊，這樣可以提供學生更深入的專業知識和實際體驗，豐富族群文化相關課程的內容。學校亦可以鼓勵學生進行跨文化的交流與對話。透過小組討論、文化分享活動、跨校交流等形式，讓學生有機會與來自不同族群的同學交流和分享彼此的文化背景，促進互相理解和尊重。

四、充實學校館藏學習資源

建立多元的學校圖書館收藏，包括關於不同族群文化的書籍、影片和資料。同時，選用多元文化的教材，使學生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和探索族群文化。

五、組織成員文化教育培訓

提供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相關的跨文化教育培訓，以提升對族群文化的教育意識和專業能力。包括跨文化溝通、尊重差異、反偏見和歧視等相關主題的培訓，還有更重要的是輔導技巧方面的，使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需要幫助的學生時，可以適時的給予支持與協助。

這些措施的重點是要培養青少年保持開放心態和尊重，願意探索和接觸其他文化，並以包容的態度來對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學校亦營造一個包容友善的環境讓學生們無須憂慮的專心在學習領域上。盼透過這些方式他們可以豐富自己的視野，並促進對於族群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創造一個多元且包容的學習環境。

參、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對象部分來自南投縣仁愛鄉、少數來自台中與花蓮，共計 9 位生於異族通婚家庭的青少年，進行訪談、蒐集資料與分析，因此總訪談樣本較少，且受訪者居於都市或鄉鎮之差異亦會得到不同之研究結果，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及其他縣市或增加受訪者人數，可以得到更多的意見與資料，提高研究樣本的完整性，將有助於比較不同地區類型之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深及方法為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其結果因受到樣本數之限制，較無法呈現量化的數據。同時，在訪談過程中，而在訪談過程中，訪談者的主觀經驗可能會影響對訪談題目的看法和詮釋方式，有時難以切中問題的核心，需透過引導與釋義，來協助受訪者釐清問題並進行回答以完成訪談，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可使用問卷先對雙族裔青少年進行整體性的調查，最後再將問卷和訪談資料相互補充或印證，使研究結果更加完整。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王甫昌 (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圖書公司，頁 53-100。
- 王淑慧、蔡明坤 (2014)。〈試論清末恆春地區的漢番衝突 (1875—1894)〉。《美和學報》，33 卷 2 期，頁 63-90。
- 江惇元 (2022)。《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臺東縣：國立臺東大學進修部公共與文化事務碩士專班論文。
- 朱潔嵐 (2001)。〈建立臺灣認同——自決與認同的心理基礎〉。《Taiwanese Collegian Magazine》，23 期，頁 157-170。
- 何惠蘭 (2010)。《台東縣國小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臺東縣：國立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巫麗雪、蔡瑞明 (2006)。〈跨越族群的藩籬：從機會供給觀點分析臺灣的族群通婚〉。《人口學刊》，第 32 期，頁 1-41。
- 李文良 (2018)。〈清嘉慶年間湖南苗疆的「均田屯勇」〉。《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2 期，頁 1-36。
- 李文欽 (2002)。《國民小學單親兒童與雙親兒童行為困擾及生活適應之比較研究》，屏東市：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秋娟 (2016)。《族群歧視、文化認同與新住民之國中在學子女的生活適應研究：以嘉義縣五個鄉鎮市為例》，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春慧 (2004)。《花蓮縣萬榮鄉布農族學生族群認同階段性發展之研究》，花蓮縣：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珮瑄 (2005)。《國中生同儕互動心理需求及其與人際互動相關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忠基 (2011)。《都市原住民國中生族群文化認同與學校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 吳佩青、黃郁婷 (2015)。〈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研究〉。《學校行政》，100 期，頁 45-65。
- 吳瓊洳 (2009)。〈新住民子女文化認同之研究——以雲林縣國中生為例〉。《台中教育大學學報》，23 卷 2 期，頁 187-204。
- 吳瓊洳、蔡明昌 (2016)。〈新住民雙重文化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研究〉。《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39 期，頁 1-32。
- 杜曉梅 (2015)。〈原住民身分與文化認同——以原漢雙族裔為例〉。《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7 期，頁 147-168。

- 林天祐 (1996)。〈認識研究倫理〉。《教育資料與研究》，12 期，頁 57-63。
- 林天祐 (2005)。〈教育研究倫理準則〉。《教育研究月刊》，132 期，頁 70-86。
- 林秀蓉 (2011)。《新住民子女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台北市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為例》，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旻秋 (2014)。《老街、廟宇、械鬥—談新莊》，新北市：華梵大學建築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林進材 (1995)。《青少年問題檔案：個案與對策》。臺北市：商鼎文化。
- 林偉盛 (1987)。《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偉盛 (1993)。《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羅漢腳》。臺北市：自立晚報社。
- 林偉盛 (1996)。〈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臺灣史論文精選 (上)》，臺北市：玉山社，頁 263-288。
- 林雅容 (2009)。〈自我認同形塑之初探：青少年、角色扮演與線上遊戲〉。《資訊社會研究》，16 期，頁 197-229。
- 林寶安、鄭瓊月、蔡夙穎、鄭雅愛 (2011)。《新移民與在地社會生活》。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 邱苡芳 (2006)。《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族群通婚關係》。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花蓮縣：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 邱莉雯 (2004)。《東部原漢雙族裔成人認同研究》，花蓮縣：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添福 (1999)。《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卓石能 (2004)。〈都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以高雄市原住民國小學生為例〉。《原住民教育季刊》，35 期，頁 77-108。
- 周璽 (1968)。《彰化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 柯志明 (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高元杰 (2008)。《原漢通婚家庭之文化認同與適應》，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論文。
- 高加馨 (2001)。《牡丹社群的歷史與文化軌跡-從排灣族人的視點》，臺南市：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班論文。
- 凌平 (2001)。《原住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屏東縣：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論文。
- 侯明玉 (2011)。《大學生身心困擾與心理健康之關係研究—以師大學生為例》，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論文。
- 徐念慈 (2022)。《原漢雙族裔都市原住民後代族群認同歷程之建制民族誌》，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博士班論文。

- 徐富珍、陳信木 (2004)。《番薯+芋頭=臺灣土豆？—臺灣當前族群認同狀況比較分析》。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人口學會。
- 梅義芳 (2019)。《全球化下我國新移民現象與族群融合問題》，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張炎憲、李季樺 (1995)。〈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173-218。
- 張茂桂、蕭新煌 (1987)。〈大學生的『中國結』與『臺灣結』—自我認定與通婚觀念的分析〉。《中國論壇》，第 289 期，頁 34-53。
- 張春興 (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市：東華書局。
- 張琇喬 (2000)。《臺灣布農族學生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以南投縣信義鄉為例》，臺中市：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班論文。
- 莊家欣 (2006)。《外籍配偶之子女族群認同與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以臺南縣為例》，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啟斌 (2013)。《全球化下多元族群與國家安全之關聯：以臺灣新移民問題為例》，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少平 (2009)。《原住民族青少年之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以南投縣仁愛鄉埔里鎮為例》，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論文。
- 許達然 (1996)。〈械鬥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 期，頁 1-81。
- 許達然 (1999)。〈清朝臺灣社會動亂〉。古鴻廷等編，《臺灣歷史與文化》，板橋：稻鄉出版社，頁 27-80。
- 許毓良 (2003)。《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論文。
- 陸洛 (2005)。〈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觀：概念分析與實徵初探〉。《本土心理學研究》，23 期，頁 3-69。
- 陳文俊 (1997)。《政治社會化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大專學生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之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出版。
- 陳李綢 (1996)。《大學生生活適應量表之編製研究報告》。教育部委託。
- 陳枝烈 (1996)。〈原住民兒童族群認同與文化認知之探討〉。《研究原住民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9。
- 陳信木 (2003)。《臺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理區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陳柏臣 (2014)。《清代臺灣、閩南地區的械鬥比較研究》。宜蘭縣：佛光大學政歷史學系研究所論文。
- 陳宣含 (2016)。《青少年學校生活適應對基本心理需求之影響：以情緒陶冶為中介變項》，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 (2005)。〈不同階段青少年之自我認同內容及危機探索

- 之發展差異》。《中華心理學刊》，47 卷 3 期，頁 249-268。
- 陳建文（2009）。《人格與社會適應》。中國：安徽教育出版社。
- 陳恕烈（2008）。《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婚姻滿意之調查研究》，臺北市：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嘉伶（2012）。《國小學童偏差行為之探討》，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陳毓齡（2009）。《新移民家庭資本與其子女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慧、車宏生、朱敏（2003）。〈跨文化適應影響因素研究述評〉。《心理科學進展》，11 卷 6 期，頁 704-710。
- 陳麗華（1999）。〈臺北市阿美族學童族群認同發展之研究〉。《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 卷 3 期，頁 423-447。
- 梁世武（2009）。〈臺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問題與研究》，48 卷 3 期，頁 33-62。
- 梁志輝（2001）。〈最後的打貓社人？——一個平埔番社的歷史敘述〉。《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頁 139-163。
- 葉海、吳榮先（2006）。〈淺論提高跨文化適應能力的策略〉。《沿海企業與科技》，2 期，頁 155-156。
- 葉春榮（1998）。〈臺灣族群的融合〉。《歷史月刊》，第 131 期，頁 287-324。
- 葉春榮（2003）。〈族群與通婚：一個台南山區村落的歷史人口學研究〉。《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287-324。
- 黃明源（2013）。《原住民學生生活適應與自我概念對人際關係影響之研究——以南投縣為例》，彰化縣：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論文。
- 黃佳慧（2022）。《原民生參與原民社團之參與動機與族群認同相關之研究》，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論文。
- 黃郁婷、林揚瑩（2013）。〈外籍配偶國中子女的親子關係與族群認同初探〉。《學校行政》，87 期，頁 202-221。
- 楊靜利、李大正、陳寬政（2004）。〈臺灣結婚率與婚姻配對模式之變遷〉。《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人口學會。
- 駱明慶（2006）。〈教育成就之性別差異與國際通婚〉。《經濟論文叢刊》，第 34 卷第 1 期，頁 79-115。
- 詹素娟（1997）。〈族群關係中的女性——以平埔族為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 42 期，頁 3-7。
- 廖風德（1983）。〈清代臺灣社會的暴力衝突——以噶瑪蘭為例〉。《政大歷史學報》，第 1 期，頁 5-13。

- 蔡淑玲 (2003)。〈臺灣閩南語地名的語言層次與文化層次〉。《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5 期，頁 115-128。
- 蔡淑鈴 (1994)。〈臺灣之婚姻配對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6 卷第 2 期，頁 335-371。
- 賈曉波 (2001)。〈心理適應的本質與機制〉。《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期，頁 19-23。
- 劉芳亭 (2020)。《清代臺灣「民番通婚」的再思考》，臺北市：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
- 劉若蘭、黃玉 (2005)。〈大專原住民學生校園經驗與族群認同、心理社會發展之關係—以北部某多元族群技術學院為例〉。《新竹教育大學學報》，21 期，頁 1-33。
- 劉慧君 (2006)。《家庭內社會資本、自我概念、族群認同對台東縣原漢學童學習適應之影響》，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論文。
- 薛靜如 (2005)。《兒童情緒管理與人際問題解決態度、學校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輔導教學碩士班論文。
- 謝美英 (1998) 〈青少年同儕關係與倫理〉。《訓育研究》，37 卷 3 期，頁 55-60。
- 謝若蘭、彭尉榕 (2007) 〈族群通婚的身份認定與認同問題之研究—以花蓮地區原客通婚為例〉。《思與言》，第 45 卷第 1 期，頁 157-196。
- 賴玉粉 (1996)。《花蓮縣原住民、非原住民國小學童學習適應與自我觀念之比較研究》，花蓮縣：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偉恩 (2022)。《屏東縣原住民族國中我族接觸、族群社會化與族群認同關係之研究》，屏東縣：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論文。
- 魏春枝、張耐 (2000)。〈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探討〉。《師友月刊》，393 期，頁 37-40。
- 羅婉麗 (2001)。《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之訪談、評量與調查研究》，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8)。《戴施兩案紀略》。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 龔元鳳 (2007)。《大陸與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子女族群認同之差異研究》，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論文。

英文書目

- Aboud, F. E.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ttitudes. In J. S. Phinney & M. J. Rotheram (Eds.),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32-55. Newbury Park, CA: Sage.
- Adler, A. (1958).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New York: Putnam Capricorn.
- Allport, G. W. (1961).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Holt, Reinhart & Winston.

- Berry, J. W., Trimble, J. E., & Olmedo, E. L. (1986). Assessment of acculturation. In W. J. Lonner & J. W. Berry (Eds.), *Field method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291-324. Beverley Hills CA: Sage.
- Berry, J. W. (1990). The role of psychology in ethnic studies.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12, 8-21.
- Chickering, A. W., McDowell, J., & Campagna, D. (1969).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0(4,Pt.1), 315–326.
- Cross, W. E. (1978). The Thomas and Cross models of psychological nigrescence: A review.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5(1), 13–31.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Freud, S. (1940).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1, 27–84.
- Hughes, D., Rodriguez, J., Smith, E. P., Johnson, D. J., Stevenson, H. C., & Spicer, P. (2006). Parents' ethnic-racial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5), 747-770.
- Marcia, J. E. (196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 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551-558.
- Maslow, A. H. (196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 Mendenhall, M. & Oddou, G. (1986). Acculturation profiles of expatriate managers: Implic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training program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1, 4, 73-79.
- Phinney, J.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youth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3), 499-514.
- Phinney, J. S. (1992).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youth and young adults from diverse groups.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7, 156-176.
- Rogers, C. R. (1951). *Client-centered therapy; its current practice, implications, and theory*. Houghton Mifflin.
- Sullivan, H. 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 Wakefield, W. D., & Hudley, C. (2007). Ethnic and racial identity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46(2), 147-154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33, 74.
- Tajfel, H. (1979).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social psych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 Clinical Psychology*, 18(2), 183-190.

網路資源

林君穎 (2020)。〈被污名的「漢化」：台歷史上原漢衝突後還掩蓋了什麼〉。《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50114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檢索日期 2023 年 5 月 9 日

故事 (2015)。〈臺灣歷史的十個轉捩點：(三) 1786 年·林爽文事件〉。《自由時報》自由評論網。<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399600>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17 日

趙芷菱 (2015a)。〈晚清積極建臺-沈葆楨的貢獻與影響〉。《新紀元》焦點新聞，第 435 期。<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35/15250.htm>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6 日

趙芷菱 (2015b)。〈清統治時期的臺灣民變與械鬥〉。《新紀元》焦點新聞，第 431 期。<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31/15132.htm>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18 日

〈何謂研究倫理〉。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治理架構。https://rec.chass.ncku.edu.tw/about_research_ethics 檢索日期 2023 年 3 月 10 日

Hook (2010) 〈為什麼群體和偏見能如此容易地形成：社會認同理論〉。心理學知識首頁。<https://td026544.pixnet.net/blog/post/30170423> 檢索日期 2023 年 3 月 27 日

United Nations. (n.d.). Who Are the Youth? <https://www.un.org/en/global-issues/youth> 檢索日期 2023 年 6 月 2 日



附錄、訪談紀錄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A	大學	服務業	25	112.05.21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 我爸爸，是正統閩南人，住霧峰，那我媽媽老家是在員林這樣子，她是閩南混外省，外公是山東的，然後爸爸、媽媽目前家裡有一個小事業，就是都在霧峰的家裡工作這樣子。我讀書的地方都住外面，我們家的部分應該不是因為父母工作關係，但也算是有啦，因為他們很忙，加上，家裡小孩子有點多所以就是都送住宿型的學校比較方便管理。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這方面的話如果是小孩子來講的話，媽媽比較主要是在 handle 就是孩子的部分，當然也是會跟爸爸討論，那…嗯…開銷這方面呢比較大筆的都是爸爸在負責，那媽媽就是負責我們 4 個，小孩的生活起居那些費用這樣日常開銷，爸爸可能，就是學費保險那一類這樣，那……差不多就是這樣。我覺得爸媽的經歷真的有影響到我們，因為我媽媽是有讀到大學，我忘記她有沒有畢業了，因為她那時候就懷孕了。但是我爸爸好像是高職畢業而已，沒有讀大學的樣子，然後就去當兵了，因為我爸就是阿公就有家裡的事業了嘛！所以他也沒有讀大學也沒差，在那個年代。我們那時候其實從小就會很明顯感覺到我媽媽很希望我們學到很多，就是她覺得既然她們有這個資源，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多學點才藝，學鋼琴學畫畫，學英文什麼的，就是從小就是可以栽培我們這樣，那爸爸，相較起來就會覺得說不要逼孩子，就是隨便他，就他有心去就去學然後再支持，但感覺的出來爸爸其實在教育方面會比較捨不得花錢。其實我爸爸不是那種會鼓勵我們的人，所以他就是會比較有一點東方的那種教育你知道嗎？就是不是愛的教育，他可能就會覺得學這個沒有用啊。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比較少會一起出去，因為家裡的工作真的太忙了，本身就是一個工廠嘛。如果是工作的事情的話，我爸他們那邊都是比較喜歡自己討論，或是家裡一些其他的家人，像姑姑他們也都是一同在經營這個事業，他們都

是自己討論比較多，比較少跟我們小孩子講，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也都是住宿在外，都在外地讀書，所以我們能參與的也比較少這樣，我自己覺得我的部分是這樣。那我自己的人生規劃呢！其實就是可能跟關係上也有差吧？就是可能跟媽媽關係比較親近，所以在跟她討論這些的話，會比較願意講，就比較願意拿出來跟他做溝通啊。那爸爸的部份的話，就可能，因為他也不會跟我們聊這些，我們也不太會想要跟他聊這些這樣，所以應該是說，爸爸的人生規劃就是除了他自己的事業之外，好像也沒有其他東西了，也是希望我們這一輩去一起維護這個事業，對對對。

我爸是因為畢竟這個事業也是阿公傳給他的，所以他對於這個責任感看很重，然後他把這個重心也放得很多，那對於我們 4 個小孩，其實管教、生活上的參與度就沒那麼高啦！那之前可能會有跟她，還是會跟她小聊一下，就是可能我未來想幹嘛。或是現在有興趣什麼的，這樣還是會聊，只不過在工作、人生規劃這方面，就會跟他會比較有壓力，因為你知道他希望你是怎麼的嘛！所以就會覺得就會比較會有那個壓力在這上面。

針對族群文化的部分，我外公會教我們關於飲食方面的事，山東很注重麵粉類的食材：饅頭、包子、水餃，他們會自己用麵粉，然後做成麵條，饅頭、包子，對就是麵粉類的，他們都會自己做。像我外公，我們每次出去，他都會選去吃那個牛肉麵阿，因為他就是飲食習慣嘛！對於牛肉麵的要求也是頗高的，那他也很喜歡吃包子肉包啊、饅頭之類的。從小外公就會教我們包水餃啊，餅皮也自己擀啊，對，我們之前小時候是都會一起包水餃這樣，我也是高手餛！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我小時候都是跟外公外婆住，跟兄弟姊妹沒住在一起，所以其實以前跟他們很不熟，所以你說跟家人關係密不密切，我反而是跟我外婆、外公他們比較好，那邊還有表姐妹，跟他們感情是最好的，就是我什麼話、我什麼事情都可以跟他們說，但是我們家原生家庭那邊我會三思，就是會想這件事情要講嗎？就是因為我覺得那個信任感，還有我們家的環境關係，上一代就是我爸爸他們那邊比較複雜，因為事業的關係所以就是比較心機，就一塊餅，大家都搶著要的感覺。

家裡面就會有繼承的壓力嘛！我是比較偏激一點啦。我那時候想想，因為畢竟志願是自己填的嘛，那其實分數是可以填很多學校，但是我就直接就是臺灣整個西半部我都沒有填，我就只有選東半部的跟離島這樣子，我印象很深刻，我爸爸那時候知道我讀那麼遠，他就說他不相信我亞洲大學上不了，反正呢？他那時候其實也知道我是故意填這樣，然後他就說了一句話，他就說我沒有錢，我就會回來了，因為其實我們家從小其實就沒有什麼，零用錢的這個概念，我們就是幾乎想說不用給，我國高中有回家住有工作的話就是一

天工資 1000，是你要工作你才有錢，我覺得這也蠻好的就是從小就給我們這個觀念而不是平白無故就給我們錢，就是你要有付出，才有錢，一直都讓我們知道賺錢不容易這個事情，這樣，反正就是，所以我到大學之後，我又讀那麼久，我不可能每個禮拜都回去啊。我這個車費這樣子好大一筆，所以我大一就在外面找工作，就很少回家了，這樣對對對到一直到大四，我也沒有真的像他預想的，會一直想回去。因為我中間還有轉學嘛，然後又有去交換學生，然後我打工的話就是一直變來變去的，一開始當然是餐飲比較多啦，到台東那邊觀光業比較盛行，所以就是在飯店的，不管是餐飲部啊！房務部啊，就是一些休閒娛樂那些的，然後可能之後，因為我對戶外有興趣嘛，就考證照之後，也就是當救生員，游泳教練啊這樣。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關於宗教的話我想先提我外公，他因為他其實之前在山東的時候，他們家算是一個蠻大的家族，那我外公其實受過的教育很高，他是民國十二、十三年出生，在那個時代會講英文的人很少吧？但我外公會講英文代表他是有受過教育的，在山東算是有錢人家這樣，那他也是因為打仗跟國民政府過來了嘛。那他其實也會也會跟我們分享那個過程，就是他因為打仗的關係就開始信主，然後他也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這樣，然後我最酷的是我們全家只有我外公是基督徒，但我覺得我一直都覺得他在這個宗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不強迫我們任何人要信主，或是一定要認識主，那他也不會吝於分享，就是你如果想問他，他都會很樂意的跟你說，去山上禱告或是去教會的故事，但是他也不會去批評其他宗教。我不知道他年輕的時候是怎麼樣，但是以我有印象的，畢竟外婆的信仰跟他不一樣，然後他也會跟著拿香，也不會因為那些框架而被綁住，覺得因為信主的，所以不能去廟裡或是怎麼樣，就恐懼或什麼他都不會。他就也是有說，就是他相信也是有觀世音菩薩的存在，也相信有媽祖的存在，相信有這些眾神的存在，但是他心中的唯一的神還是耶穌，這樣，所以因為我外婆的關係，他也會去拜觀世音，也去拜媽祖，但因為畢竟有些宗教還是會有一個，有點像是受洗的這個動作，我外公這個就不會去了他就覺得喔我已經有了這樣。我覺得他自己是很堅定的，不會因為覺得這個比較好，還是怎麼樣就動搖，他就是一個很堅定的一個人，你看全家，就只有他一個基督徒，他還是一樣繼續禱告他的，然後就算可能沒有人陪他去教會什麼，然後自己年紀也大了，然後他也不會覺得很罪惡，他讓我覺得信仰是一件很輕鬆、放鬆安心的事情。

對我來說呢？因為從小就接觸到很多宗教，其實說實在的啦。如果以我這樣的經歷來看的話，因為我外公的關係，所以我最喜歡基督教，他也不會就是強迫我們怎麼樣。畢竟我們家主要的還是就是拜拜道教嗎？還是什麼？叫佛

教？那個很難界定因為我們家宗教真的很多，一貫道啊！什麼慈濟啊！什麼就很多亂七八糟的這樣，因為我後來就自己覺得雖然我比較喜歡基督教，雖然我也覺得這個方式我比較喜歡，但我不會認為我是基督徒，我還是去拜拜我也相信這些眾生，就是因為我覺得好像從小到大，他們也是有在庇護我們的這樣，因為畢竟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們去拜拜嘛。或者是家裡也是有放一尊觀世音、菩薩或什麼的，就會覺得啊，他們有在保護我們啊。一些佛教道教，可能就會說觀世音菩薩什麼的，那我的部分就是都一起這樣，就是禱告然後觀世音菩薩這樣。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基本上呢其實因為我比較特別，因為我小時候是給外公、外婆帶大的，所以我跟我的原生家庭，就是關係沒有那麼的好，也不是一般想像中的不好，就是怎麼講，長大之後有越來越好這樣，那因為我覺得我們家的這個事業，有讓我們兄弟姊妹之間也會有一點互相競爭，畢竟就是一塊大餅，大家分著吃的那種感覺，對，那加上會想會覺得公不公平，那些薪資上什麼的啊、回家幫忙什麼的啊、為什麼他可以比較輕鬆？就是都會有這些，所以我們在家工作的時候，關係很不好，那我自己後來出來工作了就是離家比較遠之後，才跟親兄弟姊妹的關係還有我媽的關係變得比較好。

我們家只有我給外公外婆帶大，因為我媽媽生 4 胎嘛，前 3 胎都只隔一年而已啊，其實都差 10 幾個月這樣，就是都離太近了，那我是第三個，生到我的時候她身體狀況很差，剛好我出生的時候，她有長水痘，必須要隔離，然後外婆那時候就很心疼她，因為我媽媽又不是全職家庭主婦，她也要工作，還要送貨什麼的，所以我外婆覺得她這樣一打 3 太辛苦了，我們就主動把我帶回員林，照顧我這樣。一照顧下來就是 8 年了，中間也是有想說要送回去，但是你也知道我就是小時候就特別可愛這樣，然後外婆就是覺得捨不得啊。我都是跟我的表姐表弟表妹一起玩一起長大啊，所以跟原生的哥哥姊弟弟弟他們很不熟。就是說…我好像有一點被送去寄養家庭那種你知道嗎哈哈，但我很慶幸我有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至少有快樂的童年這樣，員林這個家裡我還有那一群表姐、表弟表妹、外公、外婆，外婆就是一直都是我一個蠻大的心理支柱啦。但最後總是要回歸到原本的家庭，後來逼不得已要回去原生家庭的那個轉折，其實就是 8 歲那時候，對我的人生變化是非常大的。

那再回歸到你說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回去員林的家超棒的阿！一個對我來說最有感情，才是所謂的家的地方，所以後來再回去拜訪他們的時候我都會盡量安排多住幾天。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那融入的話，我個人認為是因為我也不會強迫、不會想要趕快融入，可能有些人就會，所以就比較去 social 或什麼的，那當然就比較快跟他們打成一片，但我就會覺得我不想要那麼刻意。大學的時候，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我不是那種一定要過群體的那種，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就是獨來獨往也是 ok，就是有點刻意讓自己小系邊這樣因為，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啊，那我也不會說一定要叫人家陪我做，大家都要一起行動什麼的，這樣也會很麻煩，我覺得想做的事情自己去做不用一定要跟別人怎樣。

我覺得我適應的蠻好是因為我在嘗試不同的事情的時候也會認識不同的人，就是也會交到不同的朋友這樣，不會一直想要說目標就是要跟某些人，或是要跟整班打成一片或什麼要融入的很好。對大家一開始都蠻好的啦。就是客氣、客氣這樣，然後到真的融入的轉捩點，可能你會在這個班裡面找到你的定位，就是欸？自動就會被分到哪一類的。例如喜歡運動好了，你就一起去運動，對不對？那喜歡什麼的，可能就一起去，怎麼樣？然後你可能就會被分到某一類，那像我比較特殊呢？可能就是跑來跑去這樣子，這個群我也可以，啊那個群我也可以這樣，但是到最後，你還是會發現有幾個還是跟你比較好的，那我覺得這個也差不多要半年吧，對阿，畢竟真正認識一個人需要時間嘛！對。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有阿，常常在換環境，國小從外公外婆那回去原生家庭轉過一次，大學的時候也有出國交換一年，所以算是滿常在經歷新的環境跟事物的。對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就是人，都還是一個群體動物啦。就是身邊越多人，當然就越放心嘛。就是具有安全感這樣，那轉學這個身分，你就很明顯就已經被貼了轉學生這個標籤了，那可能之前他們在那一年發生的事情都沒有參與，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辦法，馬上就是很快的融入他們，國小那一次我比較幸運的是，剛好我們那一批的轉學生很多、七八個，所以我們感情就蠻好的，就我們自己可能就一個小圈子了這樣。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說實在，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對，我就覺得我是臺灣人啦！對，我就覺得我雖然我知道我外公是大陸那邊的，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就是臺灣人，那就是一個…一段歷史而已，但我還是覺得我是臺灣人。所以也會覺得就是，不管是什麼族群要傳承自己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可貴的東西耶。對啊。我覺得這是很可能，之前對於歷史就不是那麼的重視，但是長大，後來發現就是沒有這段過去就沒有現在的這樣啊。就會覺得很多東西其實還是可以繼續保留的，但陋習就免了哈哈，真的就是免了。

那我覺得很多傳統上的一些文化也好啊，一些手藝、一些不管是飲食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我都覺得如果能保留下來，讓大家更能了解自己的族群，就是更能知道自己的根，我覺得這跟這個團結也蠻有關係的。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就也不會說覺得有這種兩種以上的身份會覺得迷茫啦，反正就覺得我就是臺灣人這樣子，對對，但就…還是會好奇其他族群，再看自己也會覺得蠻可惜的，畢竟在看就是身邊的原住民朋友，對於自己的族群，這麼的珍惜，啊就是去了解之後有那麼多，嗯很珍貴的傳統啊，然後就覺得很感動啊，就覺得哇，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們好像就是一直一直在快速的流失，到現在大家什麼都不知道，這樣也不在乎，就覺得蠻可惜的。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不會不會，不會覺得有甚麼不同或是緊張耶，我覺得我自己對族群意識的非常低，是說低嗎？或是說不敏感，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發現，我身邊很多原住民，是因為我6年在埔里讀書嘛。那，埔里原住民比例蠻高的，可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情，我也不會覺得我身邊好多原住民喔，我完全不會有這樣子的想法，就覺得他們是同學，對對就是同學啊。就我不會覺得他們是原住民，就是不會有這樣子的分類，就是像跟你，我也是覺得喔。這是我同學，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會說啊。這是我的「原住民好朋友」，不會再去做這個標籤。

就是我覺得這就是我高中同學啊，就是我什麼時期認識的朋友，我不會覺得說原住民，可是到後面，我覺得是可能像我到大學喔，在台東讀所以原住民更多嘛，那我也不會覺得原住民朋友、原住民同學，就是我都完全不會，我甚至連他們是什麼族的我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會一開始認識人，聊天就問說欸？你是原住民喔？我不是很喜歡講這種話阿，你是哪一族的之類的，我後來發現，我真的還沒有在一開始就這樣子問過別人，這樣就是我不會一開始就用這個來馬上做分類，你知道嗎？可是後來我發現大學，好像就是我是到很後面，就是好像有一次，就是反正很多原住民的，那我就是開始在認識族群的時候，就是認識原住民族群的時候，我說欸這樣，你是什麼族，我才會去問，就是這個動作，就想說想要認識族群，就想說哇原來就是每個地區分佈的族群都不一樣，就是會去想要了解，而不是去做分類，只是想要去瞭解、認識這樣。那像我身邊也是有一些是，就是可能是新住民的小孩，那我覺得這個就比較更不會問這個問題，因為其實也看不出來啊！那其實我就是連原住民這麼明顯的不一樣，我都那麼的不敏感了，就更何況是新住民的。

就是我主要是看覺得跟我聊得來或怎麼樣，就是我覺得我彈性蠻大的啦。我不會說你跟我不一樣或一樣，要去做那種分類。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如果你不一樣，我可能會說想要多了解，就是我不會覺得因為不一樣而好像疏離，但是相反的，我覺得到國外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像我好了到了國外，我就變成那個少數民族了，反而你在這個時候，你就會比較想要跟自己的圈子，但其實也會想要就是跟日本但你會覺得日本好像又不是那麼的能接受，你也會怕人家不是那麼的喜歡這樣，所以還是會覺得啊就是跟自己比較熟悉的不管是臺灣人中國人啊這樣，對，就是跟自己文化比較相近的人，那時候我也才意識到啊。因為其實高中，我也就是說真的也沒有特別去以族群去分類別人，就是分類原住民或漢人的，就是可是偏少數的族群的時候才會比較跟自己的相同的在一起，對我覺得是這樣講，你這個問題就讓我想到我還在日本交換的時候，現在回想我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我沒特別感覺耶，因為我不覺得我是哪一種族群，覺得就都是臺灣人，那可能因為身邊多了蠻多原住民的朋友，然後加上自己也有興趣，然後更瞭解之後就覺得說就是也很羨慕，也覺得你們找到自己的那個根，然後尤其是保留你們的文化，去傳承你們這些，我就覺得很棒，很珍貴啊！反觀，看我們就覺得我們有什麼傳統嗎？我們有什麼代表性嗎？啊…我們是來自哪裡？因為像歷史不是都有教，有分兩大族群，還是怎麼樣，就是誰在乎，你懂嗎？就是我根本不知道啊。就是不會去特別去說要延續，喔我們是大陸哪邊來的，有沒有？我們其實是什麼什麼人？我們之前是什麼？什麼的？文化或什麼就是沒有啊。就是可是其實從以前的一些可能從我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其實就是在學漢文化啊。可是反而會覺得沒有，沒有學到說有什麼東西這樣子。就是好像就這樣好了，我們一直在學漢文化，可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根好像不是那麼的清楚所以你說我是什麼人，那閩南人我就想說什麼是閩南人哈哈。好誇張喔我對這個名詞不熟，因為你說平地人我就能理解，因為我就想說我們不是原住民，就是平地人嘛。就比較好區分的二分法，所以我原本就想說閩南人又是以什麼來分的類別了這樣子，對好好笑喔！

我覺得其實也有跟我們文化有關的學習機會啦，肯定有，只是因為相較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會想要去了解這樣子，或是從家人這方去學習的話，可能爸爸、媽媽那邊就斷了啊。所以我們可能之前會一直聽聞一些什麼的，那要去問，那他們也不知道啊。就真的連認識的機會都缺乏了一點。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

的原因是什麼？

A: 針對你自己的族群喔？喔。你說閩南族群嗎？我可能會先看有不有趣吧。也有可能其實我一直都在接觸著，但是一直覺得這些很平常了，覺得這個沒有什麼，所以反而會是比較想要看其他族群，會覺得其他族群比較有趣，所以才想要去學，也有可能是這樣子。可是你要我說一個什麼代表性的，我真的還說不出來，像你們每個族就有每個族的特色嘛。可是你覺得閩南人有什麼特色，講台語？就是除了這種語言的話還有甚麼？拜拜嗎？可是我就覺得宗教也不一定啊。又不能說我，我們的宗教就決定我們是哪一位，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定義的，我覺得宗教，它是一個超脫於族群的，所以之前歷史上不是有分什麼，閩南人跟哪一個人拜的是不一樣的神，我歷史不是很好哈哈。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我講不出我自己的族群，什麼是比較代表性的東西，就連飲食方面，我都講不出來，例如說講到客家人他們，你馬上就會聯想到板條嘛，那些料理，原住民某一族某一族也會想到那些料理，他們自己的料理，至於閩南菜，你想到什麼？對台菜，你想到什麼？三杯雞嗎？就是會想說台菜就是等於閩南菜嗎？的那種感覺，對對，那牛肉麵呢？好像也不是，有些感覺又是地區性的問題，那這樣就是族群嗎？反正就會覺得好像很難定義耶，就是這樣子啦，我就覺得我自己也不知道閩南的蠻可惜的啊。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想法如何？

A: 最近一中事件應該就是全臺灣的人都知道了吧？那個真的太扯了，你身為台中第一學府耶。你在幹嘛？對，我覺得而且老師這樣給過？你就是要讓學生知道這嚴重性啊都什麼年代了，還講這種他講的話是真的很過分的，那種話…就是我真的真的從以前就是對於諧音梗，真的覺得非常無聊，對，我覺得就連我自己看，我都覺得很荒謬，雖然我不是原住民，可是會覺得，蛤？怎麼還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這是好笑的事情嗎？這完全不好笑啊。你看那個加分制度好了，很多人還是很就是不太能接受，加分這件事情之外也有講到補助的事情什麼，就覺得為什麼好像這樣的政策，到後來會有這些有的沒的，我覺得就是看你用什麼角度看對啊！我會在想為什麼有些人會反彈？是因為名額就是那樣固定的，那我覺得加分加在那些真的是在部落長大，或者是真的是生長在教育懸殊非常大的人，我覺得 ok 很公平，那有一些是都市原住民啊，他的資源搞不好也跟我們一樣多，甚至更好。那就都是生活在差不多的條件享受一樣的資源，但那些人為甚麼可以在享受加分，會覺得很悶。那可是他們就會反駁說這些都市原住民要離開自己的家鄉到那麼遠讀書，也不就是為了求學嗎？這樣說的話我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原本就是生活在比較好的資源這邊然後又有保障名額的話，我就覺得還是不公平。有一個我覺得不錯的審核機制是你一定要考過那個族語檢定。就是我覺得你不能只

是去沾這個語言能力的邊邊，你還是要對你的文化有貢獻啊。另一方就會認為，就是覺得這個加分機制沒有佔用到一般生的名額，不是跟我們比的是你們原住民自己比這樣，所以跟我們沒有關係，可是我們的想法是今天就錄取30名，那我們有5名是要留給原住民，那我們就變25了，對你們5名的確是自己競爭，但是我們的25，是從30變25來的，我們機率變低了，那大家會這樣想。當然這樣，如果大家以這個角度看他覺得不公平你還是要去了解兩方不同的點在哪啊！是這樣，就是因為一件事情真的有很多不同角度。

總之我覺得我對於族群的議題呢？就是。基本上，你看我剛剛就是前面說的，你就會知道，我對於這個族群，根本就是沒有去特別的在意，就是我也不會特別去分類別人或是怎麼樣，但我連自己什麼族群，我都不知道，那長大之後呢？會覺得唉。這方面好像有一點可惜，那想要了解，好像會覺得也不知道從哪邊去瞭解，可能從爸媽口中或什麼的，但他們可能也都不一定知道了，對所以就覺得，不能說都流失啦！就是文化間都融合了吧！對，因為畢竟那麼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來到同個地方生活，然後又經過了那麼多不同的國家的人去帶領，所以就變的一直在變化，一直在變化，我覺得是這樣，所以他就變成都混在一起了，沒辦法各自都很突出、分很開的那種特點，所以每個族群對於自身的文化被沖淡了也是難以避免的。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B	五專	服務業	22	112.05.21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我爸爸是賽德克族人，媽媽是閩南人，爸爸的部分是警察，媽媽在農會上上班，部落也有家但現居埔里，因為埔里生活機能比較好，很早以前家人就有買埔里的房子了，所以本來就有兩個家，也不是特別搬家的原因。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欸……家中經濟的話，因為爸爸是警察，那媽媽也有在工作，所以也沒有說經濟主要放在誰的上面，那如果說是家中主導權的話就會是在媽媽這邊，爸爸不太會有意見，無論是升學啦還是家中事務主要是媽媽在操煩。我爸的學歷不高餒，他國中畢業而已，國中畢業之後就去當兵，然後徵召就去讀軍校，讀出來就去當警察，所以我爸爸在我們小孩子的學業要求沒有很高，因為他自己就不高；那我媽媽的部份的話，印象沒錯的話她高中是草商畢業，

還有再去讀二專，二專完之後就沒有再讀了，至於我們小孩要讀到甚麼程度的話，這是一定會要求的阿，社會也是一直在變，現在都要至少大學畢業，你沒有讀到大學的話根本很難找到工作。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假日的話偶爾會去玩阿。文化方面的話…我這樣講好了，因為我們以前是在山上，爸媽會考量未來工作或是接觸到的教育機會，所以都會是往都市送，一開始我有在山上讀到國小二年級，後來就下來埔里讀，所以就會比較接觸到平地的文化，那原住民的文化的部分，我們就只有接觸到打獵的文化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就比較沒有，族語的話也沒有在說，我小時候是會聽啦！因為後來又學台語學英語，到後來原住民語都忘了、就不會講了；打獵的話是國中的時候，成年禮呀，但我後面的弟弟們就沒有參與到這個了，因為想法在改變，我媽覺得太危險就不讓他們去了。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跟家人的感情算不錯，也都會跟他們討論事情，畢竟是一家人嘛！還是要互相溝通。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信仰上，因為爸爸是天主教，媽媽是屬於算佛教，所以從小到大這樣接觸，我會一下子拿香，一下子去教堂做禮拜，常常會覺得既然拿香為甚麼又禱告，去拜佛的時候又會覺得掛個十字架怎麼會拜佛，所以我們家的小孩對於信仰這塊，沒有固定的信仰，當然爸媽也沒有要求我們要跟著誰去信教，我也覺得有沒有信仰在生活社交工作，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喔？這個就會了，以前我到我爸爸那邊，我阿公跟阿嬤都講原住民語，那他們可能也講習慣了，所以小時候還稍微懂原住民語的時候，我阿媽跟我講甚麼我也都還 OK 聽得懂，我講國語，她聽得懂一些，她講族語，我也聽得懂一些，所以我們兩個是在對話，雖然語言沒有全通，但是都還可以大概理解對方的意思。長大了一些之後，再回到山上，漸漸母語忘了，所以就變成比較無法跟長輩溝通，變成兩個人會很吃力的，試圖理解對方在講甚麼，這是那些日子過後的改變，我覺得這算是我們家的問題啦，因為我爸爸沒有保住傳承這一塊，啊我都聽不懂了 弟妹也是更聽不懂，我阿嬤要很吃力地講

國語才有辦法努力跟我們溝通，有些太艱澀偏深奧的我阿嬤就沒辦法用語言來跟我們表達，變成一定要透過同時會國語跟族語的其他長輩，才有辦法溝通這樣。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會阿，我幼稚園國小一二年級都在山上嘛！那還 ok，班上都是原住民，然後後來到了埔里讀國小，班上剩不到 3 位、4 位，那時候有點會被排擠成異類，覺得你是原住民不太熟悉，所以會排擠，但是上了宏仁國中之後原住民很多，像中正村的原住民都會下來讀嘛，所以到了國中比較沒有原住民、平地人區分分隔的問題，反而是原住民族群間的問題，會變成說…泛泰雅族(泰雅加賽德克族)跟布農族不合的問題，會這樣子，因為族群而吵架，反而不是平地人跟原住民在吵，阿布農族人比較多所以泰雅族比較安靜。到了五專之後班上三四十幾個你就很明顯的，班上就只有我一個原住民，就會很明顯地感覺自己是異類(原住民)。

班上同學會知道我是原住民還有一個原因是，有一次學校在上課當中廣播要原住民的同學去哪邊集合，去辦公室簽一些資料，阿就上課上到一半嘛！可能時間很緊急，所以才在那時候叫我們過去，所以一起立大家就看著我，就也都知道了阿。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國小一二年級在仁愛，那家人會希望到平地去讀，因應社會的變遷，送到埔里或更大的地方，學得比較多環境比較好，所以就是國小三年級的時候轉學到南光國小，一開始會覺得比較格格不入，環境差很多，山上的話一個年級一班，一班才 12、13 個，到了南光國小一個年級有五個班以上，每班都好幾十個，班上同學或是隔壁班多少會投來異樣眼光覺得你是誰，所以也是花一段時間才融入。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我覺得我會偏爸爸那邊，覺得我是原住民很驕傲阿！而且我最一開始我就是山上的環境長大，就是一個根本的感覺，沒有特別去想過會是怎樣原因而選這邊。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我都選定我是原住民，因為最早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山上的環境，不會說換了學區，到了比較都市的地方，就跟別人說我是平地人、閩南人，我不會講

這種話，但的確也是因為這個身分而被排擠、歧視，我覺得難免會碰到，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說我不是原住民。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我覺得不能這樣講，因為像我，生活的環境，就沒有太多同族群的人可以選擇跟他交朋友。國中有國中的朋友，有一些是原住民有一些是平地人，但到了五專的時候我也想認識原住民的朋友阿，但就沒有半個阿，因為我的生活周遭平地人比較多，我也真的交不太到，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比較說，我比較喜歡甚麼族群的朋友，也就不會覺得一定要認識同族群的朋友，這樣去分類。；那當然，如果去當兵的話見到同梯有原住民，也會比較開心，就是階段性環境的問題啦！你也沒得選。至於自我介紹時會不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求學期間我不會跟別人主動提起我的族群，因為會被當成異類，除非有人問我才會回答。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以上我所講的都是我的求學階段，那現在的話，我回鄉服務了，所以我很融入原住民的族群跟生活，我就很常見到了阿，所以不會刻意說，要去原住民的活動或是甚麼也不用特別參與…我現在接觸到的人都是原住民比較多，所以不會再刻意去參加。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當然以身為原住民為榮啊！我也會覺得傳承文化很重要，但是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在這一塊我很缺乏，到我爸爸會打獵、說母語、一些山上的習俗，但到了我們這輩，我覺得文化的差距就很大了阿…可能也是因為我們家都居住在埔里，接觸到平地文化比較多，媽媽是平地人而且主導權都是在媽媽，所以我們家小孩的族群傾向雖然偏爸爸，但是生活習慣是偏媽媽所以就比較沒辦法傳承，我們傳承不到，不會打獵、不會講族語。我爸也覺得小孩要跟上時代的角度，原住民習慣就留在部落，可能也不會想到要傳承文化的部分，所以我們生活習慣偏漢人了，但骨子裡，心裡面還是會覺得我們是原住民，會想注重原住民的傳統，只是長輩都不在了，真的學不到了，很可惜。但對外從來不會說自己是平地人，因為我們一半一半阿，就真的是有那個血緣。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現在原住民相關的文化活動也很少了啊！布農族還有打耳祭，泰雅族跟

賽德克族有甚麼節日？我印象中是沒有，我感覺也是沒什麼在辦了。我的認
知原住民地區裡面會辦甚麼活動，好像也都是教會有關的活動了，那你真的
要我講活動的話，聖誕夜會比較盛大而已，報佳音、唱詩歌這樣吧！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
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
看法如何？

A: 像一中事件，我覺得他們還滿白目的，就在想可能也是跟家庭有關吧！家
人給他們一些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然後他們就不覺得那樣有甚麼，才那
麼輕易地說出口，之前同學也都會問我是不是會抓山豬，小米酒保力達好
不好喝，我酒量怎樣甚麼的。一中這樣被認為是高知識水準的學生都會拿原
住民議題，想在園遊會上面吸引客人了，其他學校也會有這樣的情況吧！我
覺得有太多刻板印象在生活中充斥了，也是會有困擾。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C	大學	公務員	25	112.05.21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
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
麼原因而搬遷呢？

A: 我爸是那個閩南人啊通霄人，然後我媽是純的排灣族。職業的話，就是
那個叫什麼？自由業嗎？工業、加工類的，就是零件加工、加工工業的，是
家裡的工廠。通霄那邊就是跟著爸爸的家，阿公、阿嬤就在那邊。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
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
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
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這樣子經濟、開銷應該是我爸比較有掌控、掌控權，然後小孩子的話，
應該是媽媽比較…意見比較多，小孩照顧方面我爸比較不會有意見；讀哪一
間學校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小孩子自己選比較多。我爸媽都是高中、高職畢
業，好像就是他們會覺得要讀到大學，也是跟工作比較好找的關係，像我弟
志願役嘛，後來也去讀大學，是志願役的時候邊讀、再進修，後來有讀完也
畢業了，現在在準備消防的考試。我覺得應該也是受他們經歷影響的關係，
他們就覺得高中畢業好像沒有什麼不錯待遇的工作吧？應該也是他們有那
個自身經驗，然後就會覺得要讀到大學比較好；他們都不是從事公職嘛。就
是自己工作，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工作的不好，就會覺得要我們去考公職，所
以叫我弟去志願役、軍人考試啊，然後我們姊妹去考公務員。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
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

經驗？

A: 會阿，但因為我們家三個小孩子都在異地工作，所以比較難約，但有機會的話就會出去走走晃晃，和爸媽聊天的話，好像比較私密的就不會了吧？我覺得啦。可是一般工作上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在學校有趣的事情、重要的可能會討論，會講一下，就是比較私密的，不一定會講吧，就可能覺得跟他們討論也不會有甚麼解決，就是我還是會可能自己調適的比較多，所以後來那些比較偏心理、比較私密的那些，也不一定說是問題啦，有可能是一些想法，會跟兄弟姐妹說，也許也不一定會被解決啦，但是就會有一個出口。族群方面的話，其實比較沒有。因為我媽嫁過來之後，就因為這裡沒有其他原住民，我媽就不會談太多，就是在家裡也不會講什麼文化的事，也不會講族語，就是幾乎就是平地人的生活，我的同學也很少原住民。頂多就一年回去兩三次部落的時候，比較會接觸到嗎？豐年祭或者是在家族喜事的時候吧，一年也是只有就是這些大的節日才回去而已，對啊，就暑假、豐年祭的時候跟過年的時候，但是過年的時候，就是我們家過年是比較…那種叫什麼…基督教信仰的那種！過年的模式比較新式不是傳統，應該是說原住民傳統也沒有什麼過年的概念啊！對啊，就是現在的生活模式，就是已經很融合，是比較偏新的信仰的部分。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我是覺得還不錯，會阿，都是家人，一些大事還是要跟家人討論阿。知道家中的經濟困難，我爸媽就都會叫我們自己打工還學貸，就以前都會有這種觀念，家人會要我們自己打工，才會有生活費。心理層面的困難就比較會跟姐姐弟弟講，或是朋友。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我就跟我媽媽信基督教長老教會，然後我爸爸應該算，就是一般以前民間信仰吧，可是他好像也不太信，所以他有點無神論者那樣，因為他也不大會像人家去拜拜那種，他也不會去，對。然後我媽媽就是基督教，就是從外公、外婆，那時候就一直傳承下來，就是家族一個傳承的信仰。我媽帶我們去教會，我爸也不會覺得怎麼樣是因為，她說他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她就已經跟我爸講過了，既然我爸沒有什麼信仰，那她就會帶我們小朋友去教會，就是她堅持這樣子，所以當初他們就有討論過這題，就關於小孩子的信仰的部分。

因為我外公好像也蠻堅持，就是信仰這個部分，我外公外婆他們每天晚上睡前都還會看聖經，不知道是什麼文字的聖經，因為他們不太會講國語啊，我再問我媽是不是日語的還是什麼的？因為感覺長輩會羅馬拼音也是不太可

能，因為那也是後面才廣泛教學推廣的，感覺長輩真的都不太會那個羅馬，對欸不知道耶，我是覺得是日語啦我再問她，可是我知道我外公有一本聖經。我算從小時候就信仰基督教，對於我的生活的話，應該算蠻有影響的吧？因為我覺得我應該算一個比較樂觀的人嗎？也覺得這和信仰有關係，因為就是感覺…你知道你後面有一個，一個強大的支柱在你身後的那種感覺，但是我以前我都覺得我是一個比較不會有什麼心眼的人，可是我現在覺得出社會，必須就是人不能太好…不能太單純 就是要有所保留這樣子，至少就是要保護一下自己，就是不要去害別人，我是覺得那個算還可以，至少不要去害人家。對啊，就是做很多事情，可能都會想到那個上帝，祂希望我們是怎麼樣子，然後去做認為對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想了之後才變這樣嗎？還是怎麼樣？就是我爸有時候會唸我媽，說就是因為她這樣帶我們接觸這個信仰，然後什麼我才會被騙這樣子，因為我以前碰過很多推銷的，買書啊買課程，那我我自己有點不懂得拒絕，就買下去，感覺很像被騙，可是我覺得這應該跟基督信仰沒有關係，這應該就是我自己的問題，就是有點…就是比較膽小，不敢拒絕別人。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我的外公外婆他們不太會講國語，有翻譯啊我媽，對啊。不然我真的幾乎都聽不太懂外公外婆在說甚麼，但是也不會因為就是跟他們沒有語言、比較沒有辦法溝通而會覺得很尷尬或者是怎麼樣，是不會尷尬啦！只是會覺得有點可惜，有點可惜，對，所以就是慢慢翻譯這樣子，因為他們也幾乎聽不懂國語，然後我也幾乎聽不懂那個族語這樣子。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我覺得不會格格不入耶。至於會不會主動表明自己的身分的話，我覺得大家都知道耶，老師會講嗎？還是怎樣了我想一下…大家都知道，是因為長得也不太一樣吧？比較黑，然後國小每學期都會去那個教務處領文具用品，有點忘記是會廣播還是怎樣了，反正因為上課的時候，好像老師也會問吧？就看到我的姓氏，就會覺得特別，然後就會問啊，我就會說因為跟媽媽姓，就是有原住民身分這樣子，所以好像大家都會也是會知道。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比較沒有說就是新到一個環境，然後要適應這個地方，因為我也沒有搬家過，也沒有什麼那個，也沒有像有些國小會換學校，不會，對，然後學校也不大，就是那幾個同學，然後從小一認識到小 6，然後到國中還同班這樣子，真的！就是學區的關係，就是可能只有那一兩間學校，都是認識的人這

樣子，對啊，像我跟某某就是從國小到國中到高中、高中都同一個學校。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都是，但是都是啦。但是好像會比較偏原住民這邊嗎？因為就改跟媽媽姓之後，大家都說你是原住民嘛！就是認同，就是原住民這樣子，改姓也是因為跟一些福利有關係，學費啊什麼的都有。可是我覺得我會覺得自己比較偏原住民，是因為…是因為原住民的族群比較少，哈就要說自己是原住民會覺得自己是特別的。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不會覺得飄移，我覺得會覺得偏媽媽那邊，但是我有幾次回部落的時候，因為我們部落排灣族都很黑，然後我的表哥、表姐也都很黑，然後我回部落的時候，人家不熟的族人看到我就問說，欸？你是那個外面、別村的嗎？就是長的不太像我們村的，然後我就會說我是誰的女兒這樣子，然後就會覺得，是不是我回部落，也不像部落的人？這樣子。然後我在通霄也不會被覺得像閩南人。可是從小就是這樣，對，就是兩邊要說像的話，好像也都沒有很像。是也不會覺得沒有歸屬感，因為…因為你的家人還是都接納你啊！所以不會有什麼沒有歸屬的感覺，就是因為你在部落你的家人，還是把你當家人。這樣有表達到嗎？那我爸這邊的話，我覺得妳因為剛好你是爸爸那邊是原，然後漢人、布農的社會本來就是父系，就像你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跟爸爸那邊這樣子，但是我這邊是媽媽那邊是原民，然後覺得我的阿公、阿嬤是閩南人，然後我自己是原住民，但是他們也不會覺得說我是原住民就不是他們的孫子。

擔心他人因為我們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觀感？我覺得是不會，我覺得我們通霄好像還好，好像就是苗栗這邊以前的話，客家人跟原住民之間比較不友善，我自己的話是沒有因為身分關係而遭受到甚麼不利的事情或者是怎麼樣，是不會啦。因為我覺得以原住民生長過程來說已經算是蠻優秀的了吧？老師都會說很少有原住民那麼優秀的，小時候老師會這樣講主要是因為我姊都會考第一名，然後我就負責考第5名，所以老師對我們家的印象就是還不錯，就是乖乖的，然後可能比較常兩個人一起去找老師這樣子。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困擾好像，比較沒有什麼困擾，就是可能也還是跟個性有關係，就是可能就是比較隨和，然後就是跟同學相處，也不會特別覺得陌生吧，我的同學

好像也不會討厭、討厭原住民吧。而且我也蠻可以跟他們相處的，可能是因為我也是一半吧，你要我講台語，我也可以講一點。

對，然後所以你剛剛有問到，就是說會不會主動講說你是原住民，我覺得好像也不用特別講到，就可能變成是有問的時候，就會說喔對啊這樣子。而且老師都會幫你宣傳你是原住民，說：「喔？你眼睛那麼大，你是原住民？」大概就是這樣子，因為放到平地學校看起來，好像眼睛真的會比較大一點，就是可能是因為外型就是，還蠻像的，就是也不用特別講，大家也會知道這樣子。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我還是有國小的朋友是原住民，會認識不是因為族群的傾向，會認識是因為好像剛好都比較會運動，然後我們就有參加那個田徑社，然後就有認識，兩個女生都是原住民。應該算是這樣吧。然後國小的時候也會蠻要好的，就是升國中就沒有了，他們也不是沒有讀書，就是他們比較像…好像一個有去念台體，就是等於是，變成他們後來讀的方向就是跟我比較不一樣，所以就沒有交集就是國小的時候要好，可是國中的時候就沒有繼續了。高中的原住民同學比較少，好像只有一個，我們是同社團，但好像也沒有很常聯絡。好像不會去耶，就是不會特別去，我覺得最有接觸文化的時候，就是比較大學的時候，就那時候而已，其他階段好像真的比較沒有，對阿，可能是因為學制的關係，就是你也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去認識，或是比較沒有那個時間可以規劃，說想要去哪裡，這樣，通常就是在讀書，然後學校也比較沒有這種的社團，國中、高中的時候比較沒有這種的。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會啊！是少數族群耶！文化的部分當然要傳承，至於族語是否是一個文化的必要條件嗎？我覺得是，可是我覺得是的原因是，因為很多文獻都是這樣寫，什麼文化四大元素之一、四大要件之類的，就是我覺得我們都會覺得學族語好像很重要，但是又因為不會一直用到，就一直沒有那個急迫性，覺得我應該要會或者是什麼的，就是一個問題，然後一直放著這樣子，我連中級都沒有考過了……，我覺得如果會講族語的話，感覺是一個很榮譽的事情，就是真的是有把文化體現在生活上面的感覺。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我們家會在豐年祭的時候回去，但我的角色就是偏訪客、參加者，因為要籌畫就是相關事務的話，也是要一直留在那邊，才可以一起協調討論什麼的。因為我舅舅有當過好幾任的村長，然後就是那時候豐年祭的時候要搬桌

子或是要幹嘛就會叫我們去弄、幫忙，可是我覺得那不太算，那個就偏勞務協助。

至於會參與的原因，我也沒想過為什麼耶，反正媽媽都是會挑豐年祭的時候回去耶，不知道她的用意是什麼，感覺是為了要維繫情感比較多，因為我的姨媽她們大家都會挑豐年祭的時候回去，她們雖然嫁出去也都是嫁給部落的人或是隔壁村的，但平常也都是在各自的家裡，不會在老家，所以如果你不是豐年祭的時候回去，可能就不會遇到其他家人這樣。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想法如何？

A: 蠻意外的因為畢竟那是，台中一中出來的案子，也許我們也會覺得他們為什麼這樣？也許我們也算是貼一種優秀分子犯下難以接受之錯誤的這種標籤，就是覺得他們應該要更懂才對，但是都有那麼高的知識水準了，然後還對文化的素養那麼低這樣，對，就會在想你上課到底上到哪裡去？老師沒有教到文化素養嗎？對於那個歷史的部分，可是其實回想以前的課程，我覺得以前歷史課可能就沒有講到那麼多原住民議題，本來就好像在公民課才有教到嗎？而且我好像是看到文章，有一個老師分享說，一整年的公民課，只有 30 分鐘是探討原住民議題的，但是其實你原住民議題只給 30 分鐘，其實根本有點難上的，也根本教不完。因為不知道你們老師之間，不是都會互相分享上課經驗嗎？那那位公民老師說他之前有遇到其他老師，還是以前的前輩有跟他講說，如果他對原住民議題沒有很有把握的話，不如不要講這樣子，就是不如不要在課堂上講，會引起很多學生的不滿、會有很多反彈或什麼的這樣子，我忘記在哪裡看到了，我如果我看到我再發給你，對，這是在網路上看到的，那個文章滿好的。但也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樣不就很可惜嗎？

至於這個事件，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吧？因為他們一般人、平地人也沒有體會過原住民的生活啊，他們不知道以前的背景，其實現在的部落的生活跟在外面的生活，就實質上還是有差異啊。他們沒有來體驗過，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加那個一點三五，那個是什麼意思，這樣子他們就會覺得不公平。對啊。一般家庭，你也不會講到那麼多，你不是原住民族群，你怎麼會？家長也很難跟小朋友討論這個吧？所以就感覺會有這些很多的事件，好像也不能單就於某一原因，就是會有很多影響。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D	高職	學生	17	112. 05. 24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

麼原因而搬遷呢？

A: 我爸是泰國那邊的人，啊我媽媽是布農族。他們會去外地工作，我爸是綁鐵，我媽是做除草。他們都在外縣市，一個在桃園，爸爸在桃園，媽媽在彰化。這樣子是平常也很少，平日很少在一起，假日才一起，對，所以平常都是跟阿公、阿嬤一起住，阿公、阿嬤現在做農就是一半一半，有時候去幫人家砍草，然後有時候去做農，然後我還有一個妹妹。也是習慣了拉，他們差不多在我幼幼班、國小的時候就出去工作了，國小那時候他們比較忙阿，因為要還債，他們就貸款買房子，然後他們兩個、兩個一起負擔。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家裡面一些重大的事情跟經濟一些比較高昂的費用方面的話算是我爸媽他們都一起，沒有特別分說是誰主要。我爸爸有讀到高中，媽媽沒有，他們會說至少要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啊你未來要不要讀大學就隨便，阿我現在是覺得會要，就是當完兵的時候，也會想要往上讀，對阿。因為之前休學嘛！我前一年休學的時候，我發現其實學歷真的很重要，那時候就先做搬雞糞、跟車，然後後來就跟舅舅一起去砍草，所以就發現說至少要有高中，大學的話就之後再看，那會不會想當軍人的話…可能沒有出路的話也會考慮去當兵。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那對爸爸那邊的事，就是比較沒有在分享，就是我…我們國小一年級時候去泰國的時候，才知道的，才知道比較多。一年級國小、國小，所以你有去過一兩次，對，爸爸家中有 6 個哥哥，爸爸是最小的，以前很像過世了兩個，他到這邊是 30 年前吧，他有說是 30 年前，就是年輕的時候來工作認識了媽媽，像我媽，那時候在讀高中，爸爸是攝影師協助的，就去高中拍照的時候，認識了媽媽，我媽那時候也是蠻叛逆的，怎麼說就是那種小太妹那種啊，不愛去學校，然後後來她也出去工作，就還有跟我爸聯絡，後來也有一起工作更認識之後就在一起。爸爸一開始也不是做粗重的工作，對，然後是後面才換工作，這樣子對啊。仲介先介紹的，因為他至少有高中畢業，就仲介介紹什麼工作，他就去做啊，後來可能就覺得這邊的錢，臺灣的錢比較好賺所以就留在這邊，也是做綁鐵好幾年了，也要退休了吧。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我跟我阿公、阿嬤感情很不錯，跟媽媽是普通、爸爸也是普通，也是因

為平常沒有住在一起的關係。有時候也會跟他們講上課的發生的事情，他們也會主動問。討論事情的話會跟爸爸媽媽還有阿公阿嬤說。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是只有爸爸是佛教，爸爸是佛教，然後其他人應該都是天主教，還有一些是基督教，我阿公是基督教，我阿嬤是天主教，我媽媽比較沒有…比較沒有。我自己也是偏天主教，對，但天主教的教堂跟基督教的教堂我都去。我爸爸是比較隨和，他是說你想參加，或者是不想參加都可以，我那時候有融入過。那我自己教會的話也沒有固定，就是哪裡有教會我就去，佛教的部分也會跟爸爸一起。

我覺得有信仰的話，會有像那種…我們臺灣不是有一種，特有種的魚，就是那種櫻花鉤吻鮭，就是他會去大海，然後又會游回家，就雖然說路上那個碰到很艱難的事情啊。可是一想到宗教，然後又想到家裡的話，就有一種支撐的感覺。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國小一二年級有回去泰國過，今年可能會再回去，之前阿嬤生病的時候有回去一次，那個…爸爸自己回去，因為阿嬤歲數太高了，我們那時候剛去的時候才 80 幾，現在應該 90 幾喔，阿嬤很長壽。至於語言的話，剛去的時候確實是不方便啦，可是去久了過幾天之後，發現其實蠻好相處的，去可能都待個幾天嘛，所以就是前面，可能就是會有點小尷尬，後面就有比較好，就是因為剛去的時候，然後爸爸就介紹這是誰，後來大家知道了就熟了，可是還是需要翻譯，對啊，但是不會覺得說很相處起來有什麼困難，因為他們就是你那邊的家人這樣子，對阿，不會說很有隔閡。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我覺得很快跟他們融入的原因是我比較外向吧，因為我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幽默一點吧，對，大家都覺得好笑啊，有時候會拿自己出來開玩笑啊，他們就是笑一笑，他們也不會說什麼，然後他們也會拿他們自己開玩笑，這個雙方互相，可能就是運氣比較好，遇到比較好的人。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剛轉學來的時候，也沒有說不太適應，就跟國中一樣，就跟國中一樣，我國小法治，國中是仁愛，高中第一年是先去嶺東，然後第二年才轉過來，在嶺東的時候雖然同學都是平地的，但沒有覺得戒心或是不知道怎麼相處，

我們…我們跟平地其實不會有隔閡，他們也不會說那麼歧視，那種大城市因為在台中市，嶺東也是算一個算小的嗎？其實算偏遠，感覺在更市區的地方就不一定。

以我的觀念來說，可能會想要創新，做一些我們家裡沒有的東西，或者是去學沒學過的事情或去沒去過的地方，我從國中畢業的時候我就知道工作模式和習俗，或者是我未來的是怎樣，可是如果我出去闖的話，我覺得能看到不一樣的未來，對啊，只是，因為家裡有一些事情，要先幫忙，所以我後來還是回來了，休學先工作，然後又再轉學到這邊讀。

我內心，還是保持著，會想要出去吧！我之後會想走機械的，就要在學一些技術，在嶺東讀那個汽修科嘛，我那時候有學，學一半就回來了，是有學到一點皮毛，也會想繼續學，我有跟一個那時候的同學講，就說我可能畢業的時候會去找他，因為他有拿到執照了，我那時候剛走的時候學校正在考證照，然後他有考過，之後可能就會自己開店或是去哪邊服務，因為現在就都還有在聯絡，所以我會想要去找他，跟他們那邊的人學習。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以我的角度的話，比較客觀一點來說的話，可能就是偏中間的，我不會去偏袒哪一邊，就兩邊都接納。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就是也沒有懷疑過，覺得一定要偏哪一邊，就是覺得就是中間這樣子，之前也沒有碰過跟他人不好的甚麼交流經驗，所以是不至於擔心甚麼。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在嶺東的時候雖然同學都是平地的，但沒有覺得戒心或是不知道怎麼相處，我們…我們跟平地其實不會有隔閡，可能要看別人有沒有問才說吧，跟別人剛認識的時候，他們會問我說你是什麼族，我就會說我是布農族，他就會再問我說你怎麼長得很像外國人，啊我就說我有混到泰國的，他們就嚇到然後認識，然後就慢慢熟起來。會就可能會驚訝，但是不會有會讓人不舒服的感覺，但多少還是會開玩笑。不會一直說族群怎樣不好的，就他們的玩笑，就是可能就：欸？怎麼一個泰國的？就只是講國籍，就是沒有講一些就是歧視的那樣子，算比較好。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有認識一些，有認識一些外國的，像是像是那是哪裡？有印尼的啊。就因為爸爸那時候來台工作的時候，有時候會遇到印尼，有時候會遇到越南，等於是爸爸的同事，對，他們都會用國語交流，因為其實原本國家的語言不通嘛，因為他們都來這邊工作，都是有學一點中文這樣子。爸爸泰國那邊的文化就沒有接觸到很多了，因為平常也沒機會學習。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這個方面的話，如果是以我的角度來說的話，我會比較想去傳承媽媽這邊的文化，因為爸爸那邊的文化，我在泰國有個堂姐，所以其實他們就可以做了，就不用那麼在意，就是爸爸那邊的家族，還有人可以去傳的意思。那我們這邊，原住民也是越生越少，以我們家…以我們家來說，對。可能也是對原住民文化比較熟悉，所以會想要傳承這邊的，我覺得學語言，還有一些習俗、禁忌，可能要知道啊，或者是什麼的祭典可以幫忙，還有方式、生活方式，就殺豬的話，我是幫忙殺的，這個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布農族的部落這邊射耳祭跟運動會，現在是村校聯運比較多，因為有時候那些獎品，也是要自己去跑啊哈哈。參加就是偏參與同樂的，不是規劃協行，就去湊人數的、就是一起去玩，去參加那個活動我們家族是有規劃性的，就是分幾鄰幾鄰嘛！我們這一家、幾個全部叫出來，然後全部一起去參加，那就是能有多少人去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A: 有吧？就是前幾、還是前幾年的時候，不是有那個，緬甸殺人事件有沒有，那個有牽扯到泰國啊。啊我個人的角度是想說，可不可以再挖掘更多的信息去了解，是不是其他地方真的有發生過？因為你不可能說單純，一個按摩店就有殺人事件傳出來，他們沒有說那麼笨啊，對，對有可能是我覺得應該是真相可能不是泰國的，或者是某某一個族群牽扯進來，或是某個境外勢力牽扯進來，然後做的事情牽扯到這個國家，就是他不應該是因為用族群的歸類，說是族群怎麼樣怎麼樣，可能是某一些事件來看，少數的人做了甚麼然後不應該牽連整個族群這樣子。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E	高職	學生	16	112.05.24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

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 我爸爸他們那邊是客家人，媽媽那邊是閩南人，然後爸爸、爸爸是做電工相關的，然後媽媽是服務業。我現在住的就是我阿嬤家就跟我爸爸、媽媽住一起，那客家族群的話我爸爸是新竹那邊的，所以算是搬下來中部，小時候有在新竹住過一段時間，當初是爸爸還沒結婚之前先下來，然後結婚之後有上去生活過一陣子才回來，對啊，我也比較不曉得，是因為家人工作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我，我有姐姐跟妹妹，就是我們家 3 個小朋友，要讀哪裡家人會討論，會一起討論，就是比較跟金錢有關的，會跟爸爸、爸爸那邊比較多一點。會想讀大學是因為要找工作，即便是…即便是很爛的大學，但是至少是一個學歷，才比較好找工作，所以找工作是一個原因，其次是爸爸會比較希望說我們 3 個人都有，至少啦，讀到大學，甚至研究所去，他的想法。爸爸自己是五專畢業的，媽媽是大學畢業。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現在 3 個小孩都要出去讀書，就只有假日才會碰在一起，對啊。有偶爾會聊一下學校的事情，然後比較重大的事情會跟家裡講。他們的跟族群文化有關的生活經驗，平常是還好，不太會特別說，都是回到老家，爸爸那邊或媽媽那邊，兩邊的阿公阿嬤家可能才會接觸到。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會是像一些比較困擾的事情，會先跟家人討論一下，那會不會得到結論的話就是一半、一半。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家裡是信仰佛教，我是沒有，但是尊重家人，所以有一些比較像節日、節慶之類的會跟著參加這樣，然後家人也不會就是強迫說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是不會。阿因為自己也沒有主要信仰的宗教，所以也不會覺得信仰對生活有什麼的啟發或影響。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

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有有，兩邊的阿公阿嬤也會講國語，但是就對小孩子會講國語這樣子，所以大人的話，他們比較常會用他們的語言，對。所以就比較不會說跟長輩不知道怎麼溝通，因為他們就是都會…跟他們都還有共通的語言，所以目前就是覺得跟長輩相處，因為主要是因為語言有通，所以就不會覺得就是尷尬，就也都還是…還蠻 ok 的。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剛到山上學校的時候，就是跟在以前遇到的同學們比較不一樣，比較像是生活習慣不一樣，對啊。大概，時間久一點了，自然就習慣了，就也會去找可能比較志趣相投，相似一點的朋友，若學校裡面比較沒有和我差不多類型的人的話，我可能也是一樣，就是時間長久才有辦法證明吧？去適應，可是大概會比較久一點。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幼稚園不算的話，沒有，那個時候就是有搬回新竹又再回來台中，幼稚園也不會覺得什麼叫做不適應，因為就還沒有那個概念，大家都一樣是初次離開家裡，要適應學校的這個地方。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比較不會特別分吧，我覺得沒有意義吧？去分那個。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沒有耶，我就不會特別去分了，所以也不會覺得說有兩個以上的身分，會怎麼樣，因為我就是我，跟大家一樣就都在臺灣生活人，所以不會覺得說，跟這個族群有什麼關係，不會。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開玩笑的時候會提到，像朋友會有問的話，就會回答這樣。像之前有同學，在問說是客家人還是原住民人什麼的，我會跟他講的是一半客家人的血統這樣，是因為姓氏比較特別才會被問吧？所以平常不會，就是好像也不太會用族群作為開場，我是不會。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

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比較不多耶，因為中部，台中、南投這邊的客家人算少，爸爸的客家是從新竹搬下來，參與活動的話就不一定，不是很喜歡參加大型那種活動，可能要看。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也還好，會比較把它弄到生活裡面去吧？不會說特別去在意那個，可能平常時會講一些客語，不會特別去說一定要去參加什麼活動啊，然後顯示說我一定要做點什麼，就不是這種類型。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就是要看活動的類型是什麼，手作類型的會比較想參加，因為我的興趣就是也喜歡做一些小手工。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A: 還好，比較不常，客家人的話比較像是客家庄之類的土地爭議吧？就比較不是族群文化刻板印象那一類的，所以看到跟客家的一些議題的新聞，也會點進去看一下，就是會了解一下，沒什麼特別想法。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F	高中	學生	17	112.05.26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 我爸爸是外省人，媽媽是布農族，我父母都是公務員。我爺爺是山東人，國共內戰時隨國民黨遷來臺灣，後定居在中壢。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我們全家住在埔里，逢年過節才會回中壢。。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我們家的經濟主要是媽媽掌管，重大事務也是媽媽在主導，包括學校補習日常生活等等，在家裡通常是媽媽說的算，很少有討論的空間。我爸爸是大專畢業，媽媽是高中畢業，可能因為媽媽只有高中畢業的關係，所以他很希望我們小孩能夠讀到大學，這樣出去能夠找到好工作。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

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休閒活動比較多是去台中逛街嘛！或是去埔里附近走走。但因為媽媽管教方式比較威權，所以比較不會跟她分享心事，主要還是跟爸爸聊比較多。平常爸媽也不太會分享他們工作的事情文化相關也比較少。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我跟家人相處一般、關係也還可以，但是因為媽媽管教比較嚴格，跟朋友出去玩什麼的，都會被擋或是很管，所以我通常都是跟爸爸聊心事比較多，但如果真的遇到困難，父母還是會很願意幫助，但可能就有點難開口，因為可能會先被罵哈哈。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媽媽爸爸都是天主教，而我從小就領洗成為教友，跟著父母上教會。可能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所以對於信仰會覺得很稀鬆平常，平常不會特別想要做祈禱什麼的，但確實當自己低潮的時候，透過信仰能夠讓心情比較安定。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我爺爺的外省口音很重，小時候跟他聊天常常會聽不懂，但他很疼愛我們、對我們很好。而我外公外婆雖然是布農族，但他們都會說國語，跟他們聊天也都是以國語為主，不會發生語言不通的問題。但自己會覺得很可惜應該也要會講一點布農語才對。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我從小到大和班上同學感情都不錯，也不會有相處或適應的問題。我也沒有轉學過，因為都一直住埔里，所以就都唸家裡學區的國小國中。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最近有從台中轉回來埔里，覺得台中學校太競爭了，壓力很大不太適應，就想說轉回來。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我覺得我比較偏向媽媽這邊的族群。可能因為比較常和媽媽這邊的親戚聯絡跟見面，媽媽娘家在南投仁愛鄉，所以自然而然會覺得自己也是布農族的。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我好像沒有懷疑自己的族群背景過，反而會覺得自己同時有外省和布農族的血統，跟人家很不一樣，但就一直認同是偏媽媽那邊。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可能因為在埔里長大的關係，我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漢人，但班上還是有少部分的泰雅賽德克和布農族這樣。我自介的時候也會直接說我是布農族，相較之下，和原住民同學相處當然會比較自在，因為漢人同學多少還是會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常會問我是不是很會唱歌之類或是其他的白目問題。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平常接觸到布農文化的機會比較少，只有在跟媽媽一起回部落參加活動的時候會有接觸。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我會以我是布農族為榮，但可能因為自己在埔里長大，所以就比較沒有學習文化的機會。之後如果有時間會想要先學族語，然後回部落多參加一些傳統活動。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就像前面所說就是可能因為自己在埔里長大，所以就比較沒有學習文化的機會，那之後如果有時間回部落多參加一些傳統活動，還有學族語的部分。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想法如何？

A: 最近常常會看到跟原住民加分相關的文章或是新聞，我覺得身為原住民在臺灣生活也是蠻辛苦的，都要承受大眾不一樣的眼光看待。除了傳統的刻板印象，比如：會唱歌、跳舞、愛喝酒、很會運動，最近連加分的議題也開始發酵，說憑什麼我們可以加分、不公平，但那些批評的人都不明白這些制度的由來，而且也是漢人制定的，我們從來就沒有要求自己加分。如果是我朋友問我，我會跟他們解釋清楚，希望他們不要有錯誤認知，因為很多衝突都是來自於不理解。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G	大學	學生	22	112. 05. 28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 我爸爸是閩南人，職業是水墨畫家兼老師，媽媽的話是客家人，職業是公務人員。爸爸老家在嘉義那邊，媽媽老家在屏東，那因為爸媽的工作關係目前居住於南投，啊我目前的話是在台北讀書，所以也是假日才會回去家裡。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經濟主要是由母親掌管，重大的事務主導是誰我不確定，可能他們也會討論吧。阿我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就讀的學校是由父母一起討論，也會詢問我的意願。爸爸的話有讀到碩士，媽媽是到專科，我覺得我現在求學的意象的話，應該是比較遵循社會的期待吧！倒不是因為父母經歷影響的關係。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目前就讀大學的我，如果有返家，全家就會找時間安排休閒活動。跟爸媽的關係像是朋友，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爸媽也會跟我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那些生活經驗大多是他們的兒時記憶。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我跟家人的關係算良好吧，如果遇到困難的話，我會依照事情的類型，可能會求助於父母或師長、朋友來解決。大部分通常會願意與家人討論，但如果是比較容易引起我們之間的紛爭話題，就會另尋管道。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我沒有特別宗教信仰，父母各自家裡也沒有特別宗教信仰，只有一般的拿香拜拜，我會有這樣的習慣也只是依循家庭的傳統，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多因為信仰對生活的感觸。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拜訪祖父母時有時會因為語言不通有互動困難，這樣的情況大多在小時候的時期，當時會覺得有點尷尬想離開，但越長大會覺得不是問題，因為自己的台語和客語能力有慢慢提升，且家中親戚也大多會幫忙翻譯、引導，或講中文對話，

所以也漸漸跟長輩們相處起來很融洽。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感情蠻好的，可以順利跟同學相處。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沒有轉學過耶，每個求學階段都是在同一間學校唸完。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我覺得自己…對於爸爸和媽媽的族群都很認同耶，因為我對於文化是抱持開放的心態，不管是哪邊，都是我所屬的族群，多去接觸及了解也覺得都會有很好的收穫。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這樣的背景不會使我困惑與茫然，也不會擔心外界因為我的族群會有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在族群認同上的話，小時候偶爾會覺得自己在台語和客語能力都不太好會有些難過和可惜，現在的話，我則會努力學習這些能力，並多了解及融入。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結交的朋友大多都和你是不同個族群，但我不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那如果是和陌生人自我介紹時，不一定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因為也只是各一半的血統，比較會是在，如果有談論到閩南及客語文化話題時會主動表示自己的族群。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在我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機會不多耶。那如果有相關活動的話，我會想要參加耶，因為覺得是很難得的機會。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會啊，因為對我來說接觸文化是有趣的、且會有種自己是特別的感受，我認為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能做的事情…我想就是努力學習母語、多和家族的長輩們聊聊天吧！聽聽口述歷史及生活經驗，那些就是最真實、長輩們體會過的回憶。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小時候在媽媽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我會主動參加。長大之後，生活圈離比較遠，就較少參與。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A: 我常聽說或是看過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網路新聞或貼文。尤其是客家人很勤儉的刻板印象，縱使對方是開玩笑的，但一開始自己聽到還是會有點不開心，就覺得常聽到會覺得很煩，到了後來會變成，這反而是自嘲的用法，比如和同學們、或親戚之間也都會開個玩笑，以增進情感交流，但我還是覺得這些刻板印象要被打破，並不能以偏概全。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H	大學	學生	21	112.05.28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 爸爸是漢人，上班族；媽媽是美國人，在教美語的補習班當老師，我們從小到大都住在台中，寒暑假會回美國找外公外婆。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家裡經濟是父母共同管耶，事務的話爸爸主導較多，就讀學校主要也是爸爸決定。兩者教育程度皆是大學，自然而然也會希望我能大學畢業、甚至以上。父母求學階段都是半工半讀、很辛苦，所以會希望我可以專心唸書，不要煩惱學費的問題。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假日的話常常會去南投走走，一起開車兜風欣賞風景，我跟父母幾乎沒有秘密，尤其媽媽，關係非常良好。爸媽是在參加教會活動認識的，常常會分享有關信仰或是台美兩地文化差異的話題。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關係良好，有困難的話主要會先跟爸爸討論，媽媽也會很樂意傾聽。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我本身是基督教徒、從小領洗。爸媽因為參加教會活動相識，也因此他們十分重視信仰與生活的關係，也讓我養成較開闊的心胸，會希望能幫助更多人。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跟外公外婆語言不會不通，因為從小就是在雙語的環境下長大，英文還算流利。有些不習慣的是，在美國比較自由開放，家人互動較為親密，像是擁抱、親臉頰等，到現在還是會有點尷尬，但相處上還是融洽的。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和班上同學感情普遍不錯，可能是因為混血的關係，同學都會因為好奇而主動跟我聊天，後來慢慢就變熟。但國中也是有遇過同學說我四不像、叫我回美國，雖然當時一笑置之，但其實心裡還是會在意自己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樣。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我從小就是就讀臺灣的公立學校，在就近學區就讀，不曾轉學過。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我覺得我是黃種人，也是白種人，兩邊的文化我都喜歡。但因為在臺灣長大的關係，族群認同還是偏向臺灣人為主。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國中的時候有曾經困惑過，可能青春期太在意同學的眼光，就會希望自己不要那麼與眾不同。但長大後就明白：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認同是誰就是誰，其實不用那麼在意。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我身邊的朋友都是臺灣人，但幾乎都是純黃種人，不是像我這樣子的混血。但因為我很認同自己的臺灣血統，所以覺得自己跟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只是五官較立體一點。自我介紹時我也會很樂意介紹我的族裔。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很多啊，但如果是說美國文化的話，寒暑假的探親就是接觸機會最多的時候。小時候還和在美國的表兄弟姐妹一起去夏令營，是個很難忘的體驗。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我以我是臺灣人為榮，文化傳承的話，主要是學習台語吧（其實不太會講），之後回想在學校多修一些台語課程，或是多跟爺爺奶奶講台語。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社區比較沒有這類的活動欸，但如果有臺灣或是美國文化相關活動，也會想主動幫忙，透過自己的經驗分享讓大家更認識兩地的文化。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A: 有，看過很多，最近主要都是針對臺灣原住民的議題。我覺得很多時候衝突的發生來自於不理解，我自己也曾經有類似經驗，所以會希望大家能多接觸與認識不同文化，了解不同的脈絡並試著同理。

受訪者編號	學歷	職業	年齡	受訪日期
I	大學	服務業	24	112.05.29

Q1. 請問你的父母分別是哪個族群？父母都有在工作嗎？是甚麼樣的職業呢？你現在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哪裡？若不是老家的話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還是甚麼原因而搬遷呢？

A: 爸爸阿美族從事農業、媽媽印尼華僑，開雜貨店。我現在跟他們住在一起。

Q2. 你們家的經濟主要是由誰掌管？比較重大的事務由誰主導較多？在你從小到現在的求學路上要就讀那些學校是由誰決定的，是父母一起討論的嗎？會不會詢問你的意願？那你爸媽的教育程度分別是讀到哪個階段？他們的經歷是否會影響你求學的意向？

A: 主要是爸爸吧，但其實我爸跟我媽的帳本是分開的，爸爸收入是家裡稻田的收入；媽媽是雜貨店的收入，互不干涉。媽媽比較多想法，大多會發表也比較會跟家人講話互動，爸爸有時候大男人主義比較多，較沉默，有時候不開心任性表現很明顯。未來的出路主要是我自己探詢去走的，但引導比較多的應該是親戚們，他們的學歷跟在社會的經歷比我的雙親還多所以有給我比較多經驗。雙親比較不會干涉我的走的方向，但還是會以他們思維的想像去做指引，像是：醫生、老師、甚麼設計師這種比較多錢的工作，基於他們都只有小學為畢業的學歷。我

從小比較是媽媽帶的，所以在方向方面以商業的範疇有涉及。

Q3. 你跟家人會在假日安排休閒活動一起出去嗎？是否會跟他們分享心事或聊天？跟爸媽的關係如何？爸媽會不會跟你分享生活的事情以及族群文化的生活經驗？

A: 不會，老實說我跟家裡的人狀態很不親，但局限與我吧，那父母親他們的感情看起來還不錯。

Q4. 你跟家人相處得好嗎？關係如何？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求助於誰或是怎麼解決？會願意與家人討論解決嗎？

A: 與前者相符。我的確在人生的成長過程發生很多的困難點，大多都是由我自己來處理，有時候會跟家裡的起代溝，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解釋。

Q5. 你是信仰什麼宗教的？是否跟父母相同？是從小就跟著家人信教的嗎？還是在甚麼契機下認識了這份信仰而開始以此為生活依歸？有了這份信仰對於你生活中為人處事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A: 我是家庭從阿公那代開始就是天主教了，從小開始受洗去上教會，那我本身也熱切參加教會活動，也因為家庭不太親近，教會就會變成我第二個家的感覺。我覺得信仰讓我在一切最壞的情況時，還能相信會往好的地方發展，會有那個盼望。

Q6. 若要拜訪祖父母，在長輩家與他們互動的時候是否會因為語言不通或是文化認知不同而覺得互動困難？會因尷尬而想趕快離開，還是覺得那不是問題跟長輩們相處起來也很融洽？

A: 我們從小就跟阿公阿嬤住在一起了，他們主要是講族語比較多，當然到現在仍不知道講了些甚麼。反而不是尷尬，就是他們大發雷霆的時候，族語真的是接二連三的飆出來，嚇死人的那種。但平常就蠻好相處的，除了親戚外，阿公應該是最會聊的人之一了。

Q7. 你和班上同學的感情好嗎？是否會覺得無法順利跟同學相處，若有的話大概是花多久時間才覺得有比較融入班上？

A: 沒有，這方面還蠻順利。

Q8. 你是否曾經轉學過？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父母工作地改變？還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前一間學校不太適應？若是的話你願意和我聊一聊嗎？

A: 一開始蠻不錯的，我國小國中的人際狀態蠻巔峰，到處認識別班的人，因為我也是因為家庭的狀態，讓我一直很在意別人的看法，所以都會盡全力去交朋友去達成內心的滿足。但在偏遠地區的國小國中真的視野還沒那麼開闊，直到在上高中反而跌了一大跤，因為到市區的高中，人文的狀態就真的不太一樣了。大學就借鏡高中的狀況，也比較會去和人相處。

Q9. 你覺得你是哪一族群的人？是比較偏向爸爸那邊的族群或是你比較認同媽媽的族群？還是覺得兩邊都好、都認同，抑或是都不認同父母的族群，而有其他的認同歸屬所在？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甚麼原因？

A: 我比較偏好爸爸那邊餒，畢竟媽媽那邊也不是經常會接觸，而且就生活在部落裡，一定都是學習到爸爸這邊阿美族的內容較豐富。

Q10. 你是否會覺得擁有兩種以上的族群背景讓你覺得困惑與茫然？會不會擔心外界因為你的族群而對你不利或是有其他觀感？你的族群認同是否有因為什麼原因而感到懷疑所以飄移不定？

A: 我有時會因為社會產生很多對於原住民的議題，造成對於自我身分的懷疑，我統稱為「原罪」。尤其是加分議題到現在都還在吵，而且這幾年真的容易被炎上，很難去讓每個人都去諒解背後加分的意義。不過，不至於會讓我失去對於族群的不認同感，我喜歡這片文化，喜歡上就是喜歡了，但也承擔很多就是了。

Q11. 你結交的朋友都和你是同個族群的嗎？在交友時面對不同族群的人相處，會覺得不自在跟緊張嗎？（如果知道對方跟自己同一族群會覺得比較自在親切嗎？或是覺得沒特別不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是否會主動表明自己的族群？

A: 如果我在原住民的圈子會比較大方地去跟大家說來自來哪部落的阿美族，名字是甚麼。感覺上是大家的默契了，一定是要講到這麼細才行。要是在沒甚麼原住民的地方反而就不會太去說明是原住民，是敵是友很難說，威~

Q12. 在你的生活當中，接觸到同樣族群的人以及學習到跟族群文化有關的事物或活動機會多不多？是否會想要參與在其中？

A: 超多餒，大學的時光有大一部分的時間都參加原住民相關的營隊，也常去參加類似的座談阿，補充很多議題方面、那些面向的知識，很燒腦阿，但又很喜歡在那種需要對話的環境，可能是少數的人需要被聽見聲音，也覺得身為這些少數人，就更應該聽取這些聲音，盼能做出什麼改變。

Q13. 你以你的族裔認同身分為榮嗎？為什麼？是否覺得自身文化的傳承是很重要的，若是的話你會怎麼做？

A: 為榮嗎？不至於到為榮，我也還沒為文化做了甚麼實質上的貢獻，對我來說是為榮就言重了。文化傳承至關重要了，我覺得就是參加歲時祭儀去理解舉辦這些儀式的意義是甚麼，更能辨別出自己和一般只是喝酒快快樂樂跳舞的族人，有更高一點精神層面的東西存在。

Q14. 你是否會跟部落、社區的耆老學習傳統文化？如果部落舉辦大型的文化祭典或是社區舉辦的文化傳承相關的活動你會主動幫忙或參加嗎？參與或不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A: 除了去年剛好確診之外，我還是會去幫忙，我不管現在的我是真的愛還是不愛了，但乾脆一點的想法跟感受，就真的會發自內心去幫忙。

Q15. 最近有很多族群文化相關的議題被熱烈討論中，例如族群歧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誤解等，你有聽說或是看過相關的網路新聞或貼文嗎？你對這些事件的想法如何？

A: 有喔，例如台大 4.05 事件，也就是火冒三丈的成語和加分制度被揶揄成的產

物，尤其凌駕在大家在吵架議題的同時，順勢帶起各種數字的亂象，例如：一分耕耘，1.35分收穫，還有「你今天加分了嗎？」吵得最兇的地方應該是有學生群體討論最多的網站 Dcard，真的蠻嚇人…。還有補助議題土地議題，例如最近名為「土地正義平權協會」的自治組織，就在透過條列的原住民補助項目去到各種有流量的文下面大肆宣傳，但還是會跟原住民相關的文啦。有在該組織社團看見土地議題，說甚麼客家、漢人、閩南人在這片土地已經落腳這麼多年，現在原住民會要和他們搶地了（原保地）。所以說，很難去衡量這種狀態，尤其現階段的執政黨在推行轉型正義，可是社會上仍有這麼多不滿的聲音，轉型究竟可以生根多深，真的挺難解的。這社會不會是想像中的完美，再怎麼去傳達這些訊息與努力平起平坐的溝通，難免因為利益的關係，就對不上焦。

